**目** **录**

[**风雪夜归人** 吴祖光(1)](#bookmark1)

[**升官图** 陈白尘(145)](#bookmark2)



**风雪夜归人**

吴祖光



高贵和尊荣埋在尘埃里

真理却终有一天可以显出的；

这不过是一个极平凡极平凡的故事， 但这语句却是一天天重复着说的。

——安徒生

人 物

李蓉生

王新贵——即窗内的男子 马大婶

陈 祥

魏莲生——即倒在雪里的病人 小 丑

苏弘基 徐辅成 章小姐 俞小姐 玉 春

*兰* *儿*

马二傻子 乞儿甲

乞儿乙

小 兰 — — 即 窗内的丫环

地 点

序 幕- 雪后的黄昏，“阔人”的后花园 第一幕- 大戏园子的后台，春天晚上

第二幕- 次晚，花园里的小楼

第三幕- 第四天早晨，“戏子”的家

尾 声- 二十年后，花园里的小楼，黄昏到夜晚

**序** **幕**

看戏的人常要知道每一个戏演的是什么时代，什么 地方的故事。

我这个戏是在什么时代呢?

是永无止境的人生中的一个段落。

那时代也许可以算是刚刚过去了，也许还没有完全 过去，然而那时所发生的故事却也许不免在将来重 演，因为时代纵易，江山纵改，人性却是常常不移的。 那地方 — —

我不想固定那是什么地方，怕因之使这故事受了限 制。像社会上的人宴客一样，总要“假座”某处，我也 得把这故事“假座”在一个地方演出；但是却不愿说 出那地方的名字。

那地方是具有光荣和罪恶的复杂性质的 一 个名城； 因此它是惹人留恋的，也会令人厌倦的。亲爱的观 众将会渐渐认识它。

那故事说些什么呢?

当剧场的灯熄了，大幕拉开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了大雪后的一片银装世界。

是在一个“富人家”的后花园里，那些昔日春光里葳 蕤皎洁过的花树都枯萎了。

花树之间，露出一座小楼的后墙。

房屋是很好的建筑，四边有朱红漆就的栏杆；所以虽 是后墙，也有很宽的廊沿。高高在上有一排窗户，窗 门紧闭着，里面还遮着一层看来厚厚的，软软的，深 紫颜色的绒窗帘。

从低垂着的枝丫空隙间，可以看过去很远，尽头处是 一带不见边际的围墙，有几处墙皮剥落了，当中又新 添了一个大缺口，是被刚过去的一阵大风雪压倒的。 黄昏时候，暮色四合，雪虽然住了，却没有全晴，天色 是低压的，灰暗的，忧愁的，好像只要轻轻一触便会 又有雪花落下来。

除了廊沿以下，地上铺着厚厚的雪，枝于上积着厚厚 的雪，一片白；反而显着只有天是黑的。然而无论是 黑的天，白的地，阴沉的走廊，琼玉般的枝丫，都落在 无限苍茫的暮色里。

雪后的黄昏，园子里荒凉，冷寂；时时有一小团一小 团的雪块从枝丫上悄然落下。虽然听不到雪落在地 上的声音，却教人觉得宇宙并没有死去，黄昏还在呼 吸 。

像是一颗石子投入静水的池塘一般的突然，围墙外 面忽然传来了人声—是两个孩子的清脆的带点战 抖的声音，敲破了黄昏的寂静。

他两个一递一声地喊： — 年 年 多 喜 庆 ，

——岁岁广招财!

——招财童子门前过， -—增福财神进宝来。

—-一送千年宝， ——二送万年财。

— ~~三~~ 送三星来拱照， —一四送四季大发财。 ——五送五子登科早，

——六送大老爷位列三台。

— ~~七~~ 送天上七巧会， ——八送八仙过海来。 最后两人合着喊：

——好话不用多，十个儿子九登科。

好话真灵验，十个儿子九个中状元。

片刻静默之后，两人又一齐喊：“善心的老爷太太 ……有剩菜剩饭赏一碗吃吧!”

声音过后，庭园里依旧阗然。朦胧中，看见墙缺处爬 进一个人——

**乞儿甲** (停在墙缺处，仍在喊)善心的老爷太太 …… (四下张 望，看清了园里没有人)

〔乞儿甲就从墙缺处跳了下来，又回身向外面。

**乞** **儿** **甲** (向外面轻轻喊)进来，进来!没有人。(见外面没有 动静)真的没有人。

**乞儿乙** (在墙缺处露出半截身子)不，(迟疑地)不 …… **乞儿甲** (有点发急)进来呀!

**乞儿乙** (摇摇头)我有点儿……害怕。

**乞儿甲** 瞧你吓得这份儿德行……怕什么! **乞儿乙** (仍在迟疑)我不 … …

**乞儿甲** (瞪着眼)你真气死我!

〔乞儿甲突然重跃上墙缺处，很快地攫了乞儿乙的 手，拉住他一同跳进园子来。

〔于是这两个孩子就都在园子里了。

〔如同一切的乞儿一样，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不知从何 处而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更不知 道什么叫作“家”。或者也可以说天地就是他们的父 母，一切街头的流浪者，包括野狗野猫在内，都是他 们的亲人。他们的“家”就是大自然。然而大自然常 常是无情的，譬如现在，是酷寒的隆冬，仅仅这寒冷 已经害苦了这些孩子们，何况又刮着刺骨的北风，下 着无边的大雪。

〔除了寒冷之外，他们还在熬受着另一重磨难，他们 又是饥饿的。

〔似有神灵默佑，孩子们就在这样饥寒交迫的环境中 成长——自然有中途天折的，但似乎也没有人知道。 从来久历航行的水手，就习惯了风暴的袭击；所以越 是流浪的孩子，越多抵抗自然压迫的质素。时常缠 绕在常人们身边的那些疾病的魔鬼，与他们竟是绝 缘 的 。

〔有时也会有一种偶然的机缘，使他们一向单独的个 体得到遇合；就像这儿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命运凑巧 相同，更凑巧他们到了一起，于是就很自然地携了 手，艰苦同尝，患难与共，变成了坎坷的人生途上的 一对伴侣。

〔至于他们会不会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做 些什么事?他们的前途，他们生命的结束，自然也没 人理会。

〔这两个孩子都有十四五岁年纪了，暮色里看不清面 貌；只见缕缕的头发盘在头上，垂在额前。破棉絮同 麻布口袋连成的衣裳……其实这不算衣裳，在身上 拖一片，挂一片，像是准备随时离开这小小的身体飞 走。套在脚上的“乱点鸳鸯谱”本不是一家的两双破 鞋，也是同样的可怜。

〔他们俩各持一根竹竿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打狗 棍”,因为富人们的看家狗是专门咬贫苦无告的穷人 的；而“打狗棍”决非如它的名称那样积极地去“打 狗”,它的作用只是消极地防御狗的攻击而已。这些 贫苦的流浪者知道得很清楚，若是富人的狗被他们 打坏了时，他们会得到什么报偿。此外乞儿乙另一 只手里还捧着一个粗饭碗，是他们两人合用的；这就 是他俩的全部财产，除此之外，真个两袖清风，别无 长物 。

**乞儿乙** (冻得瑟瑟地抖)你 … … (斜着眼睛)你看那窗子。 **乞儿甲** (吓了一跳)哪儿?哪儿?

**乞儿乙** (用拿着饭碗的手 一 指)那个窗子!里头住得有人 的 。

乞儿甲 (抱怨地)看你吓我这 一 跳 … … 你没看见?黑忽忽 的，那儿有人?

乞儿乙 不，往常我走过这儿，总看见这屋子里亮着灯，有人 在里头住的。

**乞儿甲** 今儿不是没有灯吗?

**乞儿乙** 有时候看不见亮，那是他们把……把 …… (叫不出那 名称)窗户上的那块布给挡上了。

**乞儿甲** 是呀!窗子关得那么紧，又捣得那么严，这么大的

雪，人家不会出来的，只要我们说话声音轻轻的就不 碍事。

**乞儿乙** (低声)我冷。

**乞儿甲** 我还不是冷?(拉住他)来，我们到那边儿去。 〔他们两人就踏碎琼瑶， 一直走到廊沿底下。

**乞儿乙**(如登仙境，把棍同饭碗放在地上，满足地)好呀!

**乞儿甲** (自负得像一个英雄)你瞧着，待会儿我管保你得说

“更好”。(说着他从胸前的破“衣裳”里掏出许多碎 布烂纸在廊沿上堆了一小堆)你也别闲着，把那匣儿 洋火拿出来，点着了它。

**乞儿乙** (从怀里拿出 一 匣火柴，点起火来)这 一 会儿就会点 完的。

**乞儿甲** (神秘地 一 笑)别急呀!

〔乞儿甲走下台阶，用手里的棍子，弯腰在地上拨弄， 从雪里面捡出许多枯枝枯叶来。

〔这样往 返搬运了两三次之后，廊沿上便烧起了很旺 的一堆火，火旁边还蓄积着一堆干柴。

〔两个孩子很舒适地坐在地上烤火，随时把干柴添进

去。火光照着他们的脸，红红地发亮。 **乞儿甲** (得意地)这回你该服了我吧?

**乞儿乙** 倒是怪舒服。(东张西望)可是我说我们做得是有点 儿过火，万一人家瞧见了……

**乞儿甲** (有点生气)我说过了，这么大冷天儿……你这小子，

就是这么胆儿小，死心眼儿，没出息。 **乞儿乙** (委委屈屈地) ……不是我没出息 …… **乞儿甲** 人家真瞧见了，难道还把我们怎么样?

**乞儿乙** (眼睛看着火)你就是爱这么逞能，去年这时候，我比

你的胆子还大。

**乞儿甲** ( 讥笑他)这我倒看不出来，可是什么时候胆子就变 小了呢?

**乞儿乙** (低声)这儿我来过 …… **乞儿甲** (一惊)这儿?你来过?

**乞儿乙** 喝，今年春天……(回忆)春天跟现在可不一样啊，绿 的是树，红的是花，我打这园子外头走过，看见那海 棠花儿，梨花儿，杏花儿，一咕噜一咕噜，都伸到墙外 头来了，我想着，“进去瞧瞧才好呢。”那海棠花儿就

好像说：“进来吧，进来吧，里头才好玩儿呀。” **乞儿甲** (笑了)你那是做梦。

**乞儿乙** (不理会)我想着，想着，往前走，你猜怎么着!(手指

着那边)那扇小门儿正开着半边儿，我就溜进来了。 **乞儿甲** (妒忌地嘲笑他)海棠花儿跟你说了些什么呢?

**乞儿乙** (不觉神往)那才真好呐!花儿呀，树呀，草呀，把我 的眼都弄花了，鸟儿在树上叫，蝴蝶儿在花儿上飞。

(看看天)天是蓝的，不像现在这么冷。 乞儿甲 (羡慕地)你 一 个人怎么玩儿?

乞儿乙 (用手指着阶下)我就在那儿，不像现在这样儿尽是 雪，原先这儿是一片草地，绿油油地，我就躺在这草 地上，翻跟头，打滚儿，一阵风一刮，海棠花瓣儿落了 我一身。

**乞儿甲** 后来呢?

**乞儿乙** 后来我就睡着了。风吹在脸上，香的，热乎乎的，我 还作了 一个梦。

**乞儿甲** (高兴地)准是他们说过的，风流梦，是不是? **乞儿乙** 你笑我，我就不说了。

**乞儿甲** (央告不迭)不，不，你说。

**乞儿乙**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看见海棠花儿变成了 一个人，打 树上下来了。

**乞儿甲** (拍手)准是个女的。

**乞儿乙** (有点儿害臊)挺好看挺好看的一个小媳妇儿。 **乞儿甲** (大笑)我猜得不错，是不是?你小子怎么办呢?

**乞儿乙** 她下了树就不动了，站在树底下冲着我笑，又跟我招 手儿……

**乞儿甲** 那是叫你过去呢。你过去没有?

乞儿乙 我不敢，我有点儿害怕。 乞儿甲 你这糊涂虫!

乞儿乙 后来我看她怪和气的，我就爬起来要 … … 乞儿甲 (嘻嘻地笑)这小子，一肚子坏。

〔乞儿乙住口不说。

乞儿甲 怎么啦?你这是卖关子呀!后来你怎么啦?

乞儿乙 (低下头去拨火)怎么啦。(没好气地)后来我就醒 了 。

乞儿甲 (大失所望)咳 ……

乞儿乙 (恐怖地)这就说到本题了，(东张西望)我就觉着背 上狠狠地叫人踹了一脚。我一睁眼，眼前站着一个 人，好凶的样子，他骂我，打我；说我不该进来，说我 是贼，足足骂了个够，打了个够，随后又叫人把我送 到巡警阁子去圈了两天。往后我一走过这儿! …… 我就禁不住害怕。

乞儿甲 (指着)脸上这块黑疤，就是那回的伤? 乞儿乙(默默地点头) … …

**乞儿甲** (俏皮地)这是海棠花儿的小媳妇存心害你，她把你

骗进来，逗得你心里痒痒，到了儿又叫人打了你一 顿，又给你轰出去了。

〔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

乞儿甲 (按着肚子)我好饿呀 ……

〔乞儿乙独自沉思。

乞儿甲 (自言自语)对了，今儿晚上睡觉，脑袋冲下，屁股底 下垫点儿草；一倒挂，肚子就不空了。(伸一个懒腰， 顺势仰卧地上，安适地)这地方又避风，又有火，管他 妈的肚子饿不饿，今儿晚上睡个好舒服觉噢。

乞儿乙 (一直在沉思)这回事是有鬼，想起来我就害怕。现 在我心里就直发毛 … …

**乞儿甲** (四顾阕然，忽地坐起来)你别吓人。

乞儿乙 (眼张得乌溜溜地)你看，(靠近乞儿甲)你看这些树



**乞儿甲** (有点儿发慌)树?树怎么?

乞儿乙 (抱住了乞儿甲)是不是我眼花了?(指着看那墙缺 处)你见?

**乞儿甲** (毛骨悚然)哎哟我的妈!老树成精了! 〔墙缺处果然有了人。

〔天色黑暗，那人影影绰绰地伸着两只手，迟缓地向 前摸索前进，摇摇欲倒。

〔孩子们吓呆了，火光照着他们俩紧紧靠着，照着两 张苍白色的脸，凝视的恐惧的眼睛一动也不动。

**那** **人** (说了话，断断续续地)小兄弟……过来 …… (扶住一

棵树，站住了)扶扶我……搀我一把 …… **乞儿甲** 什 么 ? 搀 你 ?

**乞儿乙** (把身后的竹竿子抄在手里)你，你是 ……

**那** **人** (空洞的声音)……走路的……病人 … … **乞儿乙** (对乞儿甲)是人。(把竹竿子放下了) **那** **人** 我冻死了 ……让我烤烤火 … …

**乞儿甲** (望着乞儿乙)去搀他。(爬起来)咱俩去。

**那** **人** (喘着气)小兄弟 ……行行好……快点儿 … … **乞儿甲** (把乞儿乙也拉了起来)来了，来了。

**那** **人** (突然用手抱住了头，呻吟着)咳……哟(“咕咚”倒在 雪里)

〔两个孩子互相惊望，然后便飞跑下阶。

〔在雪地里用力扶起了那病人， 一步步挨上阶来。 〔把那人扶到火旁坐好，上身靠在墙上。

〔乞儿乙把火拨得更旺了些。

〔火光便照见了那人，是个老人。

〔可怜的老人，正被贫病和饥寒交迫着，瘦弱得脱了 形。

〔天知道：他并不老啊!是人世的艰辛摧折了他的健 康，使他的身体衰老得超过了他的年纪。

〔他有一头稀疏松软的美发，如今是花白的了，因为 肮脏同没有修理，所以是四散分披地更增加了他的 狼狈。

〔他又有一张修长的面庞， 一个削直的鼻子， 一张弧 线的嘴，一副柔软合度的耳朵，那一双眼睛更是大 的，深的，远的，含情的。

〔就凭这一副秀丽的五官，谁不相信这会是个风尘中 的潦倒之人；然而的确是人海中无限的风波逼他走 上了落魄的穷途。双颊深陷了进去，面色惨白，找不 出一丝儿红润，呼吸困难，鼻孔一扇一扇的；嘴也在

张合不定；眼光散漫无神，朦胧着，像在做梦。

〔他穿一件深褐色的绸棉袍，旧了，破了，失去了光 彩，如同他那张不祥的面孔一样，日薄吨滋，音容惨 淡，失意，坎坷，忧愁，萃于一身。

〔然而他另有与一般不幸的人所特异的一点，就是在 他的眉宇之间显露着一层安静的气息，慈蔼，和平， 具有圣者风度。

**乞儿甲** (轻喊)老头儿，老头儿!你醒醒。 **乞儿乙** 老头儿，你怎么啦?

**那** **人** (轻轻喟了一声，睁开了眼睛)火!(声音里充满了惊

奇和喜爱)火!(把两只手尽力向火伸过去)

乞儿乙 他是冻坏了，(向那人)是火呀，烤烤火，身子一暖和， 病就好了。

那 人 是，是，谢谢你!我暖和多了，我心里暖和多了。 〔乞儿甲乙重新在火旁坐好。

乞儿甲 (笑了起来)刚才你真吓着了我们了。 乞儿乙 我们正在害怕呢，你来得正好。

那 人(费力地)是啊……天黑了，又冷……这地方又荒凉 …… (猛省)荒凉!(像在寻找什么)荒凉?(有如发 狂)啊?这是什么地方!

乞儿乙 (一把抓牢了乞儿甲，急得要哭)他又吓人!又吓人



那 人 (平静下来)对不住……(喘息着)我心里发慌，我 ……我不愿意……我不该到这儿来。

**乞儿甲** (迷惘地)他说什么?

**那** **人** 我不该到这儿来……可是我又到这儿来干什么?我



**乞儿甲** 你是专为到这儿来的?

**乞儿乙** (怯生生地)那你为什么不去叫门?(手指着)那边那 两扇大红门。

**乞儿甲** 你是来找人的?我给你叫门去。

**那** **人** (抬起头来)找人? **乞儿甲** 是啊，找人。

**那** **人** (抬头)不找人，我找，我要找…… **乞儿乙** 不找人，还找什么?

**那** **人** ( 断断续续地)我，找……我要找我的影子……我要 找我的脚印子 … …

〔孩子们大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 人 (笑了，笑得惨惨地)我要找……找我从前留在这儿

的脚印子……还是这地方……还是这房子………还

是这树……还是这人……(大地沉寂，像是一个幽灵 独语)一点儿点儿老了……一点儿点儿小了……(向 孩子们)小兄弟，我……我回来了……(充满了爱)真 是好孩子……我一会儿就走……就走 …… (一阵剧 烈的喘气阻住了他的话)

**乞儿乙** 你别说了。

**乞儿甲** 你靠靠，歇会儿……

**那** **人** 我就要歇着了，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歇着了 …… (四顾，抬头向天)咳呀……好大的城……好多的人 ……好难过的年月……好热闹的世界……可是这一 场大雪把什么都盖住了……雪下得不够……还得下 ……还得下 ……

**乞儿甲** (觉得可笑)老头儿，下不得了，再下我们更要冻死 了 。

**乞儿乙** 不冻死也得饿死。

那 人 (气势渐衰)我好 … … 好福气 … … 我身边还有两个好 孩子 …… (目光瞪视)还有火 …… (双臂高举)火 …… 好暖……好热的火……火 … … (那举起的一支胳膊，

袖子里有一圈亮晶晶的闪光。) 那 人 扶我起来。

〔乞儿甲乙茫然起立，扶起了那人，再扶他走下了台 阶 。

那 人 (看看天色)又要起风了 ……又要下雪了 … … 〔他就离开了两个孩子的搀扶，独自移向前去。 〔他顺手扶住了 一棵枯树。

〔他静静地站了许久，眼睛徐徐地向前面和两旁凝 视 。

〔两个孩子亦呆立在阶沿上。

〔那人口忽噤住，双目亦闭，嘴角上浮出一丝微笑；扶 住树的那支手臂逐渐下垂，身体软瘫下去，倒在雪地 里；头便靠在树根上。

〔树上摇下了一阵雪。 〔园中，静如死。

乞儿乙 (轻轻地)他睡着了。

乞 儿 甲 (满面严肃之色)不，死了。 乞儿乙 (一 惊)死了?

乞 儿 甲 (摇手)别嚷!你看他死得多好，多舒服。

〔乞儿甲说得不错，他死得真是好，真是舒服，安适， 甜静，那永远的一丝微笑正是圣洁的光辉。

乞 儿 乙 (有点心慌)走吧?这儿不是好地方，趁着天还没有 全黑，我们得另找地方过夜去。

**乞儿甲** (点点头)是啊。

乞儿乙 (巴不得这一句)那就快走。(他身入廊下，把两根竹 竿和饭碗拿在手里，又走过来)

乞儿甲 (止住他)慢点儿!我们得发一笔财再走。

乞儿乙 (大吃一惊)你说什么?你要打死人的主意? 乞儿甲 (点点头)唔。

乞儿乙 他穷得这样子，身上不会有钱的。你难道要剥他的

衣裳。别太缺德呀。 乞儿甲 (成竹在胸)不。

**乞儿乙** 随你怎么说，我不干这缺德事。

**乞儿甲** 告诉你，他手胳膊上有一支金鐲子。 **乞儿乙** 你怎么知道?

**乞儿甲** 我看见的。(说着，他走下阶去，提起了死人的 一 只 手臂)

〔死人的衣袖下褪，果然显出一支黄澄澄的金鐲子， 乞儿甲又将它放下。

**乞儿乙** 你怎么知道这东西值钱?

**乞儿甲** 你这傻瓜!金子不值钱，什么值钱?你少说傻话，这 我都知道。

乞儿乙 死人身上的东西，我不忍心……

**乞儿甲** (尖利地)那末你肚子横是吃饱了，你身上穿的横是 暖和得很了。

乞儿乙 (低下头去，惨然流泪)我……

**乞儿甲** 哭什么?你听我说说这道理：他人是死了，金鐲子带 不到阴司去，明天人家看见他，这鐲子就不定归了 谁。我们在这儿又冻又饿，碰见了值钱的，没有主儿 的东西，我们凭什么不拿?再说，你知道这鐲子他是

打哪儿怎么弄来的?

乞儿乙 (低声)拿吧，拿了快走。

乞儿甲 (俯身从死人手臂上取了那支镯子喃喃地)老头儿， 我这兄弟觉着对不起你，其实我想没什么对不起你 的，金子银子应该拿来大伙儿用的，带在身上可是委 屈了它。我们小哥儿俩快要冻死了，饿死了。我们 得干这缺德事，有钱，让我们穷人都沾点儿光。我们 忘不了你的好处。

乞儿乙 (央求地)别胡说了，走吧。

乞儿甲 (笑嘻嘻地)走。(接过了自己的竹竿子)我饿得快走 不动了，肚皮跟背心都贴上了。镯子换了钱，先吃它 一顿好的。

〔二人相将欲行。

〔正在这时，高高在上的那排窗户有了响动，先是紧 闭的窗帘忽然拉开了一幅，透出了一道强烈的电灯 光，直照到园子里来。

乞儿乙 (大惊)不好了!有人!

**乞儿甲** (往旁边一闪)过来!(一把将乞儿乙抓住) 〔两人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隐约可见窗内有人。 〔随后窗户大开。

〔一个十六七岁穿着翠绿绸棉袄，扎扮得很标致的小 丫环的上半身立在窗前。像是仙女下凡，教人眼睛 一亮。

小丫环(看见将熄的火堆，满面惊疑之色)火!谁烧的火? 乞儿甲 (低声，指指点点)那就是海棠花儿的小媳妇儿? 乞儿乙 (吓坏了，只作了一个手式，叫他不要响)……

**小丫环** (惊叫)海棠树底下躺着 一 个人!(返身向内)

〔窗前又显出另一个男子，身穿灰布棉袍，黑布马褂， 五十来岁，一脸怒容，他挤开了那女孩子。

男 子 ( 怒喝)谁放这些野人进来!

乞儿乙 (失声喊出)那就是打过我的人!

〔孩子们不敢再留，转身便跑，翻过墙缺处，投入外面 无边的黑暗世界去了。

男 子 (大叫)树下头的人死了!还有两个人跑了!墙也倒 了!看园子的人呢?滚到那儿去了!混账东西!混 账……

〔 起 风 。

〔天上雪花，像鹅毛似地又飘了下来。 〔 幕 下 。

**第** **一** **幕**

时间往回数到二十年的样子。

那病人临死时说的“好大的城”就是这个大城。

正是太平年月，四海无事，士大夫之流日酣戏于笙歌 之间；锦城丝管，舞乐升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流风所被，那地方便成了罗绮飘香，文物鼎盛之区。

那时最使人迷恋忘返的就是城南一带的戏园子。歌 台舞榭上虽只是演出些泡影昙花和蜃楼海市；然而 骚人墨客，妖女狡童却把它当作了抒怀寄情之场。 于是舞台上的一些傀儡人物就变成了他们吊西风寓 愁绪，拈红豆寄相思的对象。他们的爱好，渐渐从剧 中人移向扮演剧中人的演员身上，他们迷恋的范围 就渐渐从台上移到台下，从前台移到后台——

后台便成了最能引人遐想，动人情绪，浪漫而神秘的 地方。

可好这儿就是一个大戏园子的后台。

大戏园子的后台，普通都分作为几部分，正靠舞台的 是大家公用的化妆场所同上下场的过路，此外挂头 二牌的名角，各有单独的一间屋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间给头二牌名角单独享用的 化妆室。

化妆室的一角：屋子已经半旧了；墙是用米色夹白花 的粉纸裱糊起来的，上端还镶了一道玫瑰紫色的花 边 。

右面的墙，靠近与左面墙连接处，有一个门，挂着大 红绒布帘子，是通过公用化妆场不再到舞台的，化妆 室的地基比舞台低，所以从舞台走进来，要下三层台 阶。门右边是个大乌木炕，当中放一个炕几；两边各 摆着六面体的长方绣花枕头，垫着蓝布棉褥子，可以 两人相对而卧；炕几上放着一把茶壶，两个茶杯；靠 里面放了一顶红结子的黑缎瓜皮帽。

左面的墙我们看见得比较多，有一个窗户，白纸糊的 窗扇支起着，窗下放一张桌子，正面一张椅子，桌上 放着一个小木箱，盖子打开，粉，油，胭脂摆了一桌； 当中立一面圆镜子；旁边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点亮 了 。

桌子左边，脸盆架上放着脸盆，搭着一条毛巾。

再向左，墙上有长条衣架，现在一顺挂了许多东西： 一件灰哔叽的夹袍子，一件熟罗的“巴图鲁”黑背心， 一条黑白相间的丝围巾；再过去就是些演戏用的黑 水纱，甩发，马鞭子，戏衣等等。此外墙上还靠着些 刀枪之类。

再往左又有一个门，门开着，外面是直通戏园子大门 的一条长通道，有灯笼的红光照见通道的一小段。

门左靠墙，斜放一架大穿衣镜，红木颜色的框架子， 四面雕刻着古老样式的花纹。架子上挂了一柄拂 尘 。

屋当中有一个小圆茶几，两张小圆凳。

屋顶正中挂的一盏白磁罩子的煤油保险灯，照得满 室通明。

像这样的一间屋子本无神秘之可言，然而“象由心 造”,人心是具有最大权威的东西；只要我们心里曾 存在着“神秘的后台”的观念，那末后台便是神秘的 了。

是春天的夜晚，天朗气清，窗外春风入户，室内温暖 合度，一切都显得香馥馥软绵绵的。

十一点多钟，戏园子里最火炽的阶段，大轴子的戏演 到最好处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纵使没有到前台去，然而可以想见前台 拥挤的情形，不但所有的座位 池子也罢，包厢也 罢，前排也罢，后排也罢——都坐满了人，座位之间 的人行道也加满了凳子，最后面出口的空地方也密 匝匝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来听“蹭戏”的老内行 们；因为在大轴戏之前就已经查过了票，大门就解了 禁了。

我们所看见的名角儿独享的后台化妆室，反而是冷 清清的，只时有一阵阵的锣鼓，胡琴，喝彩声从前面 偶而传来。现在室内只有两个人：李蓉生同王新贵。 李二哥正在收拾那方桌上零乱的脂粉匣子，把那些 零碎东西一件件搁进那小木箱去 ……

王新贵则是扎手舞脚地仰卧在那张木炕上，两条腿 跷起，上面一只脚举得高高的。

王新贵 (出了一口长气)好舒服，好舒服 …… (扭转头往地下 啐了一 口唾沫)这份儿穷挤!我站在紧后头，踮着

脚，伸着脖子；白搭；还是看不见，听不到。我就说： 别受这份儿罪了，后台清静，还是后台歇着去吧。

〔王新贵三十四五岁，五短身材，风尘满面，皮肤是又 黑又焦又粗又糙的颜色，尖鼻子，薄嘴唇，眼珠子乌 溜溜地随时都似乎在闪动着向四处张望。

〔社会上有一种人，喜欢兴风作浪，爱吹善捧，见利忘 义，幸灾乐祸；又如水银泻地，见缝便钻；善于谄媚阿 谀，也常转眼六亲不认；或者还正是在这种社会里必 须具备的自卫本领，所以这种人到处都有，王新贵就 是其中之一。

〔他幼失怙恃，自小漂流在外，走江湖，跑码头；穿街 过巷终年与青皮光棍为伍，练就了一身混混儿的本 事，尤其是两张薄片子嘴，伶牙俐齿，滔滔不绝。

〔十几年的流浪生涯，他说过得没什么意思；他想“改 邪归正”,过点儿安稳日子。

〔今天他是有所求而来，小平头儿剃得挺整齐；穿了 一件刚洗干净的灰布大褂儿，脚上是千层底黑布鞋， 白线袜子；灰布裤子，扎着黑腿带儿。

李 蓉 生 (还在收拾东西，口里唯唯应酬着)是啊，还是这儿清 静得多 … … (回过头来笑着)可凡是到这儿来的，都 不是找清静的。

[李二哥名字叫做李蓉生；早年在科班学戏，玲珑能 语，光被四座，红极一时，曾负神童之誉。然而上天 是多么不公平呵，唱戏的最畏惧的“倒仓”的难关，就 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观众万目睽睽，看着这红得发 紫的年青人从高高在上的三十三天， 一个“壳子”翻 下十八层地狱去。可怜他只是个孩子，他的感觉他

的痛苦都是说不出来的。光荣的赞美变成了梦中的 陈迹，舞台换了另一个新的颜色。仅仅十三四的幼 小者便经验了改朝换代的沧桑，有谁体贴得出那心 中的辛酸。

〔那辛酸怎样来表现呢?他不会说，也不会怨，只在 夜深人静时，睡在凄凉的空洞的房间里，追慕着舞台 上的辉煌，静静地淌那辛酸的眼泪。

〔让时间侵蚀了他的心志，湮灭了过去的光荣；他现 在三十岁了。饱经风险，鸟倦知还，做了名花衫魏莲 生的跟包，间或为他吊吊嗓子。魏莲生是李蓉生的 同门师弟，现在则一贤一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这气运真是太无凭据的东西。

〔李蓉生天生一张忠厚面孔，长脸蛋儿还带几分旦角 的清丽；只是神色之间充满着懊丧同疲倦，缺少年青 人蓬勃的精神；头发微乱，胡髭不整，穿一件半白的 黑绸夹衫，袖口卷起，露出白色的内衣来。

王新贵 (点头咂嘴)对!这话对!凡是到这儿来的，都不是 为找清静的。干这一行是有一个意思。过得热闹， 这叫“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哇。

李蓉生 咳……(转过身来，坐在就近的椅子上)您……(用手 捂住嘴，打了一个呵欠)你不用这么说，干一行怨一

行，我们可真觉不出有什么意思来。 **王新贵**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蓉生 (疲倦地笑)说起来也好笑，空空的戏园子，一会儿就 坐满了，台上唱戏，台底下听戏，灯明火亮，锣鼓丝弦 儿 …… (停住了)

**王新贵** 是啊!这还不热闹吗?这还没意思吗?

李蓉生 没意思的在后头噢。大轴子唱完，“锁呐”一吹，戏就 散了，打那儿来的回那儿去，楼上，楼下，池子，两廊， 原来坐得满满的人，立时马刻呼呼呼，走了个干干净 净，紧跟着灯一灭，台上台下黑阗了，冷清清，连鬼影 子也不见一个 ……

**王新贵** (坐起来)说得是啊。

**李蓉生** 要是本来不热闹倒也不觉得，就是这么,原来热呼呼 的，一下子冷下来……

**王新贵**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尽这么想还有完了。

**李蓉生** (摇摇头)谁不是好聚不好散。(动起情感来)一天天 的日子这么过了，可怎么不教人寒心。

〔前台传过来一阵喝彩声。 **王新贵** (激动地)你听!

**李蓉生** (站了起来)没说的。我们的魏莲生真是红得发了紫 喽 !

**李蓉生** (勾起心事，低下头去)是，他混得不错。

**王新贵** (也有感 触)这才叫“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顽铁成金”, 又说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想当年 魏三儿还是个小毛孩子的时候 …… (摇摇头)咳，不 用提了!

**李蓉生** (讶然)你跟我们老板早就认识?

**王新贵** (得意地)早认识，早认识，我看着他长大的。(用手 比一比高矮)后来他到了十岁进了科班，我就闯荡江

湖十几载。想不到这回回来，他真了不起了。 **李蓉生** 我们老板只要好好干，往后还能更好。

**王新贵** 是啊!行行出状元!可是年头改了，当初魏三儿要 去学戏的时候，他老爷子还满不高兴，说自己个儿没

出息，养不活一家老少，才逼得孩子跳火玩，当戏子。 (大有骄矜之意)那时候亏得我在旁边儿直劝，说唱 戏也是靠本事挣钱，没什么说不出去的，才结了。

李蓉生 这话可一晃儿又是十年的事了，这两位老太爷老太 太也都死了五六年了。可怜他们苦了一辈子，好容 易儿子走了运，又等不及，死了。

**王新贵** (一仰脖子)这归运气。

**李蓉生** (感慨系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玻璃碎”,这 古话儿是不错的 ……

**王新贵** (不关痛痒地笑)李二爷，你这才是“听评书落泪，替 古人担忧”哇。

〔一阵喝彩声过去。

**李蓉生** (破颜而笑)我的脾气就是改不了，自个儿的事愁不 过来，还老替别人发愁……

**王新贵** 再说人家正是走红运的时候 ……

〔左面通甬道的门，有一张脸一现，又退了出去。 **李蓉生** 谁?

**王新贵** (也随着望出去)没有人呀。

**外** **面** (女人的声音，有点儿发颤)李二爷 …… **李蓉生** (纳闷儿)是有人……叫我嘛。

**外** **面** (低低的声音)李二爷，李二爷，劳你驾出来一趟。

**李蓉生** (向外走)谁这时候来找我?(走近门口，向外望去， 惊异地)噢，马大婶儿!你怎么啦?

外 面 (听不清楚的夹着哭泣的声音)急死人噢，李二爷



**李蓉生** 进来说，别着急，大婶儿。 〔李二哥走了出去。

外 面不，李二爷，不 …… (底下便唧唧哝哝地听不清楚) 〔李二哥又走进来。

**李蓉生** (向外面)进来，大婶儿，进来说，不要紧的，没有外人

.

〔马大婶儿畏畏缩缩地跟了进来。

**马大婶** 急死人噢!真急死人噢……(说着话，泪珠儿就滚了 下来)

〔屋里罩上了一层愁雾，马大婶就是愁海里的根芽。 〔听说古时候有所谓“葛天氏之民”, 一天到晚过着无 愁无虑的日子，幸福，快乐。常是后世人理想生活的 准绳，马大婶的生活庶几近之，然而只是庶几近之而 已，就是说并不完全一样。

〔马大婶一向也是没愁没虑的，尤其是没有快乐。马 大婶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葛天氏”生活的升华呢?

〔我不知道马大婶能不能代表最苦的人群，她生下地 来就受贫穷，不知道何谓幸福，何谓快乐，也从来不 多想幸福同快乐。因为她从来也没有接触过幸福的 边缘，自然也就不知道何谓受苦，又从何而知道自己 乃是不幸的人。

〔为了过日子而活着，无所谓而生，又无所谓而死；不 怨天，不尤人，无悔恨，无希求；马大婶就是那无数被 生活折磨得成了麻木的人群中的一个。

〔马大婶五十上下年纪，囚首垢面，衣衫褴楼，如今却 正在焦虑之中，因为她虽然麻木，却还保留一样最可 宝贵的本能，就是爱，亲子之爱。

**李蓉生** 怎么啦?你说呀!怎么啦?

**马大婶** 我们二傻子 …… (哽咽着)抓走了 ……圈起来了 ……

**李蓉生** 二老弟?怎么会?

**马大婶** 怨他自己个儿啊，昨儿个晚不晌儿，他赶车回家，钻 被窝儿里，都睡了。谁知道接壁儿牛大嫂的儿子德 禄来找他，说今天多挣了几吊钱，非拉他出去喝酒不 可；我瞧他们挺高兴的，也就没拦着，谁知道一宿也 没回家。 一大早儿出去打听，才知道他们闯了祸

…… (泪随声下)让人家给圈起来了 …… **李蓉生** 闯了什么祸呢?

马大婶 你知道，我这孩子就不能喝酒，三杯下肚儿，就醉得 个迷迷糊糊。出门让冷风一吹，俩人晃晃悠悠，不知 怎么就晃到牛犄角胡同去了，醉得受不得，倒在一家 大门底下就睡着了。赶好巡夜的老爷们打那儿过， 德禄醉得轻点儿，爬起来就跑，剩下二傻子稀里糊涂 不知道跟人家老爷们说了些子什么,还把人家老爷 们打了，后来就给带走了……

**李蓉生** 带到那儿去了呢!你见着他没有?

**马大婶** 我跑了 一 天哪!求人，打听，到天黑了才知道就圈在 牛犄角胡同口儿上的什么“拘留所”里头，又求了人， 借了十吊钱，才见着了他，可怜这孩子只圈了一天就 不成个样子了。他挨了打!老爷们说他深更半夜待 在人家大公馆门口儿，叫他走，他不走，还打人，准是 没安好心，“非奸即盗”!你可想想……就凭二傻子， 你可说 ……

**李蓉生** 这是打那儿说起!这是打那儿说起!

〔王新贵轻蔑地斜了 一眼，走向木炕上睡了下来。 〔前台又传来一阵彩声。

**马大婶** 可是这就得求求魏老板了，二傻子说他醉倒的地方

正是法院院长苏大人家。魏老板跟苏大人有交情， 要是能求得动苏大人说一句话，他就能放出来了。

**李蓉生** 那你放心罢，你来巧了，苏大人正在前台听戏，说不 定呆会儿就要到后台来呢!

**马大婶** ( 惊喜)谢天谢地!谢谢你!求求魏老板给我说说情 吧!我今天找了魏老板三趟了。

**李蓉生** 你是到家里去找的? **马大婶** 是 。

**李蓉生** 他今儿个一天有五处饭局， 一清早就出来了没回去。 **马大婶** 是啊，我知道魏老板忙。我真是过意不去哟!咳

……你知道我靠着这孩子挣钱吃饭呀，他要是 …… **李蓉生** 你别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坐坐歇会儿。 **马大婶** 不，不，李二爷，我能见见魏老板吗?

**李蓉生** 老板现在正在台上，你坐在这儿等等他，还有半个钟 头就散戏了。

马大婶 那这么也好：我在大门口儿待会儿，过会儿再来，牛 大嫂子也在门口儿等我呢。他们德禄昨儿晚上也是 一宿没回家；八成儿是看见我们二傻子叫老爷们抓 走；吓得他也不知跑那儿去了。牛大嫂子也是急得 不知怎么好，她那个瞎了眼睛的老伴儿也在家里急 得直转磨呀!

**李蓉生** 好，那你待会儿再来也好，我先跟老板说，你尽管放 心就是了。

马大婶 (请安)谢谢你啦，谢谢你啦。(向外走，擦眼泪)这些 孩子呀!年纪小，楞头儿青，就会在外头捅漏子闯

祸，那儿知道做父母的心疼噢! **李蓉生** (跟着送出去)您放心，您放心。

〔两人出了通甬道的门。

外 面 (马的声音)过半个钟头，是不是?李二爷?

外 面 (李的声音)是，还有半点钟。过道儿黑，你走好了。

**外** **面** (马的声音)我摸着走，看得见，谢谢 …… (声远) 〔李二哥又走回来。

**李蓉生** 咳，这年头没有好人走路的份儿喽!

**王新贵** (鼻子里冷笑了一声)“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活 着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李二哥低头坐下。 **王新贵** 这是谁?

**李蓉生** 我们的街坊，马大奶奶。(感叹)受苦的人噢。

**王新贵** 说起你们老板，我倒想打听打听，十几年不见了，不

知道他脾气改了没有? **李蓉生** 你说什么脾气?

**王新贵** 比方说吧：人老实，爱哭，也爱帮帮人家的忙。

**李蓉生** (微笑)长这么大了，还爱哭?可是老实，爱帮忙，那 是改不了的，我就敢说，马大奶奶的儿子，我们老板 准能帮忙给救出来。

**王新贵** (笑)好人哪，(伸一个懒腰)我托他的事，不知道给我 办了没有?

**李蓉生** 是我们老板让你今儿晚上到后台来的?

**王新贵** 是啊，前天见着他，他没说什么,就叫我今儿晚上到 这儿来。

**李蓉生** 那就是成功了，今儿准有喜信儿。

**王新贵** 不知道给我找个什么事情，千万别又是在外头跑街 的事，这十几年可给我跑伤了，我真想过过安静日子 了，(不自然地笑)这也是我老不成材，混了半辈子的

人了，倒过来还得找小兄弟帮忙。 **李蓉生** 你这是 ……

[话犹未了，有人来，李二哥本已觉得难以措辞，就势 住口不说。

〔陈祥自通甬道的门进。 陈 样 (笑嘻嘻地)嘿!

〔陈祥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陈祥是个学生，出身富厚之家，自幼娇生惯养，正是 爱玩的时候，那儿有耐心烦儿念得下书去，虽然是个 学生，其实十天里没有五天摸书本儿。

〔问到他过去的十几年都干了些什么,他也许倒记不 起来。大概是能说能跑之后，就喜欢放炮，放风筝， 跳房子，再大一点就开始交朋友，然后再跟朋友打 架；后来就爱看武侠小说，也学学剑仙侠客之流，在 家里抡枪耍棍；过年的时候，玩玩推牌九，押宝。到 如今他又改了趣味，好听戏，就变了戏迷，而且还捧 起戏子来；每天来听魏莲生的戏，上场下场，一律怪 声叫好；人也是前台后台乱钻。

〔这浑小子陈祥一进门，顺手抄起墙上靠着的一支花 枪，晃了过来。

**李蓉生** 哟，陈先生，可有几天不见啦。

**陈** **祥** 没法子，跑不出来，学堂里考书。 **李蓉生** (敷衍地)唔，考书。

陈 祥 足足儿地考了五天，这回可真“烤糊”了。 **李蓉生** 可该散散心了。你在前台听戏来着。

陈 样 对了，我坐在第四排，等会儿还有两个朋友想到后台 来玩。

李蓉生 好呀。我们老板就快下场了，你坐坐等他。

陈 样 (向外走)等他下了台，我再来。 李蓉生 你好走。

〔陈祥在门口抡起花枪，耍一个“下场亮相”,然后把 那枪扔在墙角，扬长而去。

**王新贵** (斜着眼睛)这是干吗的? **李蓉生** 我们老板的朋友。

**王新贵** 捧角儿的?

**李蓉生** (点点头) … … **王新贵** 还是个学生? **李蓉生** 是啊。

**王新贵** (一撤嘴)别他妈的丢人了，“七十二行不学，专学讨 人嫌!”这也配叫学生!

〔前台一阵彩声，如春雷大震。

**李蓉生** (站起来)莲生 …… (急改口)老板要下场了。 **王新贵** 怎么?戏散了?

**李蓉生** (走向墙上挂戏衣处)还有一场戏，要换衣裳。

〔李二哥把墙上挂的一件红缎子斗篷同一个马鞭子 拿在手里，刚走到屋子当中站好。

〔“呼”地一声，通舞台的门帘子掀开，一个戏装的美 人飘然入室。

王新贵 (从炕上翻身下来)老三! 魏莲生 (一笑)你来啦。

〔名角儿毕竟不凡，魏三儿身上就像是带着一阵风， 一片迷人的光彩。

〔说来奇怪，天下就有人能够违背了造物的意旨，变 更格调，强分阴阳，百炼之钢化为绕指柔，把男人涂

脂抹粉，硬装成女的，一些人也就见怪不怪，积非成 是，甚至于会觉得男人装成的女人更像女人些。

〔魏莲生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生活，能眉挑，能目语， 行动言笑之间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还是个男人。

{魏莲生现在正是春风得意，在红既能上展放万道光 芒，如丽日当午，明星在天，赢得多少欣羡同赞美。

〔然而那欣美，那赞美，值得什么呢?如同 一 块美玉 长埋在泥沙里，被泥沙封住，掩住了固有的光彩；但 是美玉究竟是美玉，只待一番冲洗，一番提炼，便能 返璞归真，显出本来面目。

〔罪恶知道它自己是最丑恶的，所以它时常是穿着最 美丽的衣裳，所以那掩蔽在美玉外面的泥沙，是异样 璀璨夺目的颜色；魏莲生天生成功了名角，常被阿谀 淫靡的人物所包围，他也就习于那些阿谀，那些浮 华。至于他那良善的天性所表现的，就只是借着那 些阿谀者的力量，作些廉价的慈悲。

〔他忠人之事，急人之难，爱听些受恩者的恭维，虽不 见得乐此不倦，却已习以为常。

〔人苦不自知，魏莲生立下愿心，想普救众生，然而他 竟想不到救自己。

**王新贵** (谄媚地)是啊!听你老弟吩咐，来了半天啦。 [李二哥把斗篷给莲生按上。

**魏莲生** (转身对桌上的镜子，整理头饰)没有在前台听戏?

**王新贵** (趋前)来晚了点儿，人太多了，挤不上，坐在这儿，听

听前台叫好儿的声音，也就算过了吧。 **魏莲生** (扑哧一笑)你还是那么能说笑话。

**王新贵** 不成喽。“一事无成两翼斑”。你这老哥哥也就只有

指着说笑话过日子了。

魏莲生 (转过身来)二哥，(摸摸鬓角)这朵花儿掉了。

〔李二哥开开小箱子，取出一朵花来给他别上。莲生 又转身去照了照镜子，再回身来。

王新贵 怎么样?老三，我的事情? 魏莲生 说妥了。

王新贵 (追问)那儿的事?

魏莲生 法院苏弘基苏院长家里缺一个管事的，要找人，我就 荐了您去。

王新贵 (作了一个大揖)老弟，你赶明儿还得红，还得了不 起。我交朋友交了一辈子，今儿才算真交着了好人。

魏莲生 您还客气。

王新贵 不是客气呀，你好心有好报，我忘不了你。

魏莲生 苏院长正在前台听戏呢，一会儿就得到这儿来…… 李蓉生 (把马鞭子交给他)您该上场了。

〔魏莲生接过马鞭子，往舞台门走。

王新贵 (追上一步)我是不是就在这儿等着见他?

魏莲生 (又走回来)您在这儿等着，一会儿我给引见。

王新贵 (看看自己的衣裳)我就这样儿就成? 魏莲生 (一笑)这么漂亮干净还不成!

王新贵 (手摸着脑袋，掩不住高兴)拿我开心。

〔通舞台的门帘子掀开，一个脸上画着豆腐块儿的小 丑露出上半身来。

小 丑 (在低着声音)嘿!上场了，魏老板! 魏莲生 (皱眉，任性地)来啦!

小 丑 ( 一 纵下阶)“来啦”?误场啦!我的姑奶奶。

魏莲生 胡扯什么,你?(举起马鞭子照小丑的头上就是一

下)误了场活该!

小 丑 (缩脖儿)得啦，得啦。

〔小丑做个身段，一把抓住莲生，跑出门去。 〔李二哥眼望着通舞台的门呆立不动。

**王新贵** 李二爷，还有多半天散戏? **李蓉生** 就这一场了，一会儿就完。

〔两人都坐下。

**王新贵** 想不到我会到苏弘基家里当差使去了。 **李蓉生** 您说的要清静清静。

**王新贵** (高兴地)是啊，真是“姓何的嫁给姓郑的了”,“正合 适”(郑何氏的谐音)。莲生这件事办得不错。够朋 友 。

**李蓉生** 可是也许头一天您就得赶上一场热闹。 **王新贵** 什么热闹?

**李蓉生** 苏大人明天过四十岁生日，在牛犄角胡同公馆里作

寿，唱堂会，还有我们老板的戏呢! **王新贵** 真的?(脸上闪过一道异样的光)

**李蓉生** 可不是。唱《尼姑思凡》,苏老太太特别点的，是我们 老板向来不唱的戏。

**王新贵** (心不在焉)好哇，明儿还有好戏听。

**李蓉生** 是名角儿都有，大轴子是全体名角儿一齐上台的《龙 凤呈祥》。总得唱到天亮才散。

**王新贵** (点头)眼福不浅，这回我真是该转运了……苏弘基 (急改口)苏大人家里目下有多少人哪?

李蓉生 好大的一家子人：老太太，太太，大姨奶奶，二姨奶 奶，三姨奶奶去年死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又接了一 位四姨奶奶。还有三位少爷两位小姐，顶大的少爷

今年十六岁了。

**王新贵** 三位姨奶奶……您知道这三位姨奶奶那一位顶得宠 呀?

**李蓉生** 那还用说，当然是顶小的。 **王新贵** (低声)什么出身?

**李蓉生** 班子里的。

**王新贵** (微微 一 笑) … …

**李蓉生** 听说是大家出身，很读过点儿书呢。我见过两面，人 倒是挺和气，挺好的； 一点儿习气都没有。呕!现在

就跟苏院长在一块儿听戏呐。 **王新贵** (精神一振)是吗?

〔沉默片刻。

〔前台又有彩声传来。

王新贵 (嘘了一口气)李二爷，您不怪我发牢骚吧?其实苏 弘基又称个什么呢!十年前他还没得意的时候，穷 得比我现在好不了多少，我那时候跟他住得就隔一 道街，有时候在街上碰见，还不是称兄道弟的，可是 如今 ……

**李蓉生** (同情地)咱们认命吧!这有什么法子呢? **王新贵** 其实他怎么阔起来的……您知道不?

**李蓉生** (摇摇头) … …

**王新贵** (凑向前去，压低了声音)私贩鸦片!这就是杀头的 罪名!

**李蓉生** 本来嘛，“人不发横财不富”噢。

**王新贵** (怨愤地)可是他就是当朝一品的大官儿!大官儿，

大官儿还不就是他妈的强盗! **李蓉生** 轻点儿声音!

王新贵 (哈哈大笑)这本帐别人不知道，可是我肚子里清楚! 我就敢说；他见了我的面，就不能跟我甩架子。我认

得他!他唬不住我!他跟我充不起来!他 … … **李蓉生** (忽然站起来，摇手)他来了!

〔王新贵马上住口不说，狼狈地背过身去。

〔苏弘基同徐辅成一前一后从过道的门走进来。 **李蓉生** (恭恭敬敬地)苏大人，您来啦。

〔苏弘基大模大样地点点头。 **李蓉生** 您这边儿坐。

**苏弘基** (对徐辅成一伸手，指炕)这儿坐。 **徐辅成** (有音无字)唔唔唔 ……

〔两人各坐了炕的一边。

〔所谓大官，所谓法院院长-  这名称或者尚待斟 酌，然而意思不错的 苏弘基，是四十上下的壮年 人，一身绫罗绸缎，衬出他“炙手可热势绝伦”。他行 路时高视阔步，旁若无人，坐在椅子上时，懒懒地蜷 成一堆；与人谈话时，发出不必要的大笑，气焰之盛， 可见得官运甚旺，正是“英雄得志之秋”。

〔王新贵所说的话或许不是向壁虚造，然而也八成儿 靠不住；他把苏弘基说成了出身贫贱，多份是为了出 他那口虚荣的心中闷气。苏弘基可能是当年穷光 蛋，如今赤手成家；也可能是宦门之后，曾经一度家 道中落，现在又时来运转；也可能是王新贵完全胡说 八道，苏弘基根本是袭先人余荫，所以官高显爵。其 实呢，所谓“大官”也者，自古有之，本不自今日始；世 人亦自古相传，皆以官高为贵，钱多为富，那势力也 早就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的。苏弘基又何尝能够

跳出这圈子，那么他当年的如何如何，我们正大可以 不必管他。

〔他这官是用什么法子得来的，就不必说了，现在的 情形是执法犯法，多么便当的事，苏弘基安得不神 气?怎地不发财?

〔另外一个陌生人是苏弘基的朋友叫做徐辅成，亦是 当今贵官之一，年纪三十来岁；大概是做官未久，尚 有几分率真之气，比苏弘基要略为拘谨些，安静些， 实际上这些人真乃“一丘之貉”,其间相差也不过百 步与五十步的分别。

**苏弘基** (咳嗽一声从袖子里拿出块白手绢擦擦嘴)辅成兄， 这儿没来过吧?

**徐辅成** (欠身)是的，第一次。 **李蓉生** (送上两杯茶)您喝茶。

〔苏弘基点点头。

〔李二哥走到墙角处找张凳子坐下。 〔王新贵一直不回头。

〔前台一片彩声过去。

**苏弘基** 这时候来刚刚好，等散了戏，那些人往外一挤，就走

不过来了。 **徐辅成** 唔 。

**苏弘基** 莲生马上就下台，我们等不到几分钟的工夫。 〔又一阵彩声。

**苏弘基** 怎么样?辅成兄，你这不常听戏的人，对今天的戏还 觉得有点儿意思吗?

**徐辅成** 好极了!好极了!就是 … …还不大很懂。

**苏弘基** (略有些窘)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初初听戏的时

候，也不免如此，然而渐渐就习惯了，就上瘾了，就 “一 日不可无此君”了。

**徐辅成** (半开玩笑)“此君”就是指的魏莲生吗?

**苏弘基** (哈哈大笑)我马上介绍他见你，此人不但多才多艺， 而且温文尔雅。(竖起大拇指)称得起是风尘中一个 人物!

**徐辅成** 所谓“十室之内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是 不错的，加上老兄的眼力……

**苏弘基** (得意非凡)岂敢，岂敢 …… 〔又一阵惊天动地的彩声。

〔一阵锣鼓之后，散戏的“锁呐”吹着“尾声”的调子。 **苏弘基** (站起身来，走向舞台的门去)来了，来了。

〔门帘一掀，魏莲生跑下阶来，停在苏弘基面前。 **苏弘基** 莲生!

**魏莲生** (喘息未定)苏院长!(顺手将马鞭递给李二哥)

**苏弘基** (亲睦地)莲生。来，我给你 ……(引向徐辅成)这位 是徐大人，刚放的天南盐运使。(向徐)这是魏莲生， 魏老板。

**徐辅成** (矜持地微笑点头)久仰，魏老板。

**魏莲生** (拱手)徐大人，您多捧场。(解下身上按的斗篷)您 坐，请坐。

〔李二哥忙将斗篷接过去。 〔徐辅成回原处坐好。

〔魏莲生到化装桌前，对着桌上的镜子下装；李二哥 帮他卸下头饰， 一件件放到一个小锦缎匣子里去。

苏弘基就站在他身旁看下装。 **魏莲生** (转过头来)您早来了?

**苏弘基** 来了正赶上你的戏。(指徐)徐大人还有三五天就要

动身赴任，今天还是头一回听你的戏呢。 〔魏莲生转向徐辅成一笑。

徐辅成 我是个大外行，门外汉，可是真觉得魏老板唱得好， 这次头一回听魏老板的戏，可惜也许也就是末一回

了。我没几天就要走了。

**苏弘基** 不哇!明天还可以听 一 次。 **徐辅成** 噢，明天在府上。

**魏莲生** (又回过头来)是啊!明儿个晚上，我们给苏大人上 寿。

**苏弘基** 那里，那里，不敢言寿，大家聚聚；不过辅成兄，明天

莲生唱《尼姑思凡》,真是一出好戏。

**徐辅成** (点头)有名的，有名的，一定洗耳恭听。

**苏弘基** (拍着莲生肩头)这么样：现在你下装；我同徐大人先 走一步，在冷红楼等你，大家吃吃谈谈。(看表)现在 还早，只有十二点钟。(要走)

**魏莲生** (站起身来)您慢走一步。(向王新贵)我给你引见。 这是苏院长。

**王新贵** (躬身垂手，请了个安)院长。

〔苏弘基表示的是大官儿的派头，两眼茫然看着他们 两个，似乎是不明白怎么回事。

**魏莲生** 不是跟您说过了，我给您找了一个管事的? **苏弘基** ("明白过来")噢!好的，好的，你姓什么? **王新贵** (恭谨地)姓王。

**苏弘基** 喝。可以。正好明天我公馆里有事，你一早就到公

馆里来，你认识不?牛犄角胡同…… **王新贵** (肃立不动)认识。

**苏弘基** 是的，是的，莲生可以告诉你。(向莲生点点头)就这 么好了，你下了装就来。

**徐辅成** 我们还到前面去找尊夫人吗?

**苏弘基** 四小妾呀。不要去找她了，我已经告诉她，叫她散了 戏自己回去，好在有兰儿陪着她，还有她自己的马

车 。

**徐辅成** 噢，噢。

**苏弘基** 莲生，我告诉你，玉春要跟你学戏。 **魏莲生** 四奶奶也要学戏?

**苏弘基** 她让我跟你说的。 **魏莲生** 就怕我教不好。

**苏弘基** 咳!太太奶奶们能学得好什么?(打个哈哈)吵得凶 罢了，还不就是那么回事。辅成兄，走吧。莲生，等

你呀，你就来。 **魏莲生** 是，您好走。

〔王新贵向门旁一站，送行，已经有“家人”的样子。 **徐辅成** (已经向外走，又回身打个招呼)一会儿见。

〔徐辅成苏弘基走出了通外面的门。 〔李二哥忙着帮莲生下装。

王新贵 (走过来)老三，这回我也不跟你说谢谢什么的了。 这也不是谢谢就完得了的，(感激涕零的样子)一句 话……咳，我这辈子忘不了你就是了。

魏莲生 您说到那儿去了，(心里高兴)时候也赶巧了，明儿个 正好是苏大人做寿。头一天把事做好了，中了他的

意，往后就好办了。

**王新贵** 老弟，你真是好人……

〔陈祥由外面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位年轻小姐， 一位

是章小姐，另一位是俞小姐。 **陈** **祥** 莲生，辛苦了。

**魏莲生** 陈先生。

**陈** **祥** 莲生，我给你介绍，(指章小姐)这章小姐，(指俞小 姐)俞小姐。

〔莲生各与她们点头为礼。

**魏莲生** 请坐。我们这儿真是又脏又乱。 〔两位小姐相对一望，笑了起来。

〔这两位小姐是戏迷，除了学堂读书，闺房针指之外， 就好的个听戏，她们还不能十分“开通”,见了普通的 男人，尚不免有点“避之如狼虎”的感觉，然而对于戏 台上的魏莲生等等都心向往之，不能自已。

〔她们常瞒着家里的人偷偷出来听戏，每当她们所喜 欢的名角儿上台的时候，往往就一阵轻轻的脸红，一 阵轻轻的心跳，不自觉地会微微俯一下头，眼光移向 下面，好像是怕那台上的人看穿心里的秘密。

〔每一回戏散回家，她们就不免坐在屋里，默想那些 驱逐不掉的心影，那缭绕不去的声音：无论是一个薄 嗔，一个浅笑，都能消磨她们一些静静的时光；那怕 在睡里，梦里。

〔同女伴们见面的时候，常常不觉各自说出那心里的 话，自然是很含蓄的，就是最无顾忌的欢笑里，也保 持一个限度，不敢多说。自然譬如听见别人说到魏 莲生什么人怎么样啊的时候，那就非听个明白不走。 〔她们当然很想认识那些所向往的人，然而还得需要 一些勇气，她们会想到认识了怎么样呢?第一句话 该说什么呢?

 · ·

41

〔自己该怎么打扮才能给人家一个美好的印象呢?

〔她们也曾经准备过一套动人的辞令，是些新鲜而聪 明的语句。

〔现在可是见了魏莲生的面了，那些好句子却不知那 儿去了。这红绝一时的青年伶人就坐在她们面前下 装，是神奇?是美妙人?她们说不出来。

〔章小姐有点发慌，不知该怎么好，俞小姐在尽力镇

定自己，像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的样子。 章小姐 (挣出一句)不，不……不客气。(脸就红了)

陈 祥 莲生，章小姐是我的同学，俞小姐是我的表姐，她们

都顶爱听你的戏的。 魏莲生 二哥，给倒两碗茶。

〔李二哥放下收拾的东西，去倒茶。 章小姐 不，不 …… (又说不上来了)

魏莲生 (头面都已下尽)对不住，我先洗脸。

陈 祥 你洗，你洗，别管我们，她们就是来看你下装的，赶明

儿，还要来看你上装呢。 〔莲生走向脸盆处洗脸。

〔李二哥把茶放在桌上，两位小姐向他道谢。李二哥 又去整理桌上的东西。

〔章小姐把俞小姐的衣襟扯了一把，两人又相视一 笑 。

〔陈祥把李二哥放在椅子上的马鞭子拿在手里抡着。 〔王新贵见插不上嘴，想走了。

**王新贵** 老三，我先走了。

**魏莲生** (抬起头来)好吧。明天 ……

**王新贵** 你就不用管了，明儿个一清早我就到牛犄角胡同去， 42·

你不是也得去拜寿吗?

**魏莲生** 是。咱们明儿见。(又低头洗脸) **王新贵** 好，我走了。

〔王新贵从通甬道门出。

**陈** **祥** 莲生，你听见我给你叫好没有? **魏** **莲** **生** (含糊不清地)听见了。

**陈** **祥** (作了个“瞠马”的架子)一掀帘儿，你刚出来，我就给 你个"碰头好儿"。后来我就一连气儿叫了八种不一 样的。

〔两位小姐就“格儿格儿”地笑了起来。 **陈** **样** 她们俩还叫了呢。

**章小姐** (脸羞得通红)你!

〔俞小姐拿起茶杯喝了 一 口茶。

**魏** **莲** **生** (拿手巾擦干了脸，抹了点雪花膏，没话找话)叫好儿 倒是也有个意思。

〔章小姐气得直冲着俞小姐努嘴。

〔莲生拿了衣架上的夹衫同背心，走到屏风后面去。 **魏** **莲** **生** (在屏风后面)对不住，您三位坐坐。

**陈** **祥** 你换你的衣裳，别管我们。

〔李二哥已将桌上的东西同衣架上的水甩发等等，都 放到小箱子里盖好。

**陈** **祥** (将马鞭子交给李二哥)收起来吧? **李蓉生** (接过来)劳驾。

〔李二哥又将桌上搁的刀枪等等都抱起来，走出通舞 台的门去。

章小姐 (走过来扯一 下陈祥的衣服，低声)陈样!你这个死 东西!

陈 祥 (大声)我怎么啦?

〔两位小姐急得要命，赶紧止住了他，陈祥用手指指， 莲生正在屏风后面换衣服。

〔两位小姐各下死劲地瞪了他一眼。

**陈** **祥** 莲生，我们想特烦你唱一出戏，成不成? **魏莲生** 成啊，你说什么戏吧。

**陈** **祥** 《红拂传》。我们好些同学跟朋友都想听你这出戏 呢 。

**魏莲生** 干吗单挑这出戏呢?我就是这出戏唱不好。

〔陈祥示意于两位小姐，叫她们说。

**俞小姐** (怯生生地)魏老板唱得好。我们都爱听这出戏。 **魏莲生** 好吧。我试一试。

**俞小姐** 你说，什么时候能唱呢?

**魏莲生** 还得排排才行，今儿个初三，五天，初八晚上唱吧。 〔章小姐不觉高兴得一跳。

陈 祥 好极了，准有好些我们认识的人来听，明天我就想法

子 登 报 去 。  **魏莲生** 别太过火儿吧，唱砸了怪丢人的。

**俞小姐** 说那儿的话，魏老板那么客气。

**陈** **祥** 莲生，我们就常这么说你，说你就是这点儿顶好：“不 骄傲”,这样儿顶好了。越是了不起的人，越是心平 气和，待人和气；越是半瓶子醋，越是晃荡得厉害 ……(咽了口唾沫)这种半瓶子醋呀，就好死了也有 限!

〔马大婶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进来看见屋里尽是生人就站住了。 **陈** **祥** (厉声)干吗的!

**马大婶** (吓住了)我……我

**陈** **祥** (大喝)说呀!来干什么的!

**马大婶**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不 …… (转身走了出去) 不，不干什么!

〔马大婶吓得落荒而走。 **陈** **祥** (目逆送之)什么东西!

〔莲生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衣服，鞋子都换好了，还在 扣着背心的扣子。

**魏莲生** 谁呀?

陈 祥 一个穷老婆子。(得意地)溜门儿贼，我一看就知道 她没安好心，想瞧瞧没人就顺手捞几样儿走，幸亏我 们在这儿。

**魏莲生** (扣好了衣服走到穿衣镜前照一照)是啊，后台人杂。 **俞小姐** 以后真得留神哪!门还是常关着点儿好。

〔章小姐真个去把甬道的门关上了。 〔李二哥从舞台门走进来。

**陈** **样** 蓉生，刚才来了一个溜门儿的，想偷东西，让我给骂

跑了。要不瞧她岁数大了，我抓过来就给揍了。 **李蓉生** 真谢谢您啦。

**陈** **祥** 所以我们就把门关上了，往后，这门儿还是常关着点 儿好。

**李蓉生** 对了，对了。

〔李二哥到屏风后面把莲生换下来的戏衣拿出来放 在炕上折。

〔莲生把衣架上的丝围巾拿下来，对着穿衣镜，围在 脖子上。

〔两位小姐向陈祥示意。

陈 样 莲生，明天下午有工夫没有? 魏莲生 有什么事?

陈 样 我们想约你一块儿照戏装相去。 魏莲生 (不由得微微皱眉)明天恐不成。 陈 祥 你没空?

魏莲生 明天法院苏院长在家里作寿，有堂会。

陈 祥 那就改后天。

魏莲生 (摇摇头)喷……(从桌上拿起一叠请客帖晃了晃， 一

半炫耀一半厌恶地)你看，那儿有功夫?

**陈** **祥** (目视两位小姐) ……怎么办?那就再说吧。

**魏莲生** (怕得罪了人)反正我一得空就成。 **陈** **祥** 那好，等我再来约你。

**章小姐** (扯陈祥衣角，向门外努嘴)…… 陈 祥好，我们走了。

〔 三 人 欲 行 。

**魏莲生** 章小姐，俞小姐，我们这儿没有好招待，真是过意不 去 。

**俞小姐** 我们打搅这半天，才真过意不去哪。

〔章小姐在后面捶了俞小姐一下，暗示钦佩之意。 陈 祥 咳!这么客气，再见，再见。

〔三人拉开门走了出去。

**魏莲生** (站在门口，躬身为礼)好走，我不送了。

〔李二哥已将所有戏衣折好，用一块蓝花包袱包起 来。

**魏莲生** (走回来)咳……(手扶着头，烦躁地)真磨死人! **李蓉生** (像个大哥哥似地)别这么说啊，人总是一片好心。 **魏莲生** 好心……(啼笑皆非)可真叫人受不了。

李蓉生 (看着莲生的神色，关心地)你累了，早点儿歇歇呐。

魏莲生 不行啊，苏大人在冷红楼等我宵夜哪。

〔李二哥怜悯地望着他不响。

魏莲生 (呆立半晌) ……我走了。(向外走，)

李蓉生 (止住他)你得等会儿，马大婶儿要来找你呢。 魏莲生 (讶然)马大婶儿?找我干吗?

李蓉生 二傻子叫巡街的给抓走了，给拘起来，要找你跟苏大 人说情放出来。

魏莲生 怎么跟苏大人说情?

李蓉生 是夜里吃醉了酒，睡在苏大人家门口儿，叫巡夜的给 抓走的。现在就拘在牛犄角胡同的“拘留所”里。

魏莲生 那去找警察所陈所长说说就行了，苏大人说不定还 不知道呢。

李蓉生 只要你看怎么办好了。

魏莲生 她还不来，我得走了……

〔陈祥忽然又跑回来。 魏莲生 咦?陈先生?

陈 祥 (抓住莲生，喘息未定)莲生……我问你。 魏莲生 什么?

陈 祥 你明天在苏家的堂会，唱什么戏? 魏莲生 (不起劲)《尼姑思凡》。

陈 祥 我们没听过你这出戏，想听。

魏莲生 真是“打鸭子上架”,我不能唱昆腔，苏老太太愣要点 这个，没法子。

陈 样 我们想听，怎么办呢? 魏莲生 就去听好了。

陈 祥 我们怕进不去。

**魏莲生** 作寿吗，总该进得去的。

**陈** **祥** 要是不让进去，找你成不成? **魏莲生** 可以，可以。

**陈** **祥** 苏公馆是不是在牛犄角胡同?

**魏莲生** 对了，牛犄角胡同西口儿里头顶大的那个大红门就 是 。

**陈** **样** 好，明天见，她们还在门口儿等我呢。 **魏莲生** 明天见。

〔陈祥返身疾下，刚走出门。

**陈** **祥** (在门外)谁!(怒喝)你!你又来了!你来找死吗?

〔马大婶儿在门外。 **马大婶** · 我……我找魏老板。 **陈** **祥** 你也找魏老板?

〔莲生赶出去，正碰着陈祥退了进来，马大婶也跟进 来。

陈 祥 莲生，看就是她，刚才就差点儿偷了东西走，现在又

**魏莲生** 不是，您闹错了，这是我的街坊马大婶儿，找我有事 的 。

**马大婶** 魏老板，救救我吧!

**陈** **祥** (呆了半天)那 …… (大为无趣)那我走了。 〔陈祥急忙走了。

**马大婶** 魏老板，我，我找了您四趟了，我真……(哭了起来) **魏莲生** 别急，别急，马大婶儿，您坐坐，歇一会儿，慢慢儿说。

**李蓉生** 莲生，我先走了。(向马大婶)大婶，您别着急，二兄 弟的事，有法子办，我跟莲生都说过了。(一手提箱 子，一手提衣包)大婶儿，我家离得远，得先走一步

了 。

**马大婶** 您别张罗。您先走吧。

〔李二哥放下了箱子，去炕几上拿起那顶瓜皮帽戴在 头上，重提起箱子，走出门去了。

**马大婶** 魏老板，这回您说什么也得帮我穷老婆子的忙，您知 道，二傻子要是出不来，我也就活不成了。

**魏莲生** 您先坐下。

〔马大婶坐凳上。

**魏莲生** 您管放心，我包他明天准出来。这是那天的事?

**马大婶** 就是昨儿晚上的事呀，可就这一天功夫，我那孩子已 经不像样子喽。听李二爷说，苏大人今儿晚上来听 戏的。您给我说一句话，放了我们孩子出来，我这辈 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

**魏莲生** (有点骄傲的样子)我一会儿还得见着苏院长，他现 在正在冷红楼等我宵夜哪。

**马大婶** (惊喜地)那敢情好了，(站起来)您就去吗? **魏莲生** (点点头)不过，就是不找苏院长也成。

**马大婶** 那找谁呢?

**魏莲生** 警察所的陈所长呢，我也是熟朋友。(思索 一 下)其

实这种小事情都犯不上求他。 **马大婶** (迷惘地)小事情?

**魏莲生** 是啊，这种事情他查都懒得查的。 **马大婶**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魏莲生** 呵!想起来了，牛犄角胡同归第五区署管，那刘署长 认识我，等明儿早上跟他一说，马上就能放出来。

**马大婶** (完全放了心)那就 …… (请下安去)真谢谢您了 …… **魏莲生** 这就叫“现官不如现管”,这种事情找大官不如找小

官来得便当得多。(看见马大婶请安)喲，您这是怎 么啦?

**马大婶** 善心有善报，老天爷保佑魏老板开年娶个好媳妇儿 多子多孙，添福添寿，升官发财。

**魏莲生** 大婶儿，我不是作官的，升的什么官儿啊?

**马大婶** 我瞧着就是官儿，整天儿跟官儿待在一块儿哩。(严 肃地)说老实话，我就知道我来找您不白找，今儿个 晌午，我顶着急的时候，就在赵瞎子那儿起了一课， 说二傻子这回事是命里注定的跑不了。可是不要 紧，有贵人星解救。您瞧，这不全应了吗?

**魏莲生** (一笑)赵瞎子瞎说惯了的，您就信了他。

**马大婶** 我的老天爷，怎么是瞎说啊?这不是都说对了吗? 这回事虽说是二傻子命里注定的，可是还是怪他啊。 往后我得管着他，再也不许喝酒，出门赶车，回家睡 觉，那么大个孩子，也该明白点儿了，这回算是有贵 人星解救，赶明儿要是找不着魏老板怎么办?赵瞎 子还说我们得安分守己，二傻子要是早明白这个，也 出不了这档子事了。

**魏莲生** 好吧，明天一清早我就给办好，马上我得去冷红楼， 苏大人也许等急了。

**马大婶** 您快去吧。别耽误了公事。(自言自语)这年月还有 像您这样的好人。

**魏莲生** (要走，又止步)大婶儿，吃了饭了吗? **马大婶** (形容惨变)没有，我都没想着要吃饭。

**魏莲生** 不吃饭怎么行?我也知道您是指着二兄弟赶车挣来 的钱过日子的，一天不赶车，就一天吃不上饭的。

**马大婶** 不瞒您说；我身上只剩下一吊钱，起了一个课都给了

赵瞎子了。

**魏莲生** 我说是不是。(从身上掏出几块钱来)拿去用吧，吃

饭比什么都要紧，大婶又是上了岁数的人。

**马大婶** (万万想不到)这……这……这怎么行!(两手缩在

背后)我不能 ……

**魏莲生** 拿着吧。还客气吗?

**马大婶** (接过那钱，攥得紧紧地)魏老板……(再也说不出话 来)

**魏莲生** 去吧。回去吧。回去歇歇吧。

**马大婶** (感激涕零)魏老板，卖了我这 一 副老骨头也报不了 您的大恩呀，魏老板。

**魏莲生** 不说啦。不说啦。

**马大婶** 那我就回去等信儿。 **魏莲生** 好 。

**马大婶** (又请 一 个安)魏老板。 **魏莲生** 别再难过了。

〔马大婶走出门去。

魏莲生 (站在门前送她)大婶儿，您真别跟我客气，您是看着 我长大的，其实您还是管我叫“小莲儿”顶好，老是魏 老板魏老板的，倒显着生分了。

**马大婶** (在门外)魏老板，您这是怎么说啊! 〔马大婶儿走了。

〔莲生回到屋子里，四面看一看：他是多么愉快，多么 满 足 。

〔他本该马上到冷红楼去，然而现在反而有点沉不住 气；他安于这屋子里的空气，如此宜人，合度，觉得不 能马上离开。

〔他走到穿衣镜前站好，看一看镜子里自己的身影， 像是发着有“神异”的光。

〔是那里传来一阵箫管——

魏莲生 (拿下镜架上挂着的拂尘，对着镜子做着唱起来)“昔 日有个木莲僧，救母亲临地狱门；借问灵山多少路? 十万八千有余零。 ……南无佛阿弥陀佛 …… ”

〔身背后有人噗哧一笑。

〔稍偏一点身子，他马上看见镜子里多了一个人。 〔莲生摆着最后的一个身段，一时楞住了。

〔镜子里的那人已经掀开通舞台门的红帘子，在阶沿 上站了多时。

〔那是个二十岁上下的美妇人，玉春，苏弘基的四姨 奶奶。

**玉** **春** (笑得像一朵花)魏老板好自在。 〔玉春具有非凡的美。

〔我们每天会碰见无数来往的行人，除去那些大多数 的贫穷的人之外，都是金玉其表，气宇轩昂的样子， 高贵飘逸，是尘世神仙，赢得多少世人的艳美。

〔然而世界上有几个人具有慧眼?谁能一眼看穿在 华丽的外衣里面也可能深藏着一个痛苦的灵魂。

〔玉春生得正当时， 一片玲珑剔透的青春，她有一张 长圆的脸盘：眉毛，鼻子，修长端正，嘴唇微弯，像一 张弓；长睫毛底下的两个大眼睛就是两颗闪烁的明 星，常在黑暗的天空里发亮。

〔那年月，人们还免不了要受命运的安排，玉春二十 年的生命之页，却是一段愁惨辛酸的历史，谁也不知 道这妙龄的小妇人也曾饱经过人海的沧桑。

〔她生性聪明，感觉敏锐，那她自然就不会安于她现 在的姨太太生活，丰衣足食，婢仆环列，对于她都不 是幸福，真正的幸福要待她自己去找，她在找。

〔她美貌，又聪慧；然而也痛苦，也不安。

〔玉春具有非凡的美，无论是形体或精神。

〔玉春也具有凡人所无的痛苦，但是生身以来，却从 不在人前透露这消息。

**魏莲生** (站好，呆了半天) … … 四奶奶 … … (放下手里的拂 尘 )

**玉** **春** 你没想到我来。(返身掀开帘子，低声叫)兰儿，进 来 。

〔玉春走下阶来。 〔兰儿跟着进来。

兰 儿 (神秘地向四面一瞟) … …

〔兰儿有十六七岁，是我们历史上千古艳称的“俏Y

环 ” 。

〔奴才是侍候主子的，所以兰儿总是跟着玉春形影相 随，她已经习惯了那套耳提面命，千依百顺，“叫她往 东，她不敢往西，叫她打狗，她不敢骂鸡"。

〔这才是真正的“为他人而活着”的典型，俏丫环的作 用犹之乎陪衬名花的绿叶；兰儿是没有独立的生命 的，她所知道的只是如何供人驱使，她所想的也许不 止这些了，然而从不说出去。

〔她们多半是幼年不幸，长辞了父母家人，寄人篱下。 运气好的能够安然生活，否则就会在打骂中过地狱 的日子~- 结局也就不堪闻问 — — 到了相当的年纪 嫁一个人，或者做老爷的一个小妾，做一辈子死心塌

地的奴才。

**玉** **春** 你在外头过道下等我，等我跟魏老板说几句话。

〔兰儿点点头，睁着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嘴角上浮 一丝甜甜的笑意， 一直走出通甬道的门外去了。

〔屋里沉寂。

〔玉春用手拢了一下头发，又笑了起来。 玉 春 魏老板你真是好人。

魏莲生 (慑于那魅力，有点迷惘)我?

玉 春 (咬住下嘴唇)喝， 一个大好人。 魏莲生 四奶奶 … … 您是说笑话。

玉 春 (一摇头)不，我从来不说笑话。(两眼凝望) 魏莲生 (局促不安)那您 ……

玉 春(竖一下大拇指)真了不起哟!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 音菩萨，有求必应，救了人不算，还拿出钱来给人家 吃饭。

魏莲生 (放了点心)那是我的一个街坊，一个穷老婆子，穷得 怪可怜的；儿子又闯了祸，要是不帮她点儿忙，她就 是不急死也得饿死。

**玉** **春** (点点头)真是可怜。

**魏莲生**是吧?您也说是可怜吧?

**玉** **春** 可是比她可怜的人多得很呢，比方说，街上的要饭 的。

**魏莲生** (说不上来)那 ……

玉 春 我知道，你要是在街上看见那些要饭的，你准给他们 钱是不是?

**魏莲生** 是啊，穷人是应该周济的。

玉 春 可是你想到过没有?你给了他钱，让他吃饱了中饭，

可是晚饭怎么办?明天又怎么过?天下有千千万万

没饭吃的人，你能碰见几个?你有多少钱周济他们? **魏莲生** 我，我……这个……

**玉** **春** 所以我说还有一种人比她们才更可怜得多呢。 **魏莲生** 您是说什么人?

**玉** **春** (急得改口)不说了，不说了，魏老板，还是你好，顶红

的名角儿，还认识那么多阔人呀。 **魏莲生** (涨红了脸)我没有说 ……

玉 春 你听着，(顺手将桌上那叠请帖拿起来一张张数着) 我想这里头就有警察所的陈所长，第五区署的刘署 长，这个局长那个处长的；再搭上“我们的”苏院长， 还有我听都没听过的那些大长小长们。(一下子把 那叠请帖又扔回桌上去)

魏莲生 (讷讷地)那是他们常来找我……

玉 春 是啊!魏老板，你是又有名，又有钱，又算也有势力。

你的日子一定是过得挺高兴，挺如意吧? 魏莲生 (略为不快，怔了半天)我没这么想过。

玉 春 一点儿也不错!“没这么想过”,那就是说你过得满 有意思。

**魏莲生** (望着玉春) … …

玉 春 哎哟!忘了“我们”院长还在等你呀，也许在冷红楼 等得发脾气了!你该去了!

**魏莲生** (迟疑地) ……不要紧……

**玉** **春** “不要紧”顶好，我还要问你话呢。

**魏莲生** 您?(犹豫地)您是不是?……剛才院长说 …… **玉** **春** 院长跟你说什么来着?

**魏莲生** 院长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您想学戏?

玉 春 不错，我是要跟你学戏。

〔玉春向前走一步，莲生后退。

玉 春 (笑得神秘莫测)可是我刚才已经学了两段儿了。 一 段儿真戏是你跟那位老太太演的，一段儿假戏，是你 跟镜子里头的自个儿演的。(做了一个姿势)你瞧， 我学得像不?(歪着头)我要是常跟你在一块儿，还

得学更多的戏哪，信不信? **魏莲生** (不知所措) … … 四奶奶?

玉 春 你横是有点发迷瞪罢?好像是说我们只不过见过两 三回，一共也没说过六句话，可是这不要紧呀。这拦 不住我关心你，我就觉得我们该是挺熟挺熟的朋友， 虽说我是苏院长的四姨奶奶，你是苏院长顶爱捧顶 喜欢的红角儿。

**魏莲生** (低头不语) … …

**玉** **春** 你有点儿害怕，是不是?

**魏莲生** (坚决起来)不。

**玉** **春** 好。那我问你啊。你……(说着，说着，又笑了；像是 有点儿难说出口，又有点儿惨了)

**魏莲生** 您只管问吧。

**玉** **春** 那我就问了，我问你呀。你觉着过没有?觉着你自 个儿才是个顶可怜顶可怜的人?

**魏莲生** (茫然)……没有，我没……觉着。

**玉** **春** 可是我怎么就觉着了呢?我就老觉着我是天下顶可 怜的人，也许就不能算人。

**魏莲生** 我不信，你说到那儿去了?

**玉** **春** 连你算在一块儿，我们俩差不了多少，可是照现在这 么看呀，你……

**魏莲生** 我怎么比 … … **玉** **春** 你说是不是? **魏莲生** 我? … …

**玉** **春** (抢着说，手摇得“拨浪鼓儿”一样)别说，别说，我不 要你马上跟我说。你得回家去好好儿想想，想了一

宿，你要是明白了，那你明天再来找我。 **魏莲生** 明天?来找您?

**玉** **春** 是明天哪。明天你不是来我们家吗? **魏莲生** (低声)是。

**玉** **春** 你上午来拜寿，下午来唱戏，是不是? **魏莲生** ( 点 头) … …

**玉** **春** 你的戏大概是十二点上场，十一点上装，你十点来，

我会叫兰儿告诉你：我在哪儿等你。 **魏莲生** 嗯。

〔玉春眼望着莲生注视不移，那两道目光，就像是两 支火箭，射进莲生的心里去。

**玉** **春** (深情地)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啊。 **魏莲生** (有点窘，找出一句话来)您站累了，坐坐。

**玉** **春** (不自然地笑了起来)这时候才想起来让我坐啊?别 跟我客气了。(退了一步)我说得太多了。(静一下)

你真得走了。

**魏莲生** …… 不要紧……

玉 春 我也该回去了。(可是站着不动)别忘了，夜里回去 想想，我们是顶可怜的人，想想为什么顶可怜?顶可

怜的不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可怜的人吗? **魏莲生** 是 。

玉 春 (笑着)好吧?(向外面)兰儿!

〔兰儿进来。

**玉** **春** 魏老板，我得罪你了，你可得多多包涵，今儿个给“我 们”院长暖寿，我喝了几杯酒。(摸着自己红扑扑的

脸)有点儿醉了。 〔兰儿先走出去。

〔玉春也向外走，回头，飞过来一个伶俐的眼波。

〔莲生有点发迷，像在做梦，呆在屋子中间不知怎么 好……

〔幕下。

**第** **二** **幕**

**人** **物** 玉春兰儿 苏弘基 徐辅成王新贵魏莲生

第二天晚上，九点多钟。

所谓“牛犄角胡同苏院长公馆”里的一间“金屋”。金 屋不宜大，所以这是一间很温暖清静的小屋子。金 屋当然是用作藏娇的，苏院长却自己美其名曰“内书

*房”。*

从左面数起， 一个门——出了这个门，可以走到隔壁 的另一间屋里去，或者下楼到花园去——门上挂着 大红缎门窗帘，绣的是五彩的麻姑献寿。门左旁是 红木的八仙桌同太师椅。正面放一张福建漆嵌金花 的琴桌。左面有一张楠木书架，连着摆一张雕镂甚 精的书案， 一张宝座似的椅子。四下散放三五只磁 鼓凳，颜色鲜明，闪闪发亮。

琴桌上面置两座盆景： 一些文竹，天冬草，铁线草及 长着青苔的小玲珑山石之类。

书桌上摆着文房四宝。

书架上满装着书， 一函一函的堆得非常整齐，像是从 来也不曾启过封的样子。

屋里还有字画来点缀那新绿色的墙壁，字小，看不清

楚，画上半是美人。

正面墙上， 一排长窗，用白纸裱糊的盘花的窗格子， 窗子支开了两扇，让夜空气徐徐度入，窗外有枝影横 斜，是海棠花开得正盛， 一球一球地直想伸进屋来。 窗外是后花园，春暖花开的季节，群星在天，璀璨明 灭，花香树色，织成春夜的奇景。

八仙桌上， 一对龙凤蜡烛燃得正好，红红的火焰照得 满屋子喜气洋洋的，桌上另有精美的茶具，纸烟匣， 果盘子。

椅子上都盖着红绣花椅披，磁鼓凳上也都放着红缎 垫子。

屋当中挂着的那盏纱灯，没有点亮，让那些红烛，红 窗帘，红椅披，红垫子在屋子里荡漾起一片红光。

玉春穿一身新衣裤，白软缎上绣着小红花朵，白缎子 绣花鞋，脸上浓妆艳抹，头上戴着花，亮亮晶晶的耳 环子，抹得鲜红的嘴唇，红白相间的面颊。

她脸上浮一层淡淡的微笑，淡淡的忧郁，淡淡的梦也 似的微醉。此时她用手支颐，倚在桌上，望着微微颤 动的烛焰出神，红色的烛光正照在她红红的脸上。

兰儿也穿了新衣，戴了花，似乎也平添几分喜气；背 对着她的主人也坐在一张凳子上，低了头想心事。

静静的过了半晌。

**玉** **春** ( 轻轻叫)兰儿。 〔兰儿没听见。

**玉** **春** (回过头来，放大声音)兰儿!

〔兰儿一惊，这回是听见了，然而故意装听不见。

**玉** **春** (站起来)兰儿!

**兰** **儿** (徐徐转过脸来)干吗?

**玉** **春** (带笑带骂)你这个死鬼，装听不见!过来! **兰** **儿** 有事说好了，过来干什么?

**玉** **春** (扬起眉毛)你过来不?(举一举拳头)我捶你! 兰 儿 (懒洋洋的走过来)过来了，有什么事?

玉 春 (上下打量她半天)你这个坏东西，一个人出神，你在 那儿想什么?

兰 儿 我们做奴才的，只知道安分守己的过日子，那儿还敢

想什么哟? **玉** **春** 恨死你!

兰 儿 鬼也不相信，你四奶奶会恨我们一个丫头。

**玉** **春** (抓住兰儿的手)好孩子，我怎么敢恨你呢?我还有 事情要求你呢。

兰儿兰儿是供四奶奶使唤的，那儿说得上“求”字!

玉 春 (向门外努一努嘴)你去一趟。 兰 儿 什么?

**玉** **春** 我叫你去一趟。 兰 儿 到那儿去?

玉 春 前头，唱戏的地方。 兰 儿 去干什么?

玉 春 (瞪了兰儿好半天)你装傻。

兰 儿 哎喲!这真冤枉死人了；叫我们去，又不说上那儿 去，说了上那儿去，又不说是干什么去，还说我们装 傻，(要走)我们找个人评评这个理去。

**玉** **春** (抓紧她)你敢走!

兰 儿 呼!我是得走。没那么不讲理的。

玉 春 (央求)哎哟!别闹了。我求求你。 兰 儿 我还当四奶奶要捶我呢。

玉 春 你听我说 … … 〔 兰儿不理 。

玉春(真恼了)好!(放开手，坐下) 兰 儿 (笑起来)四奶奶。

玉 春 (挥手)你那儿边去!别理我! 兰 儿 我闹着玩的，你就真急了。

玉 春 谁跟你闹着玩儿!

兰 儿 叫我去到前边儿干吗?您说罢，我马上去。

玉 春 你真忘了我给你帮过多少忙了。赶明儿小六儿来

了，我不许你见他。

兰 儿 (马上收住笑容，摄起嘴来)哟哟!又说这些个!我 不 来 了 。

**玉** **春** 一个人总要有点良心才好。 兰 儿 你，你再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玉 春 好了，好了，大家都不闹了，你还是给我去一趟罢。

兰 儿 (顺风转舵)那你就得告诉我；去干什么。 玉 春 去呀……去到寿堂里看看魏老板……

兰 儿 就是这么回事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早说出来好不 好?省得那么些麻烦。

玉 春 这坏透了的……你到前头去，看看……

兰 儿 (笑嘻嘻地)看看要是魏老板已经来了，就叫他到这

儿来，说四奶奶叫他“教戏”。 玉 春 要是还没来 … …

兰 儿 要是还没来，就等着。等他来。 玉 春 没有比你再坏的，快去罢。

兰 儿 叫我做事还骂我坏，说不去还是不去!

玉 春 (皱眉)闹够了，闹够了!去罢!(掳开右手臂的袖 子，露出一支金镯子来)赶明儿我把这支金镯子给

你 。

兰 儿 不希罕。

〔兰儿转身跑出门去。

〔玉春举手想打她一下，没有打着。

〔一阵脚步声，兰儿跑下楼梯。 〔楼梯下忽然有人说话。

**苏弘基** (在楼下的声音)跑什么?兰儿! **兰** **儿** (在楼下的声音)到前头听戏去。

**苏弘基** (已经走上来)听戏也用不着跑啊!傻丫头。

〔兰儿没有搭腔，像是走了。 〔苏弘基闲散的样子进来。

**苏弘基** (手指着)玉春，我就知道你会享福， 一个人躲在这

儿 。

〔玉春仍旧坐下，呆望着桌上的烛焰，没理会。 **苏弘基** (走过来，用手抬起她的下巴)你怎么了?

**玉** **春** 酒喝多了，我头晕。

**苏弘基** (像哄孩子似地)好逞能嘛!不要紧， 一会儿就好。 你看这对龙凤蜡烛点得多好，弄得屋子里这么喜气

洋洋的，这才是双喜临门哪…… 〔玉春站起来，走到窗前去了。

〔苏弘基略略一震，脸上激起一股怒气。 **苏弘基** (不悦)玉春!

**玉** **春** 啊 ?

**苏弘基** 你生病了，是不是?

**玉** **春** 没有。

**苏弘基** 没有病你就该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我过生日；是我

的好日子，也是你的好日子。 **玉** **春** 我知道，我没不高兴。

苏弘基 喝，那就是了。你知道前头多少客人，我够多忙；特 为跑到这儿来看看你，还不是为了你酒喝得太多了， 怕你不舒服。

**玉** **春** (俯一俯身子请个安)谢谢您。

**苏弘基** (大笑)这倒用不着跟我客气，我的好孩子 … … 〔走上前来。

玉 春 (退向门口)我去倒杯茶给你喝。

苏弘基 用不着，我不渴。(一把将玉春抓住)

〔玉春欲躲不成，只好站着。

苏弘基 玉春，我告诉你，我约了徐辅成徐大人到这儿来谈一 件事。

玉 春 (无所谓)嗯。

苏弘基 谈一笔生意。

玉 春 (又要走)那我出去。

苏弘基 就是不要你出去，你得留在这儿，好好儿……招待， 招待他 ……

**玉** **春** 我怎么 … …

**苏弘基** 我得说服了他，我得下点儿功夫，徐辅成是个老实人 …… (见玉春毫不感觉兴趣的样子)听见吧?你不许 走 。

〔有人上楼梯的声音。 **苏弘基** 他来了。(放了手)

〔王新贵掀帘子，伸进头来。

王新贵 徐大人到。

〔苏弘基点头走出去。

〔王新贵将门帘高高举起。

苏弘基 (在门外)这是我的内书房，请，请。 徐辅成 (在门外)是，是。

〔徐辅成同苏弘基先后进来。

〔王新贵恭敬的放下门帘走了。

〔徐辅成同玉春互相打招呼。 徐辅成 四夫人没有听戏?

苏弘基 玉春喝多了酒，在这儿休息。

徐辅成 四夫人真是海量，昨天喝那么多酒，今天比昨天更 多。

玉 春 (冷冰冰地)我不能喝。喝得也不算多。 徐辅成 (无话可说) ……

苏弘基 辅成兄，请坐，请坐，坐着谈谈。

〔苏弘基同徐辅成都在就近的椅凳上坐下。

苏弘基 口干得很。玉春，叫兰儿去泡一壶普洱茶来。 玉 春 兰儿……

苏弘基 噢，我糊涂，兰儿去听戏去了，那就另外叫个人来。 玉 春 后头屋里有开水，我去。

〔玉春拿了桌上的茶壶，走出门。

苏弘基 (以目送之)辅成兄，你觉得我这孩子怎么样? 徐辅成 确是艳福不浅。

苏弘基 老兄亦有意纳个宠如何?我来作媒。

徐辅成 (摇手不迭)不行，不行，担当不起，我没有这个福气。

苏弘基 必是嫂夫人的规律森严喽。(发出一串不必要的笑 声来)

徐辅成 这倒不一定，我同内人都觉得家里人口少一点，要清 静得多。

苏弘基 既是嫂夫人不干涉，那你不要管；等我来给你张罗。 徐辅成 (失措地笑) ……

苏弘基 嫂夫人确是贤慧可敬。现在正在前面听戏是不是? 徐辅成 是的，她看着好玩。我们平时都不常出来看戏的。

苏弘基 (摇头)做官的像老兄这样规矩，现在真是凤毛麟角， 可遇难求的了。(是钦佩，又是讥讽)哈……哈 ……

徐辅成 (恒怩地)小弟是初入宦途，阅历太浅，仰仗指示的地 方很多，以后不太见外才好。

苏弘基 那儿的话，不客气，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就是互相帮

忙，互相照应；心灵手快，那就自然无往不利了。 徐辅成 (欠身)承教，承教。

〔玉春拿着茶壶掀帘子进来。 〔徐辅成微显不安之状。

〔玉春就八仙桌上倒了两杯茶，送给徐辅成同苏弘 基 。 ”

〔苏弘基对她笑笑。 徐辅成 (拱手)得罪，得罪。

苏弘基 这是内府的贡品顶好的普洱茶，辅成兄尝尝，的确能

够消食解酒，止渴生津。 徐辅成 (呷一口)真好，真好。

苏弘基 (也喝茶)我们现在谈谈那件事怎么样? 玉 春 我出去。

苏弘基 (抓住她的手)不必，不必，你待在这儿好。 玉 春 不，我到花园里走走。

苏弘基 (无可奈何)好，酒喝多了，花园里走走也好。或者到

前头听戏去。不要一个人待着发闷。兰儿怎么也不 陪陪你?这孩子!

**玉** **春** 我不要人陪，我叫她去的。

**苏弘基** (亲昵地)你等一会儿可以去听莲生的《思凡》,你不 是还要跟他学戏吗?

**玉** **春** (点点头)咽。(对徐辅成)徐大人坐坐。

**徐辅成** (欠身)是，是，请便。

〔玉春出。

**苏弘基** (把坐椅向前拉一拉)怎么样?我们把那办法实实在 在地商量定规好吗?

**徐辅成** 我是没有什么意见，我没有经验，我从来还没有…… **苏弘基** 慢慢儿来。这门生意包你百发百中。(用手在桌上

划)这真是最发财的生意，只要运到这儿是五倍的利 息。从前最难的是转运；你想想，几千里的路程，得 过几十道关卡，盘问，刁难，敲竹杠；真是费尽了唇 舌，卖尽了面子。

**徐辅成** (摇头)想不到这么难。

**苏弘基** (得意之至)就是这样儿，还是赚钱呀。 **徐辅成** 总是不免危险。

**苏弘基** 咳!说明白了还不是那么回事，这些人那一个不是 …… (用手抓钱的样子)酌量给点好处，大家都分点

儿肥，又看在是我们院里的货，还不就算了。 **徐辅成** 是的，是的。

苏弘基 (话锋一转)所以现在好极了，老兄的盐运使衙门不 是每个月有来往的车子吗?以后我们就用这车子运 货，又不用检查，又不用担心费事，照我们算准能利 市十倍。这样有一两年功夫，不用说我们这一辈子

不用发愁，子子孙孙也都吃着不尽。 **徐辅成** 喝 ! 喝 … …

**苏弘基** (见他意尚未决)这算盘打得像铁一样结实，用不着 有一点儿犹豫。

**徐辅成** ……我没有犹豫，只是觉得 …… (说不出口)

**苏弘基** 你觉得这是犯法的，是不是? **徐辅成** (点点头)是。

苏弘基 假如你能这么想的话，我应当比你想得更多才对，可 是我这么觉着，我们兼营点生意，对国家民生没有什 么害处，而且我们是为子孙打算，从古以来，没有说 为子孙打算是错的。如今只有号称清高的人是顶大 的傻子。

〔徐辅成低头不语。

**苏弘基** 辅成兄，不是我跟你充老，你实在还嫩得很呢。我叫 你声老弟罢。

**徐辅成** (略感不快，勉强地)是的，我在学。

**苏弘基** 老弟，今年贵庚?

**徐辅成** 前年就过了三十了。

**苏弘基** (拍着徐辅成肩膀大笑)怪不得，你还年轻得很呀! **徐辅成** (低声)我还想不到这么多。

苏弘基 然而你非想到不可!你现在年纪还轻，家累也轻，等 到有一天像我这样的场面拉开了。这一大家子人； 你就懂得钱真是了不得的东西，不能不弄点儿钱了。

纵使不为子孙打算，自己也要预备着防老呀! 〔徐辅成不语。

**苏弘基** 而你以后的场面一定要扩大，这个盐运使的架子总 要摆出来的，不然就会被旁人耻笑。所以我刚才主

张你纳一房宠，也就是这个意思，那有说作官在外，

没有个三妻四妾的? 〔大笑。

**徐辅成** (点点头)说得也是。

**苏弘基** 自然了，你是行色匆匆，一时张罗不及，以后我们缓

缓图之。至于这笔生意，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惠而

不费，我们决不可放掉。 **徐辅成** 这个要由苏大人主持。

**苏弘基** 当然，当然，交给我，全交给我办。

〔苏弘基交涉满意，于是又哈哈大笑。 **徐辅成** 至于详细的办法……

**苏弘基** 这个“有案可查”,也可以马上大致商定。来，来，来， 抽根烟，谈了半天都忘了敬客了。

〔苏弘基从八仙桌上的烟匣里拿出两支烟同火柴，递

给徐辅成一支，各为点好。 **徐辅成** 谢谢。

苏弘基 (把烟喷了一个圆圈)等我查查底子。(拉开抽屉，忽 又回头)辅成兄!“千里求官只为财”;我们这一官半 职也是来得不易啊 ……

〔帘子一掀，王新贵先伸头窥看，然后恭恭敬敬的走 进来。

**苏弘基** 你来干什么!

**王新贵** 陆总理到了，来给大人拜寿。 **苏弘基** (惊喜莫名)现在在那儿?

**王新贵** (报功)是小的请总理到小客厅里去了。

**苏弘基** (点头)好，辅成兄，我们去陪总理去，等一等再详谈。 **徐辅成** 好在我还有两三天才动身，慢慢儿再谈。

**苏弘基** 那么今天夜里我来仔细划算一下，明天再作定规。

〔二人欲出。 〔玉春进来。

**苏弘基** 玉春来得正好，跟我们到前头听戏去。 **玉** **春** 不，我还是头晕，稍微清醒一下儿就来。

**苏弘基** 好吧，到前头来的时候，来找我，我给你介绍认识认 识陆总理。(对徐辅成)辅成兄请。

〔徐辅成苏弘基同出，王新贵跟在后面也走出去。

〔玉春轻喟一声，取了挂在横木上的烛剪，把灯花剪 掉，屋里像是亮了些。

〔王新贵忽然又探头探脑走进来。 〔觉得有人进来，玉春一惊。

**玉** **春** (急回身)谁?噢，王管事。 **王新贵** (请个安)四奶奶。

**玉** **春** 王管事有什么事吗?

**王新贵** 没有，(献殷勤)听说四奶奶有点儿欠安?

**玉** **春**没有，刚才酒喝多了点儿，有点儿头晕，一会儿就好 的 。

**王新贵** 要吃点儿什么醒酒的东西不? **玉** **春** (坐下)不要，难为你。

**王新贵** (又请个安)小的是新来乍到，公馆里地方又大人又

多，要是有照顾不到，作错了的时侯，要请四奶奶多 多包涵，常在大人面前说几句好话。

**玉** **春** (明白了来意，敷衍他)没有什么,公馆里也没有什么 麻烦事情，只要你好好做就是了。

**王新贵** 魏老板的跟包的李蓉生就跟我说过，说四奶奶顶是 宽宏大量的，真是不错!我往后总是巴结着做事就

是了，也不枉魏老板荐我来这儿的一番好意。 **玉** **春** 你是魏老板荐来的?

**王新贵** 我跟他是从小儿的老相好。 **玉** **春** 唔 。

王新贵 (渐渐放肆)莲生比我小个十岁的样子，我们是老世 交，他爸爸跟我爸爸就相好。我们一小儿就在一块 儿玩儿，那时候他多小啊，还光着屁股，穿着屁股帘 儿呢。

〔玉春原来满腔心事的忧郁的脸庞，亦不禁破颜 一 笑。

〔这一笑不要紧，更提起了王新贵的劲头儿。

**王新贵** 莲生当初学戏还是我的意思呢，他老爷子起头儿总 不高兴，可是您瞧：“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当 年的那个毛头小小子儿，如今晚儿可有多红

玉 春 (本懒得和王新贵多话，可又禁不着要问)噢，他父亲 不是唱戏的?

王新贵 不是，是个铁匠。(大有骄矜之意)我父亲可是个教 书先生，因为我们住街坊，莲生小时候又长得好玩 儿，所以我们老在一块儿。

**玉** **春** 现在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王新贵** 惨哪。他的老太爷子老太太前五年两个月功夫，接 着去世了，他还有一个哥哥，去年冬天也病死了。

**玉** **春** ……

**王新贵** 您就说罢，人真是不能十全，尽管莲生怎么走红运， 可是他命生得太硬，克父克母还不算，把个哥哥也克

死了。在台上这么红，在台下是个苦孩子。 〔玉春抬起手看看表。

**王新贵** 我们做朋友的都想着给他说个媒，也免得老这么孤 苦伶仃的。

**玉** **春** 现在十点钟了，你前头没事吗?

**王新贵** 没事，没事，八十几桌酒席都开完了，客人都正在听 戏呢。

**玉** **春** (暗示让他走)你也累了啊?王管事。 **王新贵** 这不算什么,四奶奶。

〔玉春烦起来，走到窗前向花园看。

王新贵 (滔滔不绝)真可笑，真可笑，前头厅里只容得下五六 百人，可是听戏的足足有一千多，起码有一半儿是外 头街上的人溜过来的，也有不认识的穿上马褂儿，拿 个红封套装点儿钱，冒充拜寿，其实就是骗两顿饭

吃，听一宿戏。 〔玉春没理他。

**王新贵** 真是挤得个风雨不透，听戏的都上了台了。 〔玉春动都没动。

**王新贵** (看出玉春不快)听说您要跟莲生学戏?

〔玉春回过身来，只向王新贵瞧了一眼，走向书桌前 大椅子背向坐下。

**王新贵** (尚不知趣)闲着没事，唱唱戏倒是不错，这年头儿， 谁不爱唱两口儿 …… (才看出风色不对)您歇着罢。

**玉** **春** (回过身来)你还是去前头照应照应，怕总会有点儿 事的。

**王新贵** (又请了安)是。往后您有事尽管吩咐就是了。 **玉** **春** 是的，往后要是没有事你也不必来。

〔王新贵愿然，转身要走。

〔忽然一阵快活的脚步声跑上楼来。

兰 儿 (在楼梯上就喊)四奶奶，四奶奶!来客喽。 〔兰儿跑进来，像一阵风。

**兰** **儿** (看见屋里还有人，楞住了) …… **王新贵** 兰姑娘听戏来?

**兰** **儿** (望着玉春，不知所措)……

**王新贵** (看出其中蹊跷)我到前头去了。 〔王新贵向外走，一掀帘子。

**王新贵** (说不出的表情)老三!(把帘子大掀开)

[莲生正站在门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玉** **春** (站起来)魏老板来了，请进来坐。 **王新贵** 噢，莲生来教戏的。

〔王新贵就走了出去。 〔莲生进来。

〔兰儿如释重负，伸了伸舌头。 兰 儿 四奶奶，我还要听戏去。

〔玉春拉住兰儿的手，送她向外走。

玉 春 听一会儿就回来。 兰 儿 (笑)不。

〔兰儿挣脱了手，跑出去。

〔莲生又开始发窘，站着不动。 玉 春 (对莲生 一 笑)坐下吧。

〔莲生一声不响，矜持地在八仙桌旁边的磁凳上坐 好。

〔玉春也对面坐下。

〔静静地让红烛的光在屋里跳跃。

玉 春 说话呀。

魏莲生 (四面张望，嗫嚅半天)这个小楼真好。

**玉** **春** 怎么好?

**魏莲生** ……前头的锣鼓家伙声音，到这儿一点儿都听不见 了 。

**玉** **春** 你是说这儿清静? **魏莲生** (点点头)是。

**玉** **春** 你知道这儿为什么清静?

**魏莲生** (摇摇头)不知道。

**玉** **春** (指窗外)就是那边儿的那堵假山石，把声音全挡住 了 。

**魏莲生** 对了，一走过那堵假山石，前头的锣鼓声音就听不见

了 。

〔莲生再也找不出话来说，就住了口。 〔玉春望着他，目不转睛。

**魏莲生** (被看得不安起来。)……那假山石真做得好。 **玉** **春** 好又怎么样呢?

〔莲生说不出来，又楞住了。 〔玉春笑起来。

**魏莲生** 四奶奶笑我?

**玉** **春** 不是呵，我想我们俩这多没意思，好像我找你来，就

为着谈谈这块假山石似的…… **魏莲生** (也笑了) ……

**玉** **春** 你也觉着可笑是不是?嘿!让我问你，兰儿怎么带 你来的?

**魏莲生** 我在寿堂里刚行完了礼，就看见兰姑娘站在窗户外

头 。

**玉** **春** 她怎么跟你说?

**魏莲生** 她冲后面儿一努嘴，就走，我就跟着走，就到这儿来

了 。

**玉** **春** 我是问你她跟你说什么话来着? **魏莲生** 她什么也没说。

**玉** **春** 那你真聪明。

〔莲生闹了个彻耳根子通红。 **玉** **春** (顽皮地)哟!你脸红了。

〔莲生实在坐不住，站了起来。

玉 春 怎么?生气了?唉，别价，别价，别跟我计较吧，我又 是喝多了酒，昨天的酒还没清醒，今儿个又喝了不 少，我说的话，你只听一半儿就够了，那一半儿你就 …… (举起手来向窗外一悠)哟!(眼睛也向窗外看

去)你看那颗大星星!

〔玉春一把抓住莲生的手。 〔莲生不由得一惊。

玉 春 你跟我来看看那颗大星星。

〔玉春拉着莲生走到窗前站住。

**玉** **春** 你说这海棠花儿讨厌不讨厌?它都想开到屋里来 了 。

**魏莲生** 我说不讨厌。

**玉** **春** 那你就给我摘一枝下来。

〔莲生探身出去摘下一枝开了的海棠花。 **玉** **春** 给我。

〔玉春把那花拿过来，别在自己头上。

**玉** **春** 咱们还是讲那颗星星好不好? **魏莲生** 好。

**玉** **春** (手指着)你看见了没有?那颗顶大的。 **魏莲生** 看见了。

玉 春 它就快落下来了。 魏莲生 你怎么知道的?

玉 春 你别打岔，听我说呀。天上有这么两颗大星星，天还 没有黑，这一颗星就上了天，在天上轻轻儿的走，由 天这边儿，走到天那边儿，走到西边儿就下了山。它 刚一下山，那一颗星就从那边儿出来了。 一个由东 边出来，一个打西边下去，两颗星挂在一个天上，可 是 一 千年过去了! 一 万年过去了!自从盘古开天 地，它们俩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魏莲生** 为什么呢?

玉 春 谁知道它们为什么,我说也许是它们俩在赌气，因为 它们俩实在是应该见面的，可是老是那个走了，这个

才来，这个刚来，那个又走了。 〔莲生听了出神。

玉 春 (望着莲生)你想什么?

魏莲生 ……我想它们是命苦。老天爷给安排好了的。 **玉** **春** 什么叫命苦?一什么老天爷?我就不这么想。

**魏莲生** (略感惭愧)那你说呢。

**玉** **春** 我就老想着：有 一 天它们真见着了，那多好，那它们 该怎么样呢?(见莲生不响，推推他)问你呀。

**魏莲生** (胆子大起来，靠近玉春些)那它们准就再也不愿意 分开了。

**玉** **春** 可也不一定。我就说在一块儿有在一块儿的好处， 分开也有分开的好处，你说对不对?

**魏莲生** (老老实实地抓住玉春 一 只手)我说还是在 一 块儿 好 。

〔玉春忽然把手一缩，退回八仙桌旁坐下来，笑得“格

儿格儿”的。

**魏莲生** (大惑不解)你笑?

**玉** **春** (笑渐止，变得庄重起来)魏老板，坐下，我问你。 **魏莲生** (坐下，肃然)什么?四奶奶?

**玉** **春** 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魏莲生** (嗫嚅地)……给院长拜寿来的。

**玉** **春** 我问你到这儿来，到这间屋子里来干什么的? **魏莲生** (有点着慌)是，是兰姑娘引我来的 ……

**玉** **春** (微笑)你弄错了，我问你是为什么来的?

**魏莲生**(想了想想了起来)是您问了我的话，教我回家想明 白了，今儿晚上来告诉您。

**玉** **春** 那么你想了没有呢?

**魏莲生** 我昨儿一宿也没睡，就想了一宿。 **玉** **春** 想明白了没有?

**魏莲生** (颓丧地)没有。 **玉** **春** 怎么没有呢?

**魏莲生** 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想好。 **玉** **春** 那你是压根儿就没想啊。

**魏莲生** 不，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说好。

**玉** **春** 那等我来问你，你先告诉我，你家原先不是梨园行 的?

**魏莲生** ；不是，由我起才唱戏。

**玉** **春** 那你的爸爸是干什么的? **魏莲生** (再也想不到)我父亲?

**玉** **春**(点头)你们老爷子。 **魏莲生** 已经过世了。

**玉** **春** 我知道，我问他是什么出身?

魏莲生 (说不出来)他是…… 玉 春 是干什么的?

魏莲生 是 … … 玉 春 你说呀。

魏莲生 (逼急了，撒谎)他，他不干什么。 玉 春 不做事?

魏莲生 是，他住在家里。 玉 春 是个读书人?

魏莲生 (于心有愧)是。

玉 春 不做事，住在家里，想必是很有点钱了? 魏莲生 (声极微弱)也没什么 ……

玉 春 那我可太苦了，我才真是地地道道的苦孩子。以前 的那段儿让我将来再跟你说；以后的这段儿你应该 知道。

魏莲生 (为难地)不，不，我不知道。

玉 春 你别装傻，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十六岁就叫爸 爸给卖了，我就是人家说的“青楼出身”。我是个妓

女 。

魏莲生 (目瞪口呆)你!四奶奶……

玉 春 吓着你吧?你想不到我就这么痛快地说出来吧?是 呵，谁要是有这么一段儿可羞的事情，谁都不会说 的。可是你再想想，这有什么可羞呢?这是为了穷

呵!为什么我们会穷呢? 魏莲生 (茫然)为什么?

玉 春 为什么也有不穷的呢? 魏莲生 (自语)为什么?

玉 春 你想不到我过的那段悲惨的日子。不光是我呀，还

有的是数也数不清的受苦的人呀。(忽然转出笑容) 可是什么叫苦?你知道什么是苦吗?你知道苦里也 有乐吗?

〔莲生低下了头。

玉 春 去年冬天，苏院长给我贖了身，娶我当他的第四个姨 奶奶。大家伙儿都说：“玉春。你好福气呀!你要转 运喽!你再不过苦日子喽!”(用手一抬莲生的下巴) 抬起头来，看着我!

魏莲生 (哭笑不得) ……

玉 春 可是这不算福气，也不是转运，像一只小鸟儿出了那 个笼子，又进了这个笼子，吃好的，穿好的，顶多不过 是当人家的玩意儿。(脸上罩一层阴惨)半夜三更， 我神魂不定，老像有人叫着我的名字，说：“玉春呀! 你有罪呀!你凭什么离开你这么多受苦的朋友，你 凭什么一个人去享福呀!"

〔红烛上结了大灯花，光暗下来，玉春又取了烛剪把 灯花剪去。

玉 春 (愤愤地)天知道我多咱享福来着，天知道我这身好 衣裳；我吃的这些好东西；我住的这样好房子；客人 的逢迎，老爷的宠爱，听差丫环老妈子的巴结，能给 我多少快活，(停顿)莲生呵!我告诉你!人，都在受

苦呀，我们怎么能离开我们受苦的朋友。 魏莲生 (含糊地)离开?

玉 春 我想，你一定没有把自己打在受苦的人里吧?你帮 人家忙，救人家难，是不是你自个儿的力量?假如是 人家的力量的话，人家可又是为的什么?你还高兴， 是什么值得高兴?你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笑么?

再说你活着，你想到过你是为什么活着的吗?你想 到过你是个男人吗?一个男子汉，(伸出大拇指)大 丈夫 ……

〔莲生痛苦地扭转身去。

玉 春 从昨天晚上我们见了面到现在，莲生，你一点儿长进 也没有呵!你爸爸是一个铁匠，可是你为什么瞒着 不告诉我?你觉得你的铁匠爸爸会失了你的身份 吗?你觉着读书人就比铁匠，木匠，皮匠，花儿匠，泥 水匠要高几等么,你觉着自己 ……

**魏莲生** 不说了，不说了，不……

**玉** **春** 不。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受用，可是你不能拦着我， 你得 … …

**魏莲生** 随您说，我都听着。

**玉** **春**刚才你从大街上来，是不是?

**魏莲生** 是 。

**玉** **春** 走过大街，走过闹市，你看见有多少数不清的来来往 往的行人。

**魏莲生** 天天都是这样儿的。

玉 春 是呵，连你，连我，都在其内，这些人各走各的路，有 的挺高兴，有的不快活，有的走得快，像是急着办事， 有的慢慢儿蹈哒，有的眼睛望天儿，有的低头想心 事；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神气，正像秃子，瞎子，罗锅 儿，胖子，瘦子，大个儿，小个儿，一个跟一个都不同 似的。

**魏莲生** 对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长相儿。 **玉** **春** 可是这些人有一样可都相同。

**魏莲生** 相同?

玉 春 (干脆一句)都没脑筋!(想一想)也许该这么说!脑 筋是有，可是从来不用。(悠闲地)该用的东西老不 用，日子多了，就发霉，长锈，僵住了。可惜呀!让几

十年的光阴就白白地过去了。 **魏莲生** 您是说我。

玉 春 (摇手)我还没说完哪。这些人里有的是生性聪明， 心地好，根基厚的。可是常言说的好哇：“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世上的珍珠宝石虽说不少，可是常常让 泥沙给埋住了，永远出不了头。其实，你叫它返本归

元，再发光放亮，可也不算难事。 **魏莲生** 那让它怎么办呢?

**玉** **春** 只要它有这份运气，碰上一个机缘。 **魏莲生** 运气?机缘?

**玉** **春** 就这么说罢。这就是一根针，扎你一针，一针见血，

让你转一下念头，想一想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成仙， 成佛，变鬼，变妖怪；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就在你这 “ 一念之转”。

**魏莲生** (略有所悟)这念头转过之后就怎么样?

**玉** **春** 那个时候，你才真是一个“人”了，到那时候你才知道 什么是快活，什么是苦恼，你才觉得什么是人的快

活?什么是人的苦恼?(见莲生静静不动)懂了不? **魏莲生** 懂了一点儿。

**玉** **春** 不成!非懂明白了不可。不然的话，迷迷糊糊过一

辈子；那么人跟猫，跟狗，跟畜牲，有什么两样? 〔玉春停住不再说下去。

魏莲生 (低了头，有点忧愁，有点悔恨)……我这二十几年的 日子，也许全是白过了……

玉 春 (渐渐高兴起来)没有的事，什么日子都不会是白过 的。我们也许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会犯很多 的毛病，可耻的念头，顶不好的骄傲，可是只要我们 有一天知道了那些错处，明白了那些毛病，认识了我

们以后该走的那条路。 魏莲生 一条新的路?

玉 春 对了，知道了以后该走的那条路之后，从前的错处就

都变成了这条新路的指南针。 〔静了一会儿。

玉 春 珍珠宝玉尽管满地都是，可是盖上一层灰之后，就轻 易看不出来了。万一我们有一回真看出来了，我们 就该把它捡起来，擦干净，把它放到一个有用的地方 去 。

**魏莲生** 你这是指着谁说的?

**玉** **春** (没想到有此一问，有点说不出口，笑了起来)我随便 打比方。

**魏莲生** 没那个事，你得说出来。 **玉** **春** (摇摇头) … …

**魏莲生** 不然的话，我还是不明白呀。

**玉** **春** (笑得更厉害)你——不明白什么? **魏莲生** 你说的那么些 … …

**玉** **春** 难道你非得让我说出来，说你根基厚重，心地光明；

可惜……(用手对莲生点了点，不说下去了)

〔莲生不是傻子，他明白玉春那些影影绰绰的涵义， 可是他更盼望听到更实际的话。现在玉春终于说了 出来，莲生反而觉得手足无措了。

玉 春 (缓和空气)咳，我真不好，我胡说了些什么呀?我这

那儿算待客呀!(在桌上倒杯茶递给莲生)让我伺候 伺候你。

〔莲生接过来捧在手里，呷一口。 **玉** **春** 你抽烟不?

**魏莲生** 不 。

**玉** **春** (点头)好，不抽烟的都是好孩子。 〔莲生忍不住笑了起来。

**玉** **春** 你笑什么?

**魏莲生** 你装得那么老。 〔玉春也笑了。

〔屋里安静而温暖，两个人不动，都不愿冲破这安静。 〔过了一会儿。

玉 春 莲生，尽管天上那两颗大星星永远见不着面，我可是 要找一个朋友，(伸一个指头)不过，有这么一桩。



**魏莲生** 有一桩什么?

**玉** **春** (抱着滕盖，眼睛向窗外看)就是啊，这个人得是个 “贫苦之人”,得是个不得意的人，凡是得意的人，我 都高攀不上。

魏莲生 (冲动地)四奶奶 ……

玉 春 不，叫我玉春罢。 魏莲生 (惊喜)玉春!

玉 春 因为你倒有点儿像我的那个朋友。 魏莲生 我 ……

玉 春 就是可惜你不是苦人，你太得意了，你不愿意做我们

这边儿的人。

**魏莲生** (情急地)玉春，不要骂我了，我懂得很多了，我不快



活呀!我知道我的快活都是假的呀，玉春，你得告诉 我 … … 我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做呢?

玉 春 (像是自言自语)这儿不是我们待的地方，你带我走 吧!

**魏莲生** (惊)走?

**玉** **春** (摇摇头)咳!我也许是太性急了 一 点儿!总得让人 家多想想才好。

〔玉春向莲生瞟了一眼，泄露出无限深情。 **魏莲生** (忽然站了起来)玉春!(又愣住了。)

〔玉春坐定不动，望着他。 〔静片刻。

**玉** **春** (微笑)我的傻二哥 … …

〔莲生一股狠劲，上前握紧玉春的手。

**玉** **春** 你要干什么?

**魏莲生** (愣愣地说不出话来) …… **玉** **春** 咱们再看看那颗星星去。

〔莲生扶玉春起来，两人并肩走到窗前。 〔两人倚在窗前不做声。

〔门帘子忽然轻轻地掀开了一点，王新贵偷偷探进头 来张望。又缩回头去，门帘又放严了。

**玉** **春** (急回身，向房门注视)谁? **魏莲生** (也一 惊)什么?

**玉** **春** 我觉着好像有人。

〔没有动静。 **魏莲生** 没什么。

**玉** **春** 好像帘子动了一下儿似的。 **魏莲生** 是风吹的。

**玉** **春** (轻轻地)明天早晨十点钟在你家等我，我找你去。 **魏莲生** (意料不到)到我家?

**玉** **春** 你来看我，我也该回看呀。

〔两人回过身来。

**魏莲生** 你不认识我住的地方。 **玉** **春** 认识，我早就认识。

**魏莲生** 十点钟，你出得来吗?

**玉** **春**你不知道，他们总是半夜才睡，十点钟没有人起来，

我出门正是时候。这家子人是拿黑夜当白天，白天 当黑夜的。

**魏莲生** (感动地)玉春，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玉** **春** 明天再说，该走了，上前头去吧。过一会儿你该上装

了，这出《尼姑思凡》你得好好儿唱。 魏莲生 我准唱不好，我那儿还有心思唱戏。 玉 春可是你非好好儿唱不可，我要去听。

魏莲生 这就是我们的苦处，到了时候，就得唱，不唱也得唱。 玉 春 (打趣地)谁让你吃了这碗饭?

**魏莲生** (有点不想动)走了。

**玉** **春**你先走吧。(又叫住他)慢点儿。(把头上的那小枝 海棠花拿下来塞在莲生手里)待会儿把这枝海棠花

儿戴在那小尼姑头上。 〔烛焰摇红，星光花影。 〔 幕 下 。

**第** **三** **幕**

人 物 魏 莲 生 李 蓉 生 王 新 贵 马 大 婶 马二傻子

陈 祥 玉 春打手数人 — — 不上场

魏莲生的居停之处。

不是家，莲生没有家，因为他“在戏台上尽管红，在台 下可是个苦孩子”。他孤苦伶仃，孑然一身，举目无 亲 。

所以这一间虽然是属于当今一代红伶的住室，悬挂 摆设堪称精致的房间，却不免一种光身汉的冷清清 的气息。

这是卧室外间的一个小屋子，白粉印花纸糊的墙壁， 非常明亮轩敞。左面墙一个是通卧室的，挂着绿呢 子的门帘，门上单悬一块横披，一笔挺拔瘦削的曹全 碑的隶书，题了“素室”二字。门右手靠墙摆了一张 有斜靠背的红木藤心的长榻，上面墙上挂了一张小 中堂，用那种柔媚在骨，清新流走的赵字体写的一首 龚定庵的七绝：

“不是逢人苦誉君， 亦狂亦侠亦温文； 照人胆似秦时月，

送我情如岭上云。”

上款题着：“书赠莲生词友”,下款无非是什么镂金缀 玉轩主阁主之类。

墙犄角的高架子上，放一盆素心兰，绿叶纷披，花开 了几箭，翘着头，大有凌云傲世之态。

正面墙一排窗户，下层糊着白纸；上层糊的是绿色的 冷布，纸卷窗卷起了一半，窗下摆了四张椅子，两张 茶几。

右手两扇格子门，关着，外面是院子。

右面墙壁挂两个金边的大镜框子，是莲生的戏装相。 靠墙放一张长琴桌，上面放了两个帽筒，大花瓶，自 鸣钟，右手的帽筒上插了一根鸡毛掸子，花瓶里插着

一对雉尾翎子。四下里零星放了几张圆凳子。 几件戏衣同一根马鞭子，散堆在那张长榻上。

右手屋角放一个鼓架，架着一面单皮鼓，上面放着鼓 签子同一副板子。 一个胡琴靠鼓架子斜立在地上。

茶几前面地上有一双粉红绣花的薄底快靴， 一只立 着，一只倒着，像是随便脱下来，没有摆好。

因此屋里显着零乱。

早晨八九点钟，外面是晴朗的好天气，窗上洒上了太 阳光；细看觉得太阳光在跳动，春天原是跳动着的。 李二哥从外面来，把门推开，伸进了一条腿，见屋里 没有人，不免怔了一怔，随后便走进来，回身把门掩 上 。

李二哥提了个鸟笼子，举起来冲着里面的小动物用 嘴“唧唧”了两声，又端详了半天，把它放在茶几上。

李蓉生 (向着里面门喊)莲生。

〔 没人答应 。

李蓉生 (自语)没起?(向里面门走)莲生，还不起来呀?老 阳儿都上了窗户喽。(刚想掀门帘)

〔门帘自己掀开了，莲生走出来，有点心神不定的样 子 。

李蓉生 你起来了，我还当你没起来呢。 魏莲生 二哥早，二哥打哪儿来?

李蓉生 清早儿起来，到护城河边儿上蹈鸟儿，又在第一茶社

喝了会子茶，就慢慢儿蹈哒到这儿来了。 魏莲生 噢。(也坐下)

李蓉生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魏莲生 (懒懒地)还是睡不着觉，翻腾了好半天。

李蓉生 又睡不着?(开玩笑)都是前两天唱《思凡》唱坏的。 魏莲生 (撅了嘴)您老大哥了，还跟小兄弟穷开心。

李蓉生 (有些抱歉)我看你是不大舒服，得请大夫来看看。 魏莲生 (连连摆手)不，不，不，我没有病，不要。

李蓉生 老这样不成的。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搬过来睡，陪 你 。

魏莲生 (直着眼睛出神)不用，我没有什么!

李蓉生 (看着莲生的脸，停了一会儿)《红拂传》那段儿慢板

你还不熟哪，明儿晚上就上戏了，得吊吊吧? 魏莲生 (点点头)唔。

李蓉生 (把手仲到衣襟底下，从裤带上解下一把带布套子的 胡琴来)汉卿说他得去东城看个朋友，今儿叫我给你 吊这段儿。(把布套去下来放在膝盖上，给胡琴定好 音)怎么样?试试吧?

魏莲生 (心不在焉)好。

〔李二哥觉出莲生的神色，不由得抬头看他一眼，想 说话，动了动嘴，又没响。

〔李二哥拉完了那段西皮慢板的过门，可是莲生没张 嘴。

李蓉生 (停了胡琴)怎么?唱啊。

魏莲生 (清醒过来，支吾其词)我把……戏词儿忘了。 李蓉生 哎，这可忘不得。

魏莲生 我真想不起来，你提提我。

李蓉生“虽然是舞衫中常承恩眷……”(又要拉胡琴) 魏莲生 慢着，底下呢?

李蓉生 咳，你怎么都忘了?一共才四句：“虽然是舞衫中常 承恩眷，辜负了红拂女锦绣华年，对春光不由人芳心 撩乱，想起了红颜老更有谁怜?”记住了不?

魏莲生 想起来了。 李蓉生 好，重来。

〔李二哥拉起来，过门拉完了，莲生嘴动了动，又没 唱 。

李蓉生 (住了手)你这是? 魏莲生 (摇头) … …

李蓉生 (不快)又忘了?

魏莲生 不是。(用手擦额)我，我 ……

李蓉生 (把胡琴同套子都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诚挚地，沉重 地)莲生!

魏莲生 (略抬起头，用眼睛诉说了他心中不安的情绪) …… 李蓉生 你心里有事?

魏莲生 (掩饰地)没有，没有 ……

李蓉生 (站起来，走过去，把手压在莲生肩上)莲生，你别瞒 我，你也瞒不住我，我说你心里有事，那就是一定有 事。这几天你就一直是这样失魂落魄的样子，我都 看在眼里的；想问你，又忍住了，可是我们哥儿俩该 没什么说不出口的事情，你该跟我说，跟我说……

**魏莲生** (强笑)没有，二哥，什么也没有。

**李蓉生** 你从来也没有这样过，夜里不睡，早晨不起，马上要 上台的戏，连词儿都没记住，又不练，也不排，你怎么 了!

**魏莲生** … … 没怎么。

**李** **蓉** **生** (退回去，坐下)那你就太跟我显着生分了，你太没拿 我当朋友了。

魏莲生 二哥，您别生气，我是出了点儿事情，可是怎么也得 求您包涵，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明白，可是我早晚总 会说的。

**李蓉生** 那也好，那么你现在是要怎么办呢? **魏莲生** 我想……我不想干了，我不想唱戏了。

**李** **蓉** **生** (吃惊)莲生!?你!这是打哪儿说起?你不唱戏了? **魏莲生** 我不这么唱了，我先得歇歇 ……

**李蓉生** 别扯得太远，这出《红拂传》你总得对付下来，戏报登 了，海报贴出去了，票也卖了，明天晚上就上台了。

**魏莲生** 咳!干这一行真苦哇。 **李蓉生** 莲生，我得骂你!

**魏莲生** 我该骂的，你尽管罵。

**李蓉生** 莲生，不是这么说，你听我说，你干这行苦。照我看 干那行都不轻松，谁能够净凭着自个儿高兴活着的 呢 ?

〔莲生立起来，在屋里来回走。

李蓉生 更其是我们干了这一行，唱戏。在台上卖力气，还不 是为了叫台下头听戏的老爷们快活，就说你还年轻 吧，你也在台上混了这么十来年了，怎么会到今天说 起不干的话来。

**魏莲生** (心里发烦)二哥，你现在还不明白我。

**李蓉生** (颇为不悦)我不明白你?我明白得很哪!这十来 年，我那天离开过你?顶是这五年里，你没父没母， 我也没父没母，我更是拿你当亲兄弟看待，混到了今 天，你会说我不明白你!你真叫我这作朋友的伤心!

**魏莲生** (焦灼地)二哥，您别生气，我没这意思，您别……(坐 下 )

**李蓉生** 咳!也好，莲生，今儿个闲着没事，让我跟你说说我 心里的话吧。

**魏莲生** 你说，我听。(不由得眼睛看一看钟)

**李蓉生** 莲生，作朋友不讲究说得多好，只凭着这颗心是不 是?

**魏莲生** 二哥，我知道。

**李蓉生** 所以这十几年里，我没跟你说过什么,我好心待你， 你也好心待我，没什么可说的……

**魏莲生**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不说我也知道。

**李蓉生** 你知道得还不那么多。你今年二十五岁了，我可是 三十了。

**魏莲生** (有点不耐烦)是啊，你比我大五岁，我比您小五岁， 我知道哇。

**李蓉生** 可是我在台上走运的时候，你还没有进科班呢。 **魏莲生** 那时候我还小。

李蓉生 (回想起过去的光荣)十岁到十三岁，这三年里，京城 里跟附近几省，谁不知道唱花旦的李蓉生!每一天 有多少人结党成群地来给他拍手叫好儿!有多少人 为他着迷!只要贴出了李蓉生的戏码儿，戏园子里

那一回不是坐得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 **魏莲生** 我听别人说过。

李蓉生 人家都说这孩子将来不得了，了不起，还得好，还得 红，名气还得响，爬得还得高；可是谁又想得到，爬得

越高摔得越重啊! 〔 静 片 刻 。

李蓉生 你说得对，干这行是真苦啊。成败由天哪!太没有 凭据了。好扮相，好唱工，好做派，好风头，架不住老 天爷红了眼，吃你的醋。在十三岁这年给摆下了一 座关口，我倒了仓，一下子嗓子哑了，像是有人掐住

了我的脖子，胡琴拉起来了，我是一字不发。 **魏莲生**(同情地)二哥… …

李蓉生 莲生。(苦笑)“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 涂地”。我就好比那被困垓下的楚霸王，中了十面埋 伏之计，逼得在乌江自刎。从此以后，好像夜里一颗 彗星似的，戏台上再也看不见李蓉生了。

**魏莲生** 过去的事，提它干什么呢?

**李蓉生** 我不甘心啊。我从小就存心向善，就总在想着，我该 作一个好孩子，我总在好心待人，没起过一点儿坏心 眼儿，可老天爷真对不住我，他给了我这一下，就是 这一下子，把我从天堂上打下了地狱，永远也翻不了 身。可是我是不能甘心呀!我扯开了嗓子嚷，嚷不 出来，我的嗓子破了!改本嗓唱老生，不行；唱花脸，

没那个气派；唱武戏，那时候身子单薄，钉不下来。 那才是真完了，戏台上没有我吃的饭了。

**魏莲生** (恳求他)别说了，二哥。

李蓉生 (惨笑)“好汉不提当年勇”,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呀。 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时候我够多么惨，捧我的人 捧别人去了，这我都不抱怨，可恨的是平常时像我亲 人一样的师傅跟师兄师弟们也一个一个由我身边儿 溜了个一幹二净。见天儿晚上夜戏上了场，我就躲 进戏园子后院儿的那间空屋子里去，躺在旮旯儿里 的稻草堆上， 一个人淌眼泪。听见前台锣鼓声音敲 得好欢，听戏的叫好儿叫得好热闹，我心里就想着： 那锣鼓是为我敲的呀。那“好儿”是冲我的呀。那满 台亮还不都是为了我，那绣花儿衣裳也是我穿过的 呀。可是这多快呀，只是一眨巴眼儿的功夫，就变 了，都变了。(停顿)你还得想想，那时候，我是个只 有十三岁的孩子。

**魏莲生** 二哥，您不会老这么苦，你有苦尽甘来的那一天。

**李蓉生** (摇手)用不着劝我，我这是说着好玩儿的。可是你 听着，从这时候起，我就成了顶叫人看不起的人，成 了戏包袱，戏篓子，戏混子，戏油子；什么戏都唱，可 是什么戏都唱不好，什么角儿都充，可是什么角儿都 充不起来；缺什么顶什么,可是什么都不像， ……我 也就不用提这十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想走，往那 儿走?想改行，改什么行?(面色惨沮)想寻个死吧，

可又下不去手……一直到我看见了你。 魏莲生 看见我?看见我什么?

**李蓉生** 我想着，这孩子是怎么回事?神气，模样儿，脾气，还

有红起来的这股子劲儿，都那么像我自己儿。可是 比我有运气，倒了仓之后他的噪子没坏，那还有什么 可说的，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呀。我说：好吧，我是个 废人了，我算是没指望了，把我的指望，我的精神，都 搁在这孩子身上吧。(欠一欠身子，从长袍底下掏出 一支“京八寸”的烟袋管同烟荷包，装好烟，点着了， 抽了一口)这么一想不要紧呐，我就当了你十年的跟 包。(感慨不尽)如今你也二十五了，我可是三十了。

**魏莲生** (无限的感激)二哥，您真是 ……

李蓉生 莲生，你那儿知道我待你的这分儿心啊!我盼望着 你一帆风顺，福寿无双；我没有一时一刻不惦着你； 你生了病，我就想着：我该死，我怎么不是个大夫呢? 你饿了，我就想着：我该是个厨子才好；你冷了，我就 恨不得马上给你买料子，自己变成一个裁缝，把衣裳 给你做好。

魏莲生 二哥。我可真是对不住您 ……

李蓉生 你要对得住我也不难，只要你想想自己儿有多少运 气，年纪轻轻就这么名扬四海，有好朋友这么死心塌 地地保着你，有这么多贵人阔人捧你；你想想你魏家 的祖宗给你积下了多少德，你还不小心谨慎护住了 这点儿根基?老天爷待你真是不薄，你凭那点儿敢 耍大爷脾气，说不干就不干?你凭那点儿敢说“想歇 歇"!也是，年轻人“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免常有点 儿三心二意，可是常言说得好呀：“别人骑马我骑驴， 仔细思量我不如，等我回头看，又有挑脚汉”,这就叫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说凭你现在这样儿，多少 人看着眼红，你也该知足了。

**魏莲生** 二哥，我说过了，您早晚能明白我。

李蓉生 咳，我也说过了，我明白你得很哪，你就待着吧，听我 的话包你没错儿。把心搁在戏上，别那么胡思乱想 的，人还是马虎点儿好，知道得多了，烦恼也就多了。

魏莲生 (下了决心)二哥，您说的都是金玉良言。可我也有 我的苦处，现在咱们先不谈了。今天晚上，不，明天 早晨罢，让我把我心里的事一五一十全告诉您。

**李蓉生** 现在为什么不说?(烟抽完，磕干净了烟袋，装好，又 塞到衣服底下去)

**魏莲生** 不，就求你应承我这一回。

**李蓉生** 好罢，我今儿也是话匣子开了收不住，可也不错，十 年的心事，这下子算是全给你说干净了。(站起来) 那我先去串个门儿。你既是心里不痛快，现在就不 唱了；等晚半天儿我再来。(把胡琴也收入套子里， 掖进裤带里去。)

〔李二哥刚要去拿鸟笼子。 〔外面有人喊：

**王新贵的声音** 老三呀!在家哪吧。

〔话没完，王新贵推门，探头进来，神气飞扬，已大非 先时可比。

**王新贵** (同屋里的人招呼)几天没见了。老三，你们的大门

也不关，我 一 闯就闯进来了。 **魏莲生** 看门的出去了。

**王新贵** 真是名角儿的派头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李蓉生** 怎么 一 大早儿就上街了?

**王新贵** 盐运使徐大人带着家眷，今天下午取程上任。我是 奉了东家之命到东太平街瑞昌字号去选一对顶大的

老山人参，做一样送行礼，路过这儿就来看看。 **李蓉生** 怎么样?您在苏公馆里待得还适合?

王新贵 刚待了三四天，还觉不出来，“骑驴看唱本儿”,反正 是走着瞧吧。看起来这位东家跟我的脾气相投，说 不定倒可以跟他混几年。(一伸手)这就得谢谢我们 这位兄弟喽。

**魏莲生** (无兴致)没有的话。

**王新贵** (颇有言外之意)那天晚上的《思凡》(伸大拇指)真是 呱呱叫。

**魏莲生** 不 好 。

**王新贵** (大摇头)不。有劲。说起来我有十来年没听你的戏 了。(偏着头算日子)大前天这么一听呀。(赞叹)真 是有出息，怪不得这么红。

魏莲生 (干笑一声) … …

王新贵 李二爷，莲生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啊，“多年的媳妇 儿熬成婆”喽。(存心奚落)老弟台，你还记得当年挎 着小提篮儿，到西城根儿底下捡煤核儿的时候吗?

魏莲生 (却被勾起童年的回忆)西城根儿底下……捡煤核儿 的时候， ⅆⅆ

王新贵 还记着不?有一回在南湖沿看见个花里胡梢的大姑 娘，一边儿走，“匡”!脑袋瓜子撞在树上了。撞起了 好大一个泡啊(看看莲生的脸),树枝子把脸都扎破 了 。

**魏莲生** (高兴起来)您看。(指着左眼旁)疤还在脸上呢。

**王新贵** (向李二哥)是不是，我就想着，好险哪!那树枝子只 要稍微偏一点儿，可不就把眼睛扎瞎了。好，成了个 独眼儿龙，那还唱那家子花旦，那就得唱大花脸啦。

**魏莲生** (笑了)想想小时候儿真有意思。

**王新贵** 怪了!我说这些个，还当你许要生气呢。可你还说 有意思?

**魏莲生** 您不知道我多盼望有一个从小儿的朋友老在一块儿 说说讲讲?您可真是老大哥了。

**王新贵** 老大哥可是越老越没出息，还得兄弟提拔啊。 **魏莲生** (惭愧地)你说到那儿去了。

王新贵 真格的。“年到二十五，衣破没人补”,我兄弟一个人 若是这么打光棍儿不是事，这老大哥既是回来了，就 得给你张罗张罗，给兄弟说上一门儿亲事；让我喝了 这碗冬瓜汤罢。

李蓉生 (鸟笼已经提在手里，听到这句话，插了嘴)这话你说 得有理，这是正事。我也劝过莲生好几回了，他就是 不听 。

**王新贵** 喝。(点点头)我既是回来了，就由不得他。 **魏莲生** (皱皱眉)不，可怕。

**李蓉生** 这才是小孩子话了；娶媳妇儿嘛，小俩口儿过日子， 有什么可怕的?

**魏莲生** 还是一个人好，人多了麻烦。

**李蓉生** (往王新贵)您听!就像他上过人多少回当似的!

**王新贵** (满脸狡黠之状)这可说不定，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外

边胡闹，没上过人家的当呢? **李蓉生** (忠厚地)没有的事，我知道。

**魏莲生** 你就知道说我，你自个儿不也是光棍儿一个人吗?

为什么不接个老嫂子呢? **王新贵** (大笑)老弟呀，我也怕呀! **魏莲生** 你怕什么?

**王新贵** 我怕当王八。

**李蓉生** (听不入耳)这叫什么话!

**王新贵** (有所指)这年头儿，年轻的大姑娘，小娘儿们都爱小 白脸儿，像我这样儿年纪大的，(摸脸)皮子粗的，长

得丑的，非当王八不治。 〔莲生发起楞来。

**李蓉生** (大不谓然)胡扯!胡扯!

**王新贵** 我是心明眼亮，看得准，拿得稳，决不跟自个捣麻烦。 **李蓉生** (动步)莲生，我要走了。

王新贵 慢着，我也走，别尽扯闲天儿，把大事耽误了。(故意 走过去看看钟)啊呀!九点多了!该走了，莲生你十 点钟还有事情吧?

**魏莲生** ( 一 惊 ) 什 么 ! 事 情……

**王新贵** 不是每天十点钟都有事么?

〔莲生僵着，说不出话来。

**李蓉生** (莫明所以)有事?有什么事?

**王新贵** (打个哈哈)没事，没事，我说着玩儿的。 **李蓉生** 我说哪 … …

**王新贵** 回头见罢，我也许一会儿再来。

〔李二哥一副莫明其妙的面孔同王新贵走出去。 〔莲生送到门口。

**王新贵** (在外面)别送，别送。 〔莲生就站住脚。

〔李二哥忽又走回来，在门口。

李蓉生 (关切地)不许你再胡思乱想了。我晚半天儿再来。 魏莲生 (点头)是，二哥。

李蓉生 你要是不舒服，就再睡一会儿。

**魏莲生** 是，二哥。

〔李二哥看了莲生的脸，不再说话。

〔李二哥慢慢转身去了，顺手带上了门。 〔莲生站着纳闷儿，又看了看钟。

〔他又四面看了看这屋子，觉得太乱了，就动身收拾 起来，把鼓架子什么的都放好，又把榻上堆的戏衣折 整齐，刚折到一半。

〔门忽然一下子推开。

〔莲生一惊，急转身，手里的戏衣落在地下。 〔门外空空的，没人。

〔莲生有点儿发慌，轻步向门走，走到门边犹疑不敢 出去。

〔一个人哈哈大笑，吓了莲生一跳。

〔陈祥跳了进来。

陈 祥 (四下一张)好清静!

**魏莲生** (满心发烦)陈先生。(退回榻上坐下) **陈** **祥** 今儿礼拜天，不上课，来找你玩儿。

**魏莲生** (无可奈何)您真早。

**陈** **祥** 不早了，九点过了，快十点了。(高兴地)我知道你在 家。

**魏莲生** 您怎么知道?

陈 祥 在大门口儿碰见李蓉生了，他说你一个人在家发闷 呢，叫我陪你聊天儿，解解闷。你看，这多清静，你往 天来都是满屋子客人。

**魏** **莲** **生** (终于说出来) ……我是要一个人清静清静。

陈 祥(往椅子上一坐，大有久待之意)所以我来得正好，家 里清静，正好咱们俩足聊一气。(站起来)对了，让我

把大门关上，省得那帮混人跑来捣乱。 **魏莲生** (拦住他)不，不，开着吧，不要紧…… 陈 样 也好。(又坐下)

〔莲生也坐着，赌气不理他。

陈 祥 莲生。大前天晚上苏家的堂会，我去听了。 **魏莲生** 唔 。

**陈** **样** 我穿了马褂儿。拿了十吊钱，用红纸一包送了礼，就

听了一宿的戏。嘿，你那出《思凡》可真不错。 **魏莲生** 你又直给叫好儿?

陈 祥 不错，不错，你听见了是不是?我一见你出来，就扯 开嗓子穷叫一气。

**魏莲生** 唱昆腔不兴叫好儿的，您外行了。

**陈** **祥** 管他妈的，它是好嘛，拦得住我不叫? **魏莲生** (又好气，又好笑)您真是 ……

陈 祥 章小姐跟俞小姐要我带她们去，我不干。到这种生 地方，跟女人在一块儿，跟屁虫似地跟东跟西，麻烦!

**魏莲生** (憋不住了)您有事罢?

**陈** **祥** 没事，没事，刚告诉你了，今天是礼拜天儿，一点儿事 也没有，可以在你这儿玩儿一天。你不是今儿也没 戏吗?

魏莲生 ……我马上有事要出去。

陈 祥 那也不要紧，咱们可以一块儿走。

魏莲生 ……不，我……还要等一个人来呢。

陈 祥 那我就再坐一会儿，反正也没什么事。

〔莲生坐立不安。

陈 祥 后天《红拂传》,我们好些人包了一排位子，第四排顶 好的位子，我告诉他们说这是你的拿手好戏，轻易不

露，这回是我特烦的，管保你特别卖力气。我们也得

特别卖力气，给你捧场。 魏莲生 (勉强 一 笑)谢谢您。

陈 样 喷，你还客气。(看着他)你怎么“粘勒咕叽”的?怎

么了你? 魏莲生 没什么。

陈 祥 你脸上颜色不正，留神生病。 〔莲生不响，又看了看钟。

〔陈祥亦暂时沉默。

**魏莲生** (忽然地)我问您啊，陈先生。 陈 祥 什么事?

**魏莲生** 我有一桩事不明白。

陈 祥 你不明白的事，我大概也明白不了，问罢。

**魏莲生** 您算是捧我的，是不是?

陈 祥 那是当然喽!谁不知道?我不捧你捧谁?

魏莲生 您可别生气呀。我不明白的是您这么样儿捧我，化 钱费事，到底是图个什么?

陈样(再也想不到)你?你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魏莲生 要是您不生气的话 … …

陈 祥 我倒是从来也没想到。 **魏莲生** 还是想想好。

**陈** **样** (莫明其妙，反问起来)你怎么变得像个老头儿似的 了……

〔莲生忽然看见陈祥脸上一条血痕。 魏莲生.你那儿怎么了?

陈 祥 (不知所措)什么?

魏莲生 怎么那么长一条儿?

陈 祥 (不在意地)噢，猫抓的。

魏莲生 (近前谛视)骗我，不像猫抓的。又跟人打架了，是不

是?

陈 祥 嘿!“又跟人打架了?”好像你知道我常跟人打架似 的 。

魏莲生 我怎么不知道，你哪回打架我都知道。 陈 祥 (笑了)谁告诉你的?

魏莲生 反正我会知道。你说，这回是怎么回事。

陈 样 告诉你就告诉你：昨天跟小徐到中兴园听戏，小徐给 李莲泉叫好儿，楼底下有人顶着叫，我也帮着小徐 叫，正顶得来劲，好!楼下上来人了，问小徐说：“你 们要怎么样?”小徐说：“没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的， 我们捧莲泉就是了。”那人说：“我捧了就不许你们 捧!”说着就要打架。我可忍不住了，我就说：“要打 架，不含糊，捧是捧定了，叫好儿也叫完了!"说着，我 就“好!”又叫了一声。那人就说：“下楼，皇城根儿 去。”就一块儿下去了。

魏莲生 咳!这是干吗呀?何苦呀? 陈 样 听着。下楼一看，他们人多! **魏莲生** 多多少?

陈 祥 也不算太多，四个，整比我们多一半儿。 **魏莲生** (摇头)“双拳难敌四手”这种架不打。

陈 祥 咦，别给我泄气，下了楼，我们一句话不说呀，直奔皇 城根儿去了，那儿又僻静，又宽敞，真是好地方。

**魏莲生** 真没听说过，打架还得找好地方。

**陈** **祥** 那我们哪一次打架都是那地方。再说大街上也打不 开呀，还没动手就围上一大圈子人了；刚打不到两下

儿，又叫人给拉开了；那还叫打架吗?那不成了耍狗 熊了。

魏 莲 生 (又看看钟，不赞一词) ……

陈 样(眉飞色舞)一到那儿，他们就说：“对不住!小子，今 儿人多!"小徐说：“怕者不来，来者不怕。”我说：“我 陈祥今天整个儿出来，就没打算整个儿回去!”说着 就打起来了。

**魏莲生** 这是从何说起。

**陈** **祥** 虽说我们人少，可没丢人。 **魏莲生** 那怎么"了"呢?

**陈** **祥** 那总有“了”的时候。

**魏莲生** 不，我是说，后来怎么打完的?

陈 样 打累了，都不想打了，还不就完了。 **魏莲生** 李莲泉，以后谁捧呢?

**陈** **祥** 照样儿。他们捧他们的，我们捧我们的，小徐说：“越 打得凶，越捧得凶!"

〔言外之意，看来小徐同陈祥当然是打败了。 魏莲生 那不是以后还会打架?

陈 祥 打就打，不在乎，我们也有的是人!

魏莲生 打场架不要紧，脸上弄的东一条儿西一条儿的多难 看。

陈 样 ( 摸摸脸)这还是小意思。去年为了你打架，差点儿 没打死。

魏莲生 犯不上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弄成残废，说起来是

为了听戏捧角儿打的，那有什么光彩呢! 陈 祥 那不至于。

魏莲生 说真的，你得想想啊，你还是个学生，可是我知道，你

简直就不大上学，也不读书，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陈** **祥** 不要紧，不要紧，没什么不好说的，尽管说，尽管说。 **魏莲生** 我觉得你一天到晚不务正经。

**陈** **祥** (毫无愠怒之色)那么照你说，什么叫正经呢? **魏莲生** 你是个学生，学生得读书。

陈 祥 ( 摇 头) ……提起读书，我就不用提都头疼了，你 当读书有用，我可觉不出有什么好处来。

**魏莲生** (聊以自嘲)真是“干一行怨一行”。

**陈** **样** (满不在乎)为了这个事，我也不知道跟我妈我爸吵 过多少回。他们想我毕了业做大官儿，发大财，我可 没那么想。

**魏莲生** 那你想什么呢?

陈 样 我呀，(得意之至)下海!

**魏莲生** (一惊)什么?

陈 祥 下海唱戏!

魏莲生 (笑了)唱戏?

陈 样 (一本正经)不是说说就算了的。

魏莲生 家里答应?

陈 祥 不答应也得答应，只要我的主意打定了，谁也拦不 住，老头儿老太太可管不了我。

**魏莲生** (自言自语)没意思。

**陈** **祥** 告诉你，我唱武生，现在我没事儿就在家练工夫；比 方说罢，虎跳，抢背，起霸，走边儿，花枪，单刀，双刀， 大刀花儿，都练得差不多了，还有，吊毛儿，滚屎蛋也 练会了。

**魏莲生** 你真是太过分了。

陈 样 什么太过分?

魏莲生 你真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这样儿你将来会后悔 的 。

陈 样 没的话，我平生做事从不后悔。

魏莲生 不对。比方说，一件事做错了，你难道不后悔么? 陈 样 错了就错了，也用不着后悔呀。

〔莲生不觉默然。

魏莲生 (自语)不后悔 ……

陈 样 后悔没有用，谁愿意尽作没有用的事情呢?

魏莲生 说起有用没用，那让你自个儿说， 一天到晚尽是玩 儿；尽是闹，这也算有用吗?

陈 祥 (纳闷儿)你今儿个是跟我过不去呀。好，你是说我 成天儿尽听戏是不是?咳!一个人总得爱一样儿东 西，我爱听戏，我就听戏，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魏莲生 你爱听戏不要紧，可是就在戏园子里坐着听得了，成 天儿往唱戏的家里跑，可有什么意思呢?

陈 祥 (不高兴，愣了半天)我好心交个朋友，难道又是我错 了?

魏莲生 朋友是到处都有哇，你为什么不找个硬里子作朋友? 为什么不找个跑龙套的做朋友?为什么单找我做朋 友呢?

陈 樣 (更加不快，也答不上来) ……交朋友的人想不到这 些。

魏莲生 再说交朋友得两相情愿，没有这么死乞白赖地…… 就说罢，你现在来找我玩儿，说不定我正有事，或许 我心里有事，或许我正不想玩儿……

陈 样 (站起来，脸通红，憋了半天，爆发)你……你这是说 我霸王硬上弓，说我是剃头的挑子一头儿热，你是说

我害单相思病……

**魏莲生** (忍不住笑起来)你怎么说得这么难听啊?

陈 祥 (气势大馁，想哭出来)你……我现在才认识你，你是 什么……(“东西”两字已经说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魏蓮生 我是什么东西?我不过是一个唱戏的罢了，(和蔼 地，按陈祥坐下)陈先生，让我跟您说一句知心的话， 您说是为了交朋友，是啊，人怎么能没有朋友呢?可 是咱俩不是朋友。

陈 祥 (怒气未息)那是你这么想!

**魏莲生** 一点儿没错，您交的朋友不是我。 陈 . 祥 (怒吼吼地)不是你是谁?

魏莲生 是那个在戏台上红得发紫的花旦魏莲生。 陈 祥 (稚气可掬)那不还是你吗?

魏莲生 (摇手)不，要是有一天魏莲生倒了霉，变成了跑龙套 的，跟包的，或是魏莲生改了行，不唱戏了，变成了穷 光蛋，那时候咱俩就是在路上碰见，你陈先生也不会 认 我 了 。

陈 样 你说得好丧气话，你把我看得那么不值钱。再说你 会不唱戏?

**魏莲生** 说出来您不信，我还是真不想干了。

**陈** **祥** (正如莲生听说他要“下海”一样地吃惊)你说什么? **魏莲生** 我不唱戏了。

陈 樣 (自作聪明地)那得等到了五十岁，等你老了的时候。 **魏莲生** (摇头)我是说现在，从今天起。

陈 祥 (跃然而起)你是顺嘴胡扯呀，你! **魏莲生** 我为什么胡扯?你爱信不信。

陈 样 那我是不信，你明天还唱《红拂传》呢。我票都买了。

**魏莲生** (长叹)咳 … … (背转身去)

**陈** **样** 真不知道你犯了什么毛病了。

**魏莲生** (又转回身来)陈先生，咱们相处的日子不多了；听我 的话吧：人是越长越大了，不能再这么昏天黑地地过 日子了，该收收心了，也该用点儿心了。一个人没有 几十年活呀。

陈 样 (昏惑地)你真 … …

**魏莲生** (执陈祥的手)听我的话，听我的话。 〔外面忽然有人问：

**外** **面** 魏老板在家吗? **魏莲生** (仓皇地)谁? **外** **面** 我，我姓马。

**魏莲生** 噢。(向外走)马大婶儿，我在家呐。 〔马大婶走进来。

**马大婶** (回头向外面)进来呀!二傻子。 〔马二傻子跟在后面蹭着进来。

〔亲爱的观众：我们跟马二傻子应该并不生疏，我们 该时常看见他，说不定我们还雇过他的“排子车”运 行李，或是运家具什么的。

〔马二傻子面如锅底，是日晒风吹得来的颜色，加上 泥垢的堆积，弄得有点儿眉目不清，新剃的光和尚头 透着精神，整个儿的脑袋瓜子黑中透亮，像是一柄 “乌油锤”。

〔他发低额窄，浓眉凹眼，鼻子塌陷而肥，颧骨高耸， 厚嘴唇，尖下巴，他目光呆滞，向前看的时候多，自然 是赶车生涯养成的习惯。

〔二傻子腰系腰带，腿系腿带，不仅油垢满衣，凡是衣

服折皱处，都存着厚厚的泥沙，假如全抖落下来，恐 怕至少得盛满一海碗。

〔若是说人类该有两种力量，一是智力，一是体力，无 疑地，二傻子已被剥削了前者。然而拙于彼者优于 此，他的生活，他的环境，却使他体力充沛，精神饱 满，尽管他从无表情，从不说话。

〔他粗蠢，他愚笨，他丑陋，他无知，“高贵的人”见了 他，会觉得“非我族类”便“掩鼻而过”,马大婶儿的爱 子便是这样一个近似“畜牲”的动物。

〔他进来之后，便呆呆站住，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 说 。

**马大婶** (看见“似曾相识”的陈祥，略向后退)您这儿有客。 **魏莲生** 不要紧的，我们扯闲天儿，没事。

〔陈祥却心中有愧，背转身走到一边儿去了。

**魏莲生** (看见二傻子)二兄弟出来了?二兄弟吃了苦吧! **马大婶** (责备地，却是亲爱的)二傻子又站着发愣啦!

〔二傻子看他妈一眼，没动。 -

**马大婶** (努嘴作式)还不……咳，真急死人。

〔二傻子又静止片刻，忽然对莲生屈膝下拜，有如推 金山倒玉柱一般趴下磕了三个头，又立起来。

**魏莲生** (躲避不迭)大婶儿，这是干吗?这是干吗?

**马大婶** 我们二傻子这条小命儿是您魏老板赏的啊!我们真 不知道怎么谢您才好啊!

**魏莲生** (痛苦地)您这是说的什么?说的什么?

**马大婶** 您就受了这三个头一点儿也不屈；我们穷人……除

了给您磕头请安，还能怎么谢您呢……,这孩子大前 天晚晌儿就出来了，我们娘儿俩前天早晨来了一趟，

昨儿个早展又来了一趟，都赶上您这儿关着大门，叫 也叫不开。今儿我跟二傻子说早点儿来，可就见着 您了。

**魏莲生** 大婶太客气了，我真是一点儿力也没尽到呀! **马大婶** 您还这么说，要不是您，我这孩子出得来吗?

〔陈祥待着无趣，想走了。 陈 祥 (走过来)莲生，我要走了。 **魏莲生** 好吧，我们赶明儿再谈。

陈 祥 我一会儿再来。

**魏莲生** 再来?不，我马上有事。

陈 祥 你答应过跟我一块儿去照戏装像的，章小姐跟俞小 姐还要一块儿照呢。

**魏莲生** 可是我今天实在没功夫。

**陈** **祥** 再说，你要是往后真不想唱戏了，咱们也留个纪念 呀!

魏莲生 明天再说。

陈 祥 (惊喜)说定了，明天! 魏莲生 (但求其速去)好。

陈 祥 明天早晨来? 魏莲生 好 。

陈 祥 好，明儿见，明儿见。(走出门去，又退回来)莲生，你

跟我说真的，明儿晚上的《红拂传》到底唱不唱了? 魏莲生 (心烦意乱)唱，唱，唱，怎么能不唱呢。

陈 祥(放了心)我说你是说着玩儿的不是?(又诚恳地)莲 生，我告诉你，我听你的话了，往后我一定好好儿读

书了，我也不再天天儿听戏了，回头见。 〔陈祥跑出门去。

〔莲生望着他的背影，觉得说不出的滋味。

〔陈样同莲生谈话之间，马大婶站在一旁凝视着，多 么崇敬与喜爱的样子，她会想到莲生在幼年间不就 是她的穷街坊的那个并不出奇的穷孩子，可是现在 站在她面前的，却成了那样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她 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假如学了戏也会成就今天莲 生的地位?她不会这么想，她看到儿子居然被放出 监牢来，仍旧能赶车，仍旧能跟她在一起，她已经很 满足了。

〔马二傻子也是同样地根本不可能有过奢的希冀，他 站在这幼年一同捡煤核跑大街的朋友的屋子里，被 这满屋子的陈设弄得直犯迷糊，眼睛很费力地东转 西转，有点儿忙不过来，他无意中触及身旁的椅子， 吓了一跳，随后却又偷偷地摸了摸，那滑润，那光亮， 给了他多少惊奇。

马大婶 (兴奋地) ……这也是我们二傻子命好，有运气，碰见 您贵人解救；大前天晌午我再到“拘留所”去，那些老 爷们，就不用提，待我多和气了，说是刘署长已经吩

咐下来，冲着魏老板的面子，马上就放。 **魏莲生** (苦笑) … …

**马大婶** 临走还赏了我们二傻子一大碗饭吃，白米饭哪! **魏莲生** 唔 … …

**马大婶** 当天家来天就黑了，第二天我也没让他赶车去，叫他 在家待了一天。您给我的钱还没花完哪。昨儿个他 又赶车去了，(高兴地)没出事。我就告诉他，从今以 后，“见事别说，问事不知，闲事休管，没事就早归。”

**魏莲生** 对了，早点儿回家好。

马大婶 (充满了得意与怜爱)二傻子，你也不小了，你得明白 呀，烟呀，酒呀，那都是有钱人用的，我们怎么能喝酒 呢?我们只求饿不死，冻不死，就该谢天谢地喽。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魏老板，您说

是不是啊? 魏莲生 (苦笑) … …

马大婶 我就说一个人得安分守己，二傻子，你不该喝酒，你

喝了酒，瞧，出事儿了不是? 魏莲生 (自语)喝酒 ……

马大婶 (接着说)你比不得阔人哪，这回要不是魏老板，你还 不定是怎么样了。亏得魏老板认识那么些……

魏莲生 (痛苦不堪)大婶儿，您这是骂我呀 … … 马大婶 (一惊) ……

魏莲生 (勉强地笑)不说了，不说了，大婶儿，我没 … …

〔玉春忽然出现在门口，穿一身素净的衣裳，有兴趣 地看着他们说话，安静地，站定了，没作声。

〔马二傻子看见了玉春，不由得后退一步。

马大婶 您待人真好，真是的……(回头)二傻子…… 二傻子 (提醒他妈)……妈 … …

〔这样大家方注意到来了客人。 魏莲生 (失声)你 … …

玉 春 (微笑着)今天我来晚了。(走进来) 马大婶 (不知所措)魏老板……(想走)

玉 春 莲生，看你，也不让客人坐。

马大婶 不，我们该走了。 魏莲生 您坐坐，您坐坐。

玉 春 老太太再坐会儿，我没什么事。

**马大婶**(茫然)不，不，我们是该走了，二傻子也该赶车去了。 **魏莲生** 好吧，没事常来串门儿呀。还有二兄弟。

**马大婶** (推了二傻子一下)答应呀，傻孩子。

〔二傻子只在神色上稍动一动。 **马大婶** 走了，走了。

〔马大婶向外走，二傻子先出了门。 〔莲生跟着走，准备送她出去。

**马大婶** (又转回身来)谢谢您，真是谢谢您，老天爷保佑您



**魏莲生** (央求地)别说了，大婶儿，别说了。

〔马大婶嘴里仍旧喃喃地，走出了门。 〔莲生送她出去。

〔屋里只剩下玉春一人。她四面看了看，便清理起屋 子来，把零乱的戏衣，一一折好，把两只靴子扶好摆 正，又把其余的东西及家具，陈设等等都弄整齐。坐 在椅子上端详。

〔莲生进来。 玉 春 走了?

**魏莲生** 走了，我把大门关上了。

玉 春 天天关门多不好，回头人家说你的闲话。

**魏莲生** 门开着不知道有多麻烦，我从一清早儿到现在没一 点儿清闲。(坐下)你瞧，想收拾收拾屋子都不得空。

玉 春 听差的呢?

**魏莲生** 还是叫他出去了。

玉 春 所以我来给你收拾屋子。

**魏莲生** 当心折死我，我可那儿来的那么好福气?

**玉** **春** 现在怎么又变得这么伶牙俐齿的了，刚才看你那个

傻样儿。

魏莲生 我真想不到你就这么跑进来。

玉 春 在院子里就听见你跟别人说话，我就想走了，后来听 见是这位老太太，我就……可是换了别人，我可不 来。

魏莲生 你来得正好。马大婶跟他的儿子又磕头，又请安，又 道歉，又夸奖，弄得我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下去。

玉 春 (偏着头想)可我还记得挺清楚：没有多少天呀，你还 顶喜欢人家跟你磕头请安，夸奖道谢呢。人家要是

不这样，说不定你还得生他一鼻子气哪。 魏莲生 (瞪她一眼)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玉 春 这可拦不住我说，莲生，我真高兴啊，你看，就凭我，

能让黑的变白，能让一个坏孩子变成好孩子。

**魏莲生** 我就不服气你这么充大人，如今我也是大人了。

玉 春 好，是大人就谈大人话。(严肃起来)莲生，你知道我 今儿个要跟你说什么?

**魏莲生** 随便你说什么,我现在都懂。

玉 春 你猜得着不? **魏莲生** 我猜?

**玉** **春** 你应该知道。

**魏莲生** (想一想)还是你说吧! **玉** **春** 我们不是要走吗?

**魏莲生** (恍然)喝。是啊，是要走，我不会再这么混下去。 **玉** **春** 我是说就走。

**魏莲生** 是的。

**玉** **春** 我是说马上走。

**魏莲生**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

玉 春 今天，马上，就是现在。

魏莲生((昏乱地)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这么急? 玉 春你不能走?

**魏莲生** 不是，我没有想到……

玉 春 现在不走什么时候走呢?

**魏莲生** (问住了，呆了一会儿)到什么地方去呢?

**玉** **春** 世界大得没边儿，出了这城圈子，还不全是我们的地

*方?*

**魏莲生** 我们怎么能就这么走呢? **玉** **春** 你要怎么走呢?

**魏莲生** ……总有些事要交待交待吧?这住了二十几年的地 方……

玉 春 那也好，你就想想，有什么要交待的，有什么没了的? 魏莲生 (想了一想)……真怪事，想着该有好些个事，可是细

想：又像没什么似的。 玉 春 那 就 … …

魏莲生 (忽然想起来)我这些东西。(四下指点着)

玉 春 (讥讽地)你是想搬家呀!那巧极了，对门儿马大婶 儿的儿子马二傻子不就是赶车的吗?就叫他来给你 运箱子，搬铺盖卷来，快去，趁他刚出门儿，也许还叫 得回儿。

〔莲生受了奚落，闷着头不响，皱眉，费力地思索。玉 春望着他。

魏莲生 (慢慢立起来) ……我们走 ……

〔玉春亦立起来，仍旧望着莲生不做声。 魏莲生 (狠了狠心)好!走吧!

玉 春 (关切地，怜爱地)莲生……

魏莲生 (四下张望，心神不定)就这么走…… 玉 春 (按他坐下)你先定一定神。

魏莲生 (掩不住心中慌乱)没什么,没什么,不要紧，我能走， 我能……

玉 春 不忙，你歇歇。

**魏莲生** ( 慌慌张张)马上走!马上走!我什么都不要了。 (要走)

**玉** **春** (拦阻他)别，别，你干吗那么慌呀?你怎么这么沉不 住气呀?

**魏莲生** (又静想了半天，忽然)不能走。(頹然坐下)我差一

点儿忘了一件大事。 **玉** **春** 什么事?

**魏莲生** 我要见一下李二哥，我说了要跟他说明白的。 **玉** **春** 李二哥，你那个跟包的?你跟他说什么?

**魏莲生** 什么都得跟他说，得让他明白我。二哥待我太好了，

人心换人心，我不能就这么撇了二哥走。 **玉** **春**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他。

**魏莲生** 那怨我糊涂，今天我才认识他，才认识这个好心肠的

人，我要是就这么走了，会气死他，急死他。

**玉** **春** 那也好。

**魏莲生** 我这么想，他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走。 **玉** **春** 跟我们一块儿走?

**魏莲生** 能。咱们就说好了，明天一大早儿走，跟李二哥一块

*儿。*

玉春 那我先回去了。

魏莲生 (高兴地)慢点儿走，听我说。 玉 春 (笑着)说。

**魏莲生** 我说我们明天这时候，就离开这地方了，去过我们的 好日子了。

玉 春 我可说是苦日子。

**魏** **莲** **生** (笑了)你还当我会后悔吗?没有的事。我现在可知 道什么是好日子，什么是苦日子。

**玉** **春** 你说什么是苦日子?

**魏莲生** 像我们现在一样，像关在笼子里一样，听人家的高 兴，看人家的脸子，什么都没有自个儿作主的份儿。

玉 春 (点点头)再告诉我，那 一 天才是最快活的好日子呢? **魏** **莲** **生** (无穷的信仰)明天。

玉 春 明天?

**魏莲生** 明天这时候，我们就跑出了这个城圈子，离开了这群

一见着就起腻的人；再不看见这所教人发烦的屋子， 再也闻不见这股薰得死人的铜臭气，再也不给人家 消遣解闷儿了。

**玉** **春** 咱们坐船，骑马，跑路，听听流水响，闻闻野花香……

魏莲生 好长的日子，好大的世界，我们爱到那儿去，就到那 儿去。

玉 春 “爱到那儿去，就到那儿去”,可是去干什么呢? **魏莲生** ……去找朋友。

**玉** **春** 找什么朋友呢?

**魏莲生** (愉快地)找我们的穷朋友。

玉 春 (笑着)那时候你会告诉人吧?说：“我爸爸是打铁

的，我是铁匠的儿子。” **魏莲生** (激动地)玉春。

玉 春 (偎倚着莲生)我们要在一块儿过这一辈子。 〔窗外有鸟声相媚。

〔让时光悄悄地在身边流走。

〔外面传来铜门环碰撞的声音。

玉 春 有人叫门。 **魏莲生** 不理他。

〔门敲得更急，还有人在嚷。

**玉** **春** 这人有急事。

**魏莲生** 什么急事?还不是那群讨厌的人!

〔门敲得声如雷震。

**玉** **春** 这样儿不好，你出去看看。 〔莲生点点头，跑出门去。

〔玉春也有点忐忑不安，站在门口向外倾听。 〔转瞬之间，莲生飞奔而入。

魏莲生 (面色如土)是 … … 玉 春 是谁?

魏莲生 (昏乱地)姓王的，王新贵。 玉 春 让他进来没有?

**魏莲生** 我没开门，我从门缝儿里看见的。 〔叫门声不绝。

玉 春 他有什么事，这么急? **魏莲生** 他还带着人。

玉 春 (面色一变)带着人? 魏莲生 有三四个人。

玉 春 (平静下来，反而坦然)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魏莲生 (发呆，摇摇头)不 ……

玉 春 (切齿)天下有这么恩将仇报的人!王新贵卖了你 了!

**魏莲生**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跑 …… (回头无策)可是 ……

玉 春 ( 抓住他)莲生，人是得受罪的呀，“明天”不是那么轻 易就到得了手的呀!

**魏莲生** (攥拳怒目)我们就没路走了? 玉 春 不要急，急也没用。

魏莲生 (坚定地)开门，让他进来。

玉 春 也只有这样，有什么法子呢? 魏莲生 (一把抓紧她的手)玉春!

玉 春 要是我们刚才走了， … … 咳，还说这些干什么?(从

身上掏出一个锦缎包来)这是“我的”首饰，“我的”珍 珠宝石什么的，我知道你身上没有现钱，带着预备着 吧 。

魏莲生 (儿女情长)我 … …

玉 春 只要你不忘记我，我也不忘记你，我们不一定要守在 一块儿，我们分开了也一样有路走。

魏莲生 (咬牙忍泪)是。(把那包东西装进自己衣袋去)

玉 春 (从右臂上脱下那支镯子)莲生，再给你这支金锅子， 金子是顶结实的，你带着它吧。万一有一天要拿它 换钱，它也能值几个钱呢。

〔把那镯子套在莲生臂上，藏到袖子里去。 〔门环大震不休。

外 面 (王新贵的声音大喊)再不开门，我们打进来了! 玉 春 去开门吧。

魏莲生 (赌气)不去!

〔外面“克的”巨响，人声涌进。 玉 春 他们把门闩弄断了。

〔人声已到门口。

王 新 贵 (在外面)站在这儿，别进来!看住大门，不许闲人进

来!回头吓着了我兄弟。

〔王新贵施施然自外来!俨然三军统帅的架子。 **王新贵** 老三哪，犯了案喽。

〔玉春端坐榻上，不动声色。

〔莲生站在屋里，庄严肃穆，挺起了胸膛。这是莲生 平生第一次把胸膛挺起，我们不会轻视了这第一次， 莲生将凭着这一挺胸的千钧之力，去走上他那崎岖 无尽的生命的征程。

王新贵 (请一个安)四奶奶，大人叫我跟了您三天，您天天儿

早上到这儿来， 一来就把大门闩得死紧的。学戏不 是这么学法儿，太过火了点儿。再说，我也忘不了在 您屋里给我吃的那个“窝脖儿”,窝得我好下不来台 呀 。

〔玉春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样子。

王新贵 老三，关着门总没什么好事干吧?别怨我作哥哥的 对不住你，我是“为国家，秉忠心，食君禄，报皇恩”。 我是吃谁的饭，就给谁干。就算你是我的亲兄弟，你 要是对不住我的东家，就许我对不住你，可是咱们到 底是好哥们儿，院长本来说要抓你下监，是我说了 情；给你“驱逐出境”。只要出了这城圈子，你就爱到 那儿去到那儿去，谁也管不着你。(得意地)四奶奶 可是还得请回公馆去。

〔外面忽然一片喧嚷，有斗殴之声。

**王新贵** (神色一变，走向门口，大喝)什么人!抓起来!

〔话犹未了，已有人打到院子里来，有人被打倒之声， 大门外的人声同被打的人的喊声乱成一片。 ……

〔玉春和莲生虽然觉得可怪，却没有动。

〔如一阵怪风一般，卷进了一个人，是马二傻子，衣服 扯破了几条，脸上流血，目光如电，进门来劈胸一把 抓住了王新贵的领子，跟着一拳，王新责还来不及 嚷，便一跤倒在地上。

〔马大婶气急败坏，跟着跑进来。

马大婶 魏老板!魏老板!魏 … … (看见二傻子在打人)二傻 子 ……

〔二傻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挥拳便打。

〔王新贵拼着挨打不做声。 〔玉春仍旧坐着不动。

玉 春 (走向前去)二兄弟，不打他。

〔二傻子不理。

**魏莲生** (面孔一板)住手!

〔二傻子肃然，住手，站起来，目光直视王新贵不动。 **魏莲生** (转和缓)二兄弟，这种人值不得我们一打，他们还得

活几年呢。叫他起来罢。

〔二傻子俯身下去，一把将王新贵抓了起来。

**王新贵** (拍拍衣上的灰，摸摸身上挨了打的地方)这是那里 说起。

**马大婶** (面红气喘)魏老板，这是怎样了?

**魏莲生** 大婶儿，什么事也没有，您别替我着急，二兄弟还是 去赶车去。

**王新贵** 魏老板要出远门了，明天的《红拂传》也不唱了。

**马大婶** (着急地)不，不，魏老板，叫二傻子给您找刘署长去。

二傻子 … …

〔王新贵冷笑。

魏莲生 不用，不用去，大婶儿。

马大婶 您认识那么些大官儿，阔人 ……

魏莲生 大婶儿，我魏莲生从今天起，一个阔人也不认识! 马大婶 (茫然)什么?

王新贵 好兄弟，说话有骨头，怎么样?该活动活动了吧?

魏莲生 (不理会)大婶儿，拜托您了，等我走了之后，去把李

二爷找来，这屋子就交给他了，没了的事让他给我 了，告诉他我短不了给他捎信儿。

马大婶 (泪流满面)是。

魏莲生 这屋里的零碎东西 …… (转向王新贵)我的东西总该 由我作主罢?

王新贵 (“慷慨”地)好，也由着你。

魏莲生 大婶儿，这屋里的零碎东西，木器都给您拿去吧，我 都送给您了。

马大婶 不，不，不，我不能，我不能要。 魏莲生 就算我寄存在您那儿的。

马大婶 (泣不能抑) ……

魏莲生 (向王新贵)王大哥。

王新贵 老三，这回事可不能全怨我，我们还是好朋友，有什 么事尽管嘱咐，做哥哥的一定效劳。

魏莲生 告诉你，我 一 点儿也不恨“你”,我也不托付你什么 事。今儿个马家二兄弟打了你，算白打了，要是你借 势力压人，想害人，想暗算人的话，你就算不得好汉!

王新贵 (大笑)看在你的份上，我不跟他计较。 魏莲生 (四面一望，坦然地)这回真走了。

玉 春 (站起来)莲生，是我害了你。 魏莲生 是你救了我。

玉 春 这是你心里的话?

**魏莲生** 我要是口是心非，叫天雷劈死我。 玉 春 莲生，天长路远，要你自个儿保重。

**魏莲生** 你放心，我将来也许会穷死，会冻死，会饿死，会苦 死，可是我会快活一辈子。

**玉** **春** 莲生， ……(眼圈红红地低下头去)

**魏莲生** 这一分手，咱俩就不定见得着见不着了，玉春哪，往

后常想着我，常想着我的好处，忘了我的坏处罢。 **王新贵** (冷言冷语)行了，差不多了。

〔魏莲生百虑全消，了无牵挂，向玉春点点头，朝外 走。

〔玉春呆立无语，谁也猜不透她此刻的心情。

〔马二傻子瞠目不动，站在屋里，有如泰山压重。

〔马大婶啜泣不止，是痛恨自己的无能?是痛恨世无 天理?是伤心离别?

〔王新贵跟在莲生后面。 〔 幕 下 。

**尾** **声**

**人** **物** 苏 弘 基 小 兰 王 新 贵 徐 辅 成

光阴似流水，一去二十年。

人事虽非，而小楼无恙；二十年前玉春所住的金屋， 如今作了苏弘基静修之处；也算书房，也算佛堂。

二十年的日子容易过了，“主人”却不免怀旧的心情； 为此他不愿换掉那些古旧的陈设；尽管当年的新书 桌，新书架，新桌椅都已经被悠久的岁月织染成斑灿 的古物；浅绿色的墙壁在二十年中曾经过几次的粉 刷，也显得颜色深了，重了。

除此之外，屋里也不无改变，就是那一排窗子，从前 是白纸被糊的窗格子的，现在已经改装了花玻璃的 新式窗子。因为现在正是冬天，窗户上挂的紫红色 的丝绒窗帘子闭得密不通风。

门上挂的是厚厚的蓝呢子的门帘；门帘上，上，中，下 三道红木条，上面镶着铜片。

家具多了一种，一张楠木框子，古铜色织在丝绒的单 人沙发，前面放一个踏脚的小凳子，旁边放一张小茶 几。

地下铺了厚厚的黄地蓝花的地毯。

当年的家具都已移动，右面墙上的书架同书桌稍向 上方挪了些，略出地方开了一个壁炉，里面烧起了熊 熊的火，沙发就放在壁炉前面。

壁炉上摆着一架座钟。

墙上挂的字画也换了，美人画巳不再挂，“主人”的趣 味，看来显有变更。

琴桌已搬到左边去，上面除了水仙等等盆景之外，放 了 一尊白磁的手持净瓶的人间遍酒甘露的南海观音 大士像，像前一个小紫铜香炉，正燃着檀香。

八仙桌摆在窗下，铺着蓝色团花织锦的台毯，当中一 只“雨过天青”的大磁花瓶，插着满瓶的红梅花，算是 万绿丛中的一点娇艳。

大风大雪的三九隆冬天气：我们刚才已经看见窗外 的冰天雪地里，有两个苦孩子认为很满意地找到了 他们过夜的地方，也有无家可归的病人倒在雪地里 结束了他的一生。然而屋里的人衣重裘，拥炉火，尚 且犹嫌其冷，带几分瑟瑟畏寒之态。

苏弘基穿了狐皮袍子，皮马褂；戴了皮帽子，足著黑 缎子的棉窝，整个身子蜷缩在沙发里。

常言道得好：“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苏弘基纵使多么富贵，有权有势，竟也难逃劫数，被 二十年的光阴催成白发苍髯的老翁，平时见人常拱 手说道：“惭愧，惭愧，半生碌碌， 一事无成，光阴易 逝，触目惊心。”话虽是两句客气话，究其实际，确乎 如此；所以他所谓“又得浮生半日闲”——实际上他 无日不闲——或者在可以自扪其心的清夜，也时常 为自己的过去种种算算清账。

这笔账可难算得很了，是功是罪，苏弘基自己也难下 断语，譬如说一生为宦，官运颇通，自然该是政绩昭 然喽；然而仔细思量，竟像是没做过什么好事。若说 是尽做坏事吧，不要说自己不愿这样想，事实上也的 确觉得并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自古以来， 功大不赏，罪大不罚；我想苏弘基若是有罪也必是不 罚之罪。苏弘基也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罪?”在 行将就木之年，心如古井水，不作红尘想；修修来世 吧。何况有例可援，先贤典型俱在，于是苏弘基也念 了佛了 。

念佛的作用原不过是为聪明人文过饰非，为愚人旷 时废日。如此而已。

有一句俗话说：“人不风流只为贫”,语虽刻薄，盖记 实也。按说念佛修道，原是一种苦行；便该断绝五 荤，六根清净才是。苏弘基却不然：他是按其“本 分”,丰衣足食之暇，念佛消遣；既蒙修行之名，又得 摄生之道，他现在正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呢。

若问红袖何在?屋里的红袖正在添香。丫环小兰跪 在琴桌前的一个小蒲团上，全身几乎整个伏在琴桌 上；手拿一根铜签子在拨弄香炉中燃着的檀香。 一 阵香烟缭绕，屋里氤氲如雾。

看到小兰，让人回想起二十年前的兰儿，兰儿往矣! 下落何处我们已经无从打听；却是从今日小兰的身 上，尚可依稀如见当年兰儿的痕迹。我们不妨认小 兰就是兰儿的第二代——也许还会有第三代，第四 代，只看她们的命运如何演变吧——就说她俩的名 字，不也有几分相似么?

小兰年纪尚轻，娇小美丽，像一朵盈盈待放的蓓蕾。 虽然屈身为奴，却也逍遥度日。眼前所服侍的老头 子和蔼可亲，所以也引不起她的不快之感——根本 她现在还没有不快活的能力与经验。她的日子过得 很平静，正如她的心地恬适，脸上的笑容常驻。

苏弘基坐在沙发里，左手拿着一本古版的线装书 ——他现在常常看书了——右手捏着围在脖子上的 一串一百单八颗晶莹圆熟的佛珠。眼睛虽是对着书 本子，却是半睁半闭，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是念书， 还是念佛。

屋顶的纱罩电灯没有着。开着的是书桌上一盏绿花 磁罩的台灯，所以屋里是暗暗的。壁炉里的火也因 得发出红光。

苏弘基 (身体蠕动了一下，用拿书的手推开点帽子，用手指 搔一搔头，然后将书移到眼前，低吟起来)“……马后 桃花马前雪，教人怎得不回头……噢……"(不由得 回过头去)小兰。

小 兰 (随便答应)唉。

**苏弘基** (虽然钟就在自己面前，却懒得将眼皮抬起来看)看 看钟，现在有几点了?

**小** **兰** (慢慢站起，走过来，看钟)十二点半。 **苏弘基** (讶然)什么?瞎说。

**小** **兰** 老太爷不信，您自个儿看钟。 **苏弘基** (抬头一看)钟停了，不走了。

**小** **兰** (故意地)噢，不走了。可是我也没看错呀。

**苏弘基** (一边说话，一边伸手到怀里去摸表)这皮孩子，钟停

了也不想着开。

小 兰 (嘟嚕着)刚才人家在睡中觉。

苏弘基 (掏出一个金表来)就知道睡了吃，吃了睡。现在五 点钟了，天快黑了。你看你这个中觉，整睡了四个半 钟头。(又把表收回去)

小 兰 (退回去， 一 下坐在蒲团上)有什么法子?睡着了就 不醒，这也由不得我。

苏弘基 (从鼻子里笑了出来)王管事回家没有? 小 兰 清早出去还没回来呢。

苏弘基 (自语)怪事。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先前的那阵风 吹得好怕人，雪还下不下了?

小 兰 风也住了，雪也住了；可是天还是阴的， 一会儿也许 还得下。

**苏弘基** 等一会儿拉开窗帘子，赏雪喝酒倒也不错。(倒抽一 口凉气)好冷啊!小兰，过来，把火弄旺点儿。

〔小兰走过来蹲在炉边，拿起地下放着的火剪拨火。 小兰(抬起头来)老太爷，你穿着皮袍儿，皮马褂儿，还冷

得这样儿。我就穿了这么点儿衣裳，可是一点儿也 不冷啊。

**苏弘基** 就因为我是老太爷呀。(抚摸小兰的肩膀)你们是小 孩子。

**小** **兰** 小孩子怎么就不冷呢?

**苏弘基** 小孩子火气旺，就像一盆火似的。

**小** **兰** (用手拂落肩上苏弘基的手)那您别碰我。 **苏弘基** ( 一 怔)什么?

**小** **兰** (笑个不住)回头把手烧糊了，又要骂人。 **苏弘基** (也笑)这样子，再这么皮，我要打你了。

**小** **兰** (摄起嘴来)不。

**苏弘基** 天不早了，去看看燕窝炖好了没有?好了马上送来。 小 兰 (一扭身子)不去，又得走那么一大段儿雪路，风又大

又冷。

**苏弘基** (假装发怒)怎么那么没有规矩! **小** **兰** (撒娇地)不嘛。

**苏弘基** 这才是“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哈哈大笑)

**小** **兰** 您说缺德话骂人，我更不去了。 **苏弘基** (突然摆下脸来)咽 … …

〔小兰先还嘻皮笑脸，后来看见苏弘基把脸绷紧不 放，也就渐止住笑容，嘴慢慢咧了开来，看看要哭。

**苏弘基** (大摆“主人”架子)是我把你们惯坏了。弄得没上没 下的。

〔小兰已在淌眼泪。

苏弘基 (改变态度)真是小孩子。(颇自得于自己在妇人孺 子前的这点威风)小孩子 …… (欠欠身子，抚摸小兰

的头)一句话都受不得。 [小兰不响。

**苏弘基** (笑起来)乐极生悲了。

〔小兰从腋下拉出手帕来，擦眼泪，向外走。 **苏弘基** 好孩子，去罢，燕窝炖好，就给我端来。

〔小兰掀帘子出去。

〔苏弘基缓缓站起来，书放在身旁茶几上，手拨弄一 颗颗的佛珠，嘴不停地动，看出来像是在念“阿弥陀 佛”的样子，走到琴桌前低头看看烧得正好的檀香， 又走到墙边，用手把一张字画扶扶正，退几步端详一 番，然后在屋里又走了一遭，嗅嗅瓶里的花枝，无所

事事，仍回到沙发里去“冬眠”。

〔他在沙发里蠕动了几下，刚坐舒服。

〔一个人把门帘稍掀开一点，伸进脑袋来张一张。

〔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二十年后的王新贵 仍旧改不了他的老毛病，无论在任何地方，进门之 前，一定要先伸进脑袋，探探虚实，然后才走进来。

〔走进来之后，我们就认识了他。自然是也老多了。 〔二十年之内，苏弘基与王新贵堪称难主难仆，居然 在一起混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也是王新贵善于察颜 观色，曲承意旨的原因，然而在外表上，作“主人”的 到底高明一等，已懂得何谓“深自韬晦”,何谓“闭门 思过”;实际上“主人”只管在家里“闭门思过”,门外 的事尽由奴才王新贵越俎代庖。

〔王新贵身穿厚厚的灰布棉袍；黑布马褂；戴一顶绛 色毛线的猴儿帽，扯下来把耳朵，鼻子，口都遮住了， 只露出两只眼睛同鼻梁；脖子上围着一条深颜色的 旧毛围巾；扎腿裤；脚上穿一双黑绒深绕的靴子。

**苏弘基** (费力地扭转头来)你回来了?

**王新贵** (走过来，声音像是从罐子里发生出来的那么深远) 回来了。(脱帽子，冻得红鼻子红眼儿地)好冷的天 儿呀。(把帽子放在凳上，伸手烤火，又揪揪耳朵)耳

朵都要冻掉了，(连连蹬脚)这两只脚也不是我的了。 **苏弘基** (不听那些)事情怎么样了?

**王新贵** 五万块钱准能买到手，包在我身上。 **苏弘基** 靠得住吗?

**王新贵** 房主是孤儿寡妇，欠了一屁股债，急着筹钱还，要是 不卖这所房子，能让债主给逼死。

**苏弘基** 唔 。

**王新贵** 这房子要在平时卖，足值十万，(拍胸脯)现在包在我 身上，这便宜决不能让别人捡了去。

**苏弘基** 你见着那个拉房纤的了?

**王新贵** (慢慢地)没有……今儿他有事下乡了。

**苏弘基** (不悦)那可是说了半天废话呀。没见着他不是白说 不中用。

王新贵 (阴笑)明儿再找他一样。(又神气起来)您尽管放 心，我是已经打听得明明白白，十拿九稳，那小寡妇 跑不出我们手掌心去。

**苏弘基** 既说没见着那个拉纤的，你何至于在外边儿跑这么 一天?

王新贵 (精神大振)说来话长。(把围巾取下来，顺手扔在近 边的一张凳子上)我得报告您一桩新闻，保管您爱 听 。

**苏弘基** 什么新闻?

王新贵 是这么回事，我不是十点钟就去找那个拉纤的吗? .没找着。就到狗尾巴胡同去找谢老大，也是问他这 房子的事。 一聊聊到十二点。他不放我回家，还要 请我吃煮饽饽。

**苏弘基** (不屑地)这算什么新闻?

**王新贵** 没说完呀，(神秘地)吃完饺子，他还请我一桩事儿 …… (住口)

**苏弘基** (渐引起兴趣)什么事? **王新贵** 听戏。

**苏弘基** 听戏?

**王新贵** 这出戏可不比寻常。赶明儿您就是花一万两银子也

听不着了。

**苏弘基** 什么地方?谁唱的?

〔在主人面前，规矩是不许坐，所以王新贵一直站着 讲话- 至于小兰，算是例外-

王新贵 提起这地方让您笑掉了大门牙，狗尾巴胡同东口儿 外头，不是有一大块空场子吗?热闹得很哪!尽是 耍把式的，变戏法儿的，卖膏药的，说相书的，还有就 是唱戏的。

**苏弘基** (嗤之以鼻)草台班子。

王新贵 一点儿也不错。去逛的净是下等人，什么赶车的，拉 马的，青皮，光棍儿，流氓，抓儿子，看不见一个体面 人。这地方您根儿就走不到。

**苏弘基** (俨然有求贤若渴之状)不，“风尘有侠客，大泽起龙 蛇”,我倒很想走一走这种地方。

**王新贵** (不懂话中之意，然而顺口奉承)那好办，好办，往后 我引您去。

**苏弘基** 你到底听的什么戏?

**王新贵** 事儿就出在这儿了。谢老大就说：那草台班子里病 倒了一个唱小丑儿的王福寿，穷得当卖俱绝，更说不 上花钱买药，眼瞧着就不成了。同行的师兄弟们就 商量着给他唱一台搭桌戏。

**苏弘基** (笑)草台班子也唱搭桌戏?

**王新贵** (也笑)他们说是小弟兄们的义气。

**苏弘基** 这种人也讲义气?

**王新贵** 还有更绝的事儿哪。这台义务戏里还是真有一出千 金难买的好戏。

**苏弘基** 什么?

王新贵 这小土班子真约到了名角呢。 苏弘基 是谁?

王新贵 这个人在二十年前是个红得发紫的大名角儿，可是 早洗手不干了。赶巧了这两天来到城里，叫这班子 里的一个唱戏的碰上了，死揪活拉地非让他帮忙不

可，他是冲着给王福寿筹款治病，可就答应了。 苏弘基 这是什么人呢?唱什么的?

王新贵 唱花旦的，可是不出名字，那些同行的也都不说。他 说是唱完了就得走，更绝的就此一回。往后绝不再 唱 。

苏弘基 唱的什么戏?

王新贵《得意缘》。教镖，说破，祖饯，下山。 苏弘基 这是个歇工戏。

王新贵 是啊。因为这个人不巧也正生着病，搭上四十多岁

靠五十岁的人了，重头戏拿不起来。 苏弘基 (摇摇头)靠五十岁的人唱花旦 ……

王新贵 您猜这是谁? 苏弘基 谁?

王新贵 一掀帘子，我差点儿没嚷出来。(自鸣得意地)别人

不认得他，我可认得他。 苏弘基 谁?

王新贵 魏三儿啊!

苏弘基 (大惊)魏三儿? 王新贵 魏莲生啊。

苏弘基 魏莲生?

王新贵 您把他忘了?

苏弘基 (定一定神)我……是的……有这个人……我想起来

了 。

**王新贵** 想起来了是不是，想不到他会回来了。 **苏弘基** 他还唱戏? … …

**王新贵** 凭良心说话，还是好。那才是名下不虚，眼神儿是眼 神儿，身段是身段，做派是做派；尽管围子破，行头

旧；一眼看上去，还是名角儿的派头儿。 **苏弘基** 不老?

王新贵 比不上往年喽!可是扮出来还是不显老。就是因为 害病，显着费力气。我就跟谢老大说，今儿这场戏不 白听 ……

**苏弘基** 你招呼他没有?

**王新贵** 我正想去呀，可是惨了!偏偏老天爷不凑趣，好!狂 风大雪呀!把那些席棚吹得东倒西歪，戏围子本来 就是又破又烂；四面儿透风。听戏的可坐不住了，都 往外跑，风刮，人吵，莲生只好在台上使劲嚷，他是想 把那些个声音压住的意思。

**苏弘基** 咳 … …

**王新贵** 谁知道他又上了岁数，又害病，支不住，一下子倒在 台上了。

**苏弘基** (一松，站起来)死了?

**王新贵** 不知道，一台好戏就这么散了。

**苏弘基** 你没有去看看他?

**王新贵** (抱手)我没去，我是听了您的教训：“是非之地，不可 久停”,怕的是“惹火烧身”,这叫“近来学得乌龟法”, 我是“得缩头处且缩头”了。再说那破戏园子眼瞧着 就要倒，冷也冷得受不得，就跟谢老大跑回家去了。 〔苏弘基默坐沉思不语。

**王新贵** 又跟谢老大聊了半天买房子的事，才家来。 **苏弘基** (悲天悯人地)可怜得很。

**王新贵** 这是他自作自受。二十年前我就看出来这小子一辈 子没出息。想不到今天他还有脸回来。

**苏弘基** 不是的，我觉得年纪轻的时候都是火气太盛，现在想 想，何必呢?白白结一个冤家。

**王新贵** 是他先对不住您，您可没什么对不住他的，再说也没 怎么给他太过不去……

**苏弘基** 明天早晨你去找他。 **王新贵** (惊愕)找他来?

**苏弘基** 不，你给我送一百块钱给他，问问他以后的日子怎么 过 。

**王新贵** (心中不服，憋了好久)问了他之后呢? **苏弘基** 看情形我给他想办法。

**王新贵** (念头转过来，没口子称赞)您真是念佛的人，“宰相

肚子里好撑船”,您是福大量大。

**苏弘基** (一本正经)不是啊，你听我说。--- **王新贵** (索然)是，是。

**苏弘基** (手捻佛珠，岸然危坐)“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话是 不错的。我十年拜佛，很懂了这个道理，魏莲生同玉 春的事情，他们固然是做错了；然而我激于一时气 愤，把他驱逐出境，确也有伤宾厚之道，也未尝没有 错误。在古书上很有几桩同样的事情，然而我就有 愧古人多矣。那么现在呢，一误不可再误，“解铃还 是系铃人”,既然发现了莲生的下落，他又正在困苦 之中，这就是上天注定：我跟他还有一段未了因缘，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找他的本意。

**王新贵** (莫赞一辞)是，是，是，我明天一大早儿就去找了谢 老大，一块儿去看他。谢老大认识那戏班子。

苏弘基 (站起身来)何况二十年的折磨，他一定早已悔悟当 年的罪孽了。“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救人于水深火 热之中，原是我们念佛人的本分。

**王新贵** (不知如何再表示他的感动)不错，不错，您真是救苦 救难的活菩萨。

**苏弘基** (越说越高兴，在室内徘徊起来)现在莲生是有了下

落，可是我心里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情 ……

**王新贵** (机警地)您是说……(觉得不便说出，住了嘴) **苏弘基** (徐徐地)就是玉春。

**王新贵** (随着主人“装蒜”,很难过的样子)四奶奶……

**苏弘基** 匆匆地就随着徐大人同徐夫人去了。可怜她娇生惯

养，结局是屈身为奴，还要跋涉万里，很教人放心不 下 。

**王新贵** 不知道徐奶奶待她好不好?

**苏弘基** 奇怪的是，我跟徐辅成商量得很好，不能断绝音讯； 可是一别二十年，有如石沉大海。

**王新贵** (“关心”地)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苏弘基 没有，在官场中常听到他的消息，可是他总没有信给 我。别的没有关系 …… (难以出口)这个人看不出是 这么不 ……

**王新贵** (跟着主人纳闷儿)这事儿是怪。

**苏弘基** (负手叹息)咳，不提也罢。我现在早已是心如古井 之水，不再作红尘之想喽 …… (看王新贵一眼)自然 你不懂。

**王新贵** (忽然想起来)啊呀!我差点儿忘了。

苏弘基 什么?

王新贵 (自以为是，神彩飞动)老爷别再生徐大人的气。刚

才谢老大跟我递了话，他说现在又有一批黑货…… 苏弘基 (出乎不意)什么?

王新贵 鸦片生意呀!(准备受奖的样子)

〔苏弘基万想不到在此大唱高调之时，却被王新贵泼 这么一勺凉水；但是这凉水却是甜的。怎么好呢?

只有望着王新贵发愣。 王新贵 我去给您详细打听 ……

苏弘基 (怦然心动，但是故作镇静)……靠不住的……

王新贵 (急口分辩)不至于，决不至于。谢老大顶可靠，路子 又多，跟我又是从小儿的交情，他 … …

苏弘基 (举手止之)好，那么慢慢儿谈。

王新贵 反正等我明儿个去打听明白了着。 苏弘基 (点点头)也好。

〔小兰掀帘子进来。

〔小兰把手里的红漆托盘放在桌上，盘里是一小盖碗

的燕窝，旁边放一支银调羹。 苏弘基 雪还下不下了?

小 兰 没下。可是路上闋黑，我怕，是老杨送我来的。 苏弘基 (看见托盘里还有一张名片)这是什么?

小 兰 有客来了，老杨在楼底下等着呢，问您见不见?

苏弘基 (拿起名片一看，大为吃惊，张着嘴闭不拢来)……

王新贵 (凑上前去)什么?

苏弘基 ……我今天是在作梦? 王新贵 (轻问)是谁?

苏弘基 下去告诉老杨，说快请!(念那名片)徐辅成。

〔王新贵亦一惊，急跑出门去。 **小** **兰** 您快吃吧。回头冷了。

苏弘基 (揭去碗盖，把调羹在碗里搅，有点失神)天下的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水流千载归大海”,走了的人 都会回来的。

小 兰 (两只眼睛乌溜溜地直转)您又说怪话。

**苏弘基** (不觉失笑)来的是一个老朋友，我心里高兴。

小 兰 (调皮地)谢天谢地，老天爷保佑您永远这么高兴才 好。省得又拿我们来出气。

**苏弘基** 这个小孩子，什么地方学来的油腔滑调?客人来了， 把电灯开开，把东西收拾清楚。

〔小兰把关着的那盏电灯开亮，屋里就大放光明。 苏弘基 (用手把眼睛蒙住)咽 … …

小 兰 ( 眯着眼睛)眼都花了。 〔小兰清理屋子。

〔苏弘基匆忙地把那碗很烫的燕窝喝光。

苏弘基 (把碗递给小兰)收到隔壁室里去。去倒茶来。(倾 听楼下人声)来了，上来了。

〔苏弘基三步改作两步，颠出门去。

小 兰 (目逆而送，拿起桌上的托盘，把碗放进去)什么稀奇 客人!

〔小兰顽皮地学苏弘基的龙钟样子也跑出门去。 〔过了一会儿。

〔门外一片乱。

〔王新贵第一个跨进门来，恭恭敬敬地把门帘打起。 **苏弘基** (在门外让客)请，请。

〔然后徐辅成同苏弘基各点头哈腰走进屋来。

〔徐辅成自然也是老了。

〔然而他还好，仍旧腰板挺直精神健旺；除去头发花 白，皮肤稍黑之外，看起来与二十年前没有多大变 更 。

〔徐辅成脱下头戴的皮帽子同身上的皮领大衣，王新 贵双手接过，放在凳子上，把自己的围巾从凳上拿起 来，走了出去。

〔主人同客人已经分宾主坐定，寒暄起来。

苏弘基 辅成兄真是自天而降，就像是这场大风把你吹来的。 徐辅成 我也再想不到二十年后仍旧在这屋子里看见弘老。 苏弘基 什么时候到的?

徐辅成 到了两天，刚刚休息过来，就来拜会弘老。 苏弘基 嫂夫人呢?

徐辅成 (窘)没……没有回来。 苏弘基 一个人?

徐辅成 (含糊答应)是……还有几个人 …… 苏弘基 住在什么地方?

徐辅成 住在旅馆里。

苏弘基 搬到舍下来住。

徐辅成 (逊谢)不客气了，我是四海为家的。过不了两天又 要走了。

苏弘基 唔，辅成兄是回来述职的。 徐辅成 (笑着)说不上。

苏弘基 二十年不见了，辅成兄丰采如昔，真是得天独厚。

徐辅成 没有的话，几十年光阴空过去了，觉得这半辈子也是 空过了。

苏弘基 那里，你老兄一代清名，万流景仰。我们老朋友更不

用客气。

徐辅成 (一半得意， 一半谦虚)我自己可没有觉得做过什么 值得一提的事。二十年来浪博虚名，其实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而已。

**苏弘基** 倒是老兄这二十年的经历一定大有可闻!能不能讲

一讲?也教我这守株待兔的愚人长长见识。

**徐辅成** 只要弘老爱听，只怕说起来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苏弘基** (轻叹)二十年不得你的消息，我以为我们永不会再 见了。

**徐辅成** 说起来这要怪我，我不应该失信……不过 ……

**苏弘基** (自己来打破僵局)不提罢，不提罢，我如今是“蟒袍 玉带不愿挂”了，何况……

〔小兰用茶盘子端了两杯茶进来。

〔小兰把两杯茶分送徐苏二人面前。

**苏弘基** 小兰，见过徐老爷。 **小** **兰** (低头)徐老爷。

**徐辅成** (欠身)这是? **苏弘基** 侍候我的。

**徐辅成** 聪明得很，几岁了? **小** **兰** 十六。

**徐辅成** 真好。噢，从前的兰儿呢?

**苏弘基** (这名字已经就觉生疏)兰儿?早出嫁了。现在大概 儿子都在读大学了。

**徐辅成** (怆然暗惊)噢 ……

**苏弘基** 嫁得很好。(指小兰)这孩子顶多再过三五年，也该 找婆家了。

〔小兰嘤咛一声，一跺脚是转回身去，在屋角坐下。

〔苏弘基哈哈大笑，不自觉习惯地手捻佛珠。 **徐辅成** (惊讶地)弘老现在也念佛修行了?

**苏弘基** 惭愧，惭愧，我是行将就木之年，万念俱灰，拜佛念经

作一个寄托，也就是修修来世的意思。 **徐辅成** 是的，是的。

苏弘基 没有吃长素，吃斋，吃的观音斋，每月逢三吃素，还有 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三天，此外念经，念 佛，打坐，参禅。

**徐辅成** 佩服，佩服，(搭讪地)这屋里倒还是老样子。

**苏弘基** 是的，留住它当年风度，也好做我闭门思过时的警 惕 。

**徐辅成** 那么,那么。

**苏弘基** 然而小楼无恙，人物已非，我想问一问，玉春近来怎 么样了?

**徐辅成** 难得弘老大量，我也正想提到玉春呢。 **苏弘基** (急迫地)怎么了?她现在?

**徐辅成** 这真要感谢弘老，二十年从政奔波，幸而无功无过， 倒有一半是她的功劳。

**苏弘基** (不懂)怎么?

**徐辅成** 当时承弘老将玉春交给内子收留，起初我们还以为 她舒服惯了，一定很难相安。谁知不然；她竟是温柔 敦厚，事无大小，一人担当，都做得尽善尽美。

**苏弘基** 唔，这也难得。

**徐辅成** 过了十年，内子身体不好，不能再受奔波之苦，于是 就在家乡住下来，叫玉春跟着我……

**苏弘基** (一阵特殊之感涌上心来)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大笑)想不到促成了老兄的姻

缘。

**徐辅成** (不知如何措辞)所以……所以……真是感激……真 是感激弘老 ……

苏弘基 (也有点沉不住气) ……古人所谓寒翁失马 …… (哈 哈大笑)玉春倒是个有福之人，(感慨地)事情都是教 人想不到的，(四面张望)“一天风雪故人来”,又带来 这么多喜讯……小兰，把方桌上东西搬开，拉开窗帘 子。(指书桌抽屉)把杯筷拿出来，我要同徐老爷赏 雪饮酒。

〔小兰站起来，一一照办。

**苏弘基** 那么玉春现在在? **徐辅成** 在……就在外面。

**苏弘基** (惊得跳起来)你说什么?

**徐辅成** 在……在门外车子里，她说要我跟弘老说过，她才进 来。

**苏弘基** 哎呀!你真是……你真是 … …

**徐辅成** 她说要回来看看……是她催着我来的。 **苏弘基** 赶快请。(自语)王管事在隔壁吧?

〔小兰点头。 **苏弘基** (喊)王管事!

〔王新贵掀帘子，探头，应声而进。

苏弘基 赶快到外面，请车子里的……徐奶奶来，路太黑，叫 老杨打灯笼去接。再顺便叫厨房预备几样酒菜，把 张总长送的远年花雕开一坛来。小兰，多摆一副杯 筷。(对徐辅成)玉春能喝酒的。

〔王新贵想起前情，不免一副尴尬样子；此时只有唯 唯答应，刚要出门。

141 ·

〔小兰拉开了 一幅窗帘。 〔窗外有隐约火光。

〔小兰一惊。

〔苏弘基站起身来。 〔王新贵止步不走。

**苏弘基** (惊怖地)花园里有人!把窗子开开! 〔小兰开了两扇窗子。

小 兰 火!谁烧的火?

〔徐辅成站起。

〔王新贵抢上前去。

小 兰 (惊叫)海棠树底下躺着一个人!(返身) 〔王新贵走过去，将小兰挤在 一 边。

王新贵 (怒喝)谁放这些野人进来!(大叫)树下头的人死 了!还有人跑了!墙也倒了!看园子的人呢?滚到 那儿去了!混账东西!混账 … …

〔苏弘基原也满面怒气，但是此刻静了下来。

**苏弘基** (皱眉)不要吵! … …

**王新贵** (很不服气地回过头来)不是。这太不像话了，这太



苏弘基 (显示他的大量， 一 半是做给徐辅成看)不要这样。 (意态洒然)这人死在此地，是与我有缘，应该由我佛 超度。

**徐辅成** (颂赞)弘老真是念佛的人。

**苏弘基** (更得意)他已经离此是非场，应该早登安乐土 … … 〔王新贵烦然欲出。

**苏弘基** (叫住他)慢 一 点。(曲指)第 一 ，请徐奶奶；第二，预 备酒菜；现在第三，去弄一口棺材，把那个人装起来，

送出城去埋掉。 **王新贵** 还得报官。

**苏弘基** 都由你去办。现在赶快去请徐奶奶来，马上叫人把 那死尸抬出去。

〔王新贵点头，出门去。 **徐辅成** 弘老真是佛法无边。

〔可见窗外雪花飘落。

苏弘基 (拈须而笑)“人生无处不青山”,死在风雪之中也算 是死得干净。(忽然想起来)辅成兄，世间竟有如此 奇事，你我分别二十年，居然有重见之缘；然而更巧

的是还有一个人也不约而同来到此地了。 **徐辅成** 谁 ?

**苏弘基** 魏莲生。那个戏子。 **徐辅成** (万万想不到)魏 … …

**苏弘基** 真是不可再巧，我已经叫王新贵明天去找他来。 **徐辅成** (不知怎么说好，信步走到窗前，向外看)好大雪!

**苏弘基** 怎么!又下雪了?

**徐辅成** 连那个死人都盖住了。

〔狂风忽起，连风带雪卷进屋来。 〔徐辅成仓皇后退。

**苏弘基** 不得了，小兰快关上窗子!

〔小兰忙把窗关上，外面风雪更猛。

**苏弘基** (捻着佛珠，走到炉边烤火)茫茫大地，风雪寒宵；这

场风雪不知又要冻死多少人啊? 〔苏弘基无限“悲天悯人”的样子。

〔徐辅成望着窗外发呆。 〔小兰也静静不动。

〔屋里一时沉静。

〔王新贵忽然疾奔而入。

**王新贵** (张口结舌)徐奶奶不在!车子里空的!没有人! 〔大家怔住。

**徐** **辅** **成** (像受了致命的一击，声音嘶哑)怎么! **苏弘基** (狂喊)去找!点着灯笼去找!

〔灯熄了。

〔苏弘基，徐辅成，王新贵都出了门，下楼，传过来几 声零星的“玉春!玉春!”的喊叫。

〔玉春那里去了呢?在这夜晚，在这严寒冷酷的狂风 大雪天。

〔黑暗中，小兰坐在蒲团上，向着窗外面的风雪出神。 〔风在呼号，雪打着窗棂。

〔“拍”地一声，那两扇关上了的窗子重被大风吹开 了，大块的雪直往屋里泼进来。

〔是什么力量在冲激着小兰?她站了起来，迎着风 雪，向窗外发怒的天空凝望。小兰将不再是关在笼 子里的小鸟儿了吧?新一代的人物，不正该在风雪 之中成长吗?

〔然而风刮得还不够!还不够!雪也要下得更大才 好!谁不向往于北方的冰山那终古无瑕的银装世 界?人间的罪恶多么需要这无边的风雪来洗刷啊!

完

**升** **官** **图**

陈白尘

人 物 表

老头儿——看门的。

闯入者甲—一个流氓、强盗，即假秘书长。 闯入者乙—-他的同伙，即假知县。

知县

秘书长

知县太太——即省长夫人。 艾局长——财政局长。

马局长——警察局长。 钟局长——卫生局长。 萧局长——工务局长。 齐局长-——教育局长。

省长 侍从

马小姐--—马局长的妹妹，女秘书，即假知县太太。 老百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警察一二三四 听差一二三四

男候相四人 女候相四人

**序** **幕**

一个凄风苦雨之夜。

一所古老的住宅里的一座很敞亮的客厅，但由于夜 晚，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之下，显得空旷而阴暗。

陈设简单，显得好久没有人住过了。 厅外天井里一片漆黑。

左右有两间卧室，门紧闭着。 油灯被风吹得摇晃不定。

老头儿——须发苍白，佝腰驼背，是年近八十的人了 ——手持鸡毛掸帚，从右首房间里出来。

**老头儿** (用掸帚到处打扫着， 一面自己嘀咕)灰沙，灰沙， ……到处都是灰沙! ……一天到晚吹不停的灰沙! ……天吹暗了，地吹黑了，人也吹得迷糊了!

…… (看看天井)晓得什么时候啦?

〔风声凄厉，电线在哀号着。 **老头儿** 嗯!风更大了!

〔灯光摇曳。

**老头儿** (走近客厅通向天井的落地窗，向天)老天爷!你有 个完没有? … … 吹!吹!

〔正当他一扇扇关窗时，随风飘来了卖唱的歌声：

说凤阳， 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他倾耳听着， 一阵风吹去了歌声，他也恨恨地关上 最后一扇窗子。

老头儿 十年九荒!十年九荒! ……十年九荒也罢了；十年

倒整荒了十年! …… (摇头叹息) 〔远处传来一声女人的惨叫。

老头儿 什么世道啊!(再走近窗子静听，什么也没有了) 〔却来了雨声。

老头儿 哼!又下雨了! … … 这是什么天!什么世道啊!

〔风雨间歇地咆哮着。在那稍微宁静的刹那，又传来 一片混乱的叫嚣：里面有呼号，有惨叫，有怒吼，有呻 吟，……但辽远的很，风雨一响，又被淹没了。

**老头儿** (举起油灯，倾听片刻。为之太息) ……世道乱喽! … … 乱喽!

〔当他举着灯火走向对面房间，正想开门时，忽然清 脆地响了两枪。

**老头儿** (惊慌地立定)又是什么事?(走回来，向外照看了一

阵)老天爷，快点天亮吧! 〔又是一阵枪响。

老头儿 难道 … … 今儿夜里都过不去吗? … … 唉!(再向对 面房间走去。开了门，进去，正转身来掩门之际 ……)

〔通向天井的落地窗被推开一扇，闪进一个人来—-

闯入者甲，身着玄色长袍，头戴黑铜盆帽，敞着领口， 露出雪白衬褂。端着手枪，一面收起一大串钥匙。

〔身后又闪出另一个人来——闯入者乙，短袄裤，头 顶破毡帽，肩上背负着偌大一个衣包。

**老头儿** (冲出来)谁?

**闯入者甲** (关上后面的门窗，端正枪，低声威胁地)住口，再 出声打死你!

〔闯入者乙躲藏在闯入者甲的身后。

**老头儿** (司空见惯，毫不惊奇)唔! ……二位请坐! **闯入者甲** 不许动!

**老头儿** 嚷，二位是客人，我们主人不在家，我这个看门的也

得替主人招呼招呼呀! **闯入者甲** (强迫地)不许你动!

**老头儿** 嚷嚷，好汉请别动手!我这两根老骨头经不住你一 拳的!

**闯入者甲** 那就少废话!

**老头儿** 好，好。 …… (坐下)那么二位好汉要些什么? **闯入者甲** 要什么?

**老头儿** 说老实话，我们主人不在家，这儿是被光顾过不知多

少次了，值钱的东西早光啦!就是这些笨重家具! **闯入者乙** (向闯入者甲一笑)这老家伙很大方!

**闯入者甲** (笑，拍老头儿肩)老头儿!别怕，咱哥儿俩来不是 那回事!只借你这儿躲躲风!

**闯入者乙** 你没听见枪吗?

**老头儿** (看看他的衣包)唔! ……刚才就是你们?

**闯入者甲** 对!话说明白，咱哥儿俩今晚在这儿躲一夜，天不 亮就走，什么也不碰你的。

〔闯入者乙在背后正偷起一个花瓶，揣上身。 **老头儿** 这……这 ……

**闯入者甲** 怎么着?

**老头儿** 二位好汉来了，喜爱什么拿什么,那是没办法的事； 可是二位要住在这儿……

**闯入者乙** 你要咱们哪儿去?外边侦缉队还在 …… **闯入者甲** (打断他)老头儿，怎么样，你说?

**老头儿** 那人家要说我窝藏 …… **闯入者甲** (出枪逼之)答应不?

**老头儿** (推开枪口)嚷，您别急呀!我也没说就不答应! **闯入者乙** 你答应不?

**老头儿** (看看枪)有这玩意儿，有什么办法呢?

闯入者甲 知道厉害就行!(向闯入者乙)来，用绳子把他捆 起来!——老头儿，对不起，委屈你一夜。

老头儿 要捆起我?

**闯入者甲** 不捆你谁敢保险?

**老头儿** (冷笑)我说呀二位好汉，我老头子爬不动走不动，您 还怕我逃?要说怕我走风，你们又没抢我的拿我的， 我犯得着?再说我这条老命，还想活两年，我得罪了 您，未必还想活?

**闯入者甲** 我瞧你也不敢! … …

老头儿 再说，我老头子既然答应了二位住这儿，好人做到 底，我还得给二位把把风。捆我起来不要紧，半夜里 有个风吹草动，谁给您报信?

**闯入者甲** 你会把风?

**老头儿** 我住在门房里，那儿有根绳子通到这儿，您瞧悬着个 铃铛儿，一声有事，我将绳子一扯，铃铛儿一响，二位

就可以赶紧预备。 ——这儿有门，通到后花园去。 (指右首房)那一间(指左首房间)是睡房， 一条死路， 可走不通。

**闯入者乙** (商议地)就让他去吧?

**闯入者甲** 老头儿，我不怕你捣鬼!把好风，请你喝杯酒；出 毛病，老子可要你命!

**老头儿** (笑)可不是，我这条老命在您手掌心里!

**闯入者甲** 那就快滚!灯留在这儿!大门关好，机灵点儿。 有什么动静先拉铃铛。

老头儿 (迟疑起来)门房里就这 一 盏灯。 ——不碍事，就让 我睡在这椅子上吧。

**闯入者甲** 这椅子我要睡!去去!你去看门!

**老头儿** 唔唔，我去看门，我还要去看门。 ……铃铛就在这 儿，有了动静，我就这么……(扯了一下)

**闯入者甲** 得!得!别扯了!

〔老头儿去了。闯入者甲向天井中张望一眼，即打开 右首的房门。

**闯入者乙** 是通花园的?

〔闯入者甲又推开左首的门照一照。 **闯入者乙** 还有床，老大，咱们睡在里边吧。

**闯入者甲** 伙计，那是条死路，没门! **闯入者乙** 那 ? … …

**闯入者甲** 这洋椅还不舒服?(拣张长沙发)我睡这一张。 **闯入者乙** 也 好 。

**闯入者甲** 妈的，这房子倒不坏! **闯入者乙** 像个衙门 … …

**闯入者甲** (非笑地)你进过衙门没有?

**闯入者乙** (不好意思地)老大，您啦?

**闯入者甲** 我?(感慨系之地)哼!想当年，我也坐过两年衙 门!……得，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来瞧瞧这 票货。(打开包袱，里面塞满衣服、首饰、银钱)伙计， 今儿运气不坏!你瞧这件线春袍子，全新的，还没穿 过。(在身前比了一比，不由自主地穿上身试试)怎 么样，合适吗?

**闯入者乙** 老大，您这么一打扮，可真有个官派!

**闯入者甲** (得意)是吗!人要衣装，佛要金装!难道做官是 天生的?不信你穿起两件衣服来，可不就大派了?

**闯入者乙** (果然捡起一件长袍，打算试一试，眼看着闯入者 甲)这一件……?

**闯入者甲** (制止)得!瞧你身上肮里肮脏的!——伙计，别

忙，跟我干两年，有得你穿的!(收拾起衣包) **闯入者乙** (懊丧地)我穿起来也……也不会像样儿!

**闯入者甲** 你这家伙好没志气!跟着我，将来总有官给你做

的!(似乎已经有了官气，架子十足地坐下)

**闯入者乙** 官?(惊讶不已)我都能做官?

**闯入者甲** 那有什么!有钱就有办法!伙计，我阅历得多啦! 哼，老子是时运不济，倒了霉。瞧，再过三年，老子有 了个百儿八十万，省长不说，道尹、知县什么的，总买

它个把个来玩一玩!(燃起烟来，自我陶醉) **闯入者乙** 可是我，老大，您看可有这个出息?

**闯入者甲** (端详着)伙计，倒不是我当面奉承，你五官端正， 天庭饱满，只要时来运来，还怕少了官做?

**闯入者乙** (乐得手舞足蹈)老大，您……您……开玩笑!

**闯入者甲** (正色)我跟你开玩笑?你去打听看：那些省长、督

军什么的，又是什么出身?不是靠钱，就是靠枪杆 儿!有几位那猴形儿，简直抵不上你哩!

闯入者乙 (笑得合不拢嘴)您， ……您， ……官儿怎么样做 呀?

闯入者甲 那有什么!假如有朝一 日你真做了官，只要我开

导开导你，有个三五天，什么都学会了! 闯入者乙 (不能信任)老大，当真的?

闯入者甲 我还骗你不成? 闯入者乙 可是我 ……

闯入者甲 (摔了烟)得，别想远了，睡了吧，四更了!(随身倒 在长沙发上)

闯入者乙 是啦，老大。(捡起烟蒂儿过瘾)

闯入者甲 (呵欠连天)伙计，天不亮就得爬起来走啊，先把这 票货弄出城。

闯入者乙 (躺在单人沙发上不断变换位置，企图舒服点)是

啦，老大。(又抽了一口烟)

闯入者甲 打一个朦胧，就得叫醒我呀!

闯入者乙 嗯。(又换了个躺法) ……哦，老大，您看这票货， 能值多少钱?

闯入者甲 睡了吧!算这些账干吗! 闯入者乙 总值个好几万吧?

闯入者甲 (敷衍地)嗯，嗯。

闯入者乙 一回就是好几万，干上十来回，就是好几十万!

……老大，您说有个几十万就可以买个什么? …… 闯入者甲 (沉沉欲睡)唔，……唔。 … …

闯入者乙 哦，知县，……还有道尹什么的，还有省长!…… 闯入者甲 … … 唔。

**闯入者乙** 知县……有好大呀?……县太爷，县大老爷， …… 青天大老爷。 …… (自己低声地笑了，手中烟蒂掉下 了 )

〔窗外风雨凄厉。

〔远处惨叫之声不绝。 〔枪声也隐约可闻。

〔灯光昏暗。

〔仿佛有脚步杂踏声。

〔许多人压低噪子在问：“哪儿?哪儿?在哪儿? ….…"

〔 暗 转 。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夜 晚 。

依然是序幕的那间客厅，但由于灯火辉煌，由于少 数家具的色彩变换，原有的空旷与阴暗已一变而显 得富丽堂皇了。

脚步声、询问声继续不断，继续增高。

闯入者甲和闯入者乙同时醒了，急忙跳下椅子。

**闯入者乙** 什么事，什么事，老大?

**闯入者甲** 快!走那个门，到后花园!

〔闯入者乙背起衣包，与闯入者甲逃进了右首的门。 〔门外追赶扑打之声嚷成一片：“打!打!打死他!” 〔通天井的窗门冲开，知县——好像刚从卧室中逃 出， 一手提着袍褂，一手提着鞋帽，身上的短衫裤已 经被撕成破片——狂奔而入。

〔与他同时进来的秘书长—-身上的长袍马褂也被 扯烂了。 ——面色如土，狂奔进来，当即扑倒在地。 〔知县藏到沙发背后，但又觉不妥，想进内室。

**秘书长** (在地下爬不起来)知县大人!我完了!

〔门外正在呼噪着“哪儿?哪儿?在哪儿?”

〔一群老百姓——-手执棍棒，一拥而入。

〔知县尚欲逃窜，已经为老百姓所包围，于是聚而殴 之，一边发出狠毒的咒骂。

|  |  |
| --- | --- |
| **老百姓子** | 你还乱拉壮丁吧?你还买卖壮丁吧? |
| **老百姓丑** | 打死了算!老子 一 家人都死在他手里! |
| **老百姓寅** | 你还刮地皮吗?(按他头)让你啃地皮! |
| **老百姓卯** | 还我的谷子来! |
| **老百姓辰** | 剥掉他的皮! |
| **老百姓巳** | 打啊!打啊!打死这狗官! |
| **老百姓午** | 你再来拆我的房子吗? |
| **老百姓未** | 你还挖人家祖坟吧? |
| **老百姓寅** | 怎么?断了气? |

众 人 死啦?死啦? **老百姓寅** 走吧!

〔众人又一拥而去。经过秘书长身旁，每人又重重地 踢了几脚。

〔右首房门慢慢打开，伸出闯入者甲和闯入者乙的脑 袋来。

**闯入者乙** (向闯入者甲伸了伸舌头)这是怎么回事，老大?

**闯入者甲** (机警地跑过来，搜查一下知县的身上，毫无所得)

妈的，一点彩头都没有!

**闯入者乙**(跟过来捡起知县的袍褂)老大，这套衣服? (笑，希望允许)

**闯入者甲** (不屑地)算你的吧。(又去检查秘书长) **闯入者乙** 谢谢您啦，老大!(急忙穿了起来)

**闯入者甲** (依然无所获)都是冬天的臭虫!———嘿!你倒穿 起来啦!

**闯入者乙** (干笑)您看，可还……可还像个样儿?

**闯入者甲** 我说嘛，人要衣装!这可不有个样儿啦?(摘去他 头上的毡帽)再换上这顶帽子，(检出知县的呢帽) 瞧，官还不是人做的?(将毡帽戴上知县的头，忽然 发现)哎呀!伙计!你瞧吧!(抬起知县的上身)这 家伙可不像你?—-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闯入者乙** (惊喜欲狂)当真?(看着知县，摸着自己的脸)

**闯入者甲** 你说吧，做官的有什么了不起?跟你还不是一样

的人?连像貌都一样! **闯入者乙** (傻笑)那我……?

〔从天井那边跑来两个武装警察。

**警察一** 报告! **警察二** 报告!

〔闯入者乙大惊失色，急欲遁去，闯入者甲按住他。 **闯入者甲** (镇静地)进来!

〔警察一二进入。

**警察一** (向闯入者乙敬礼)报告县太爷：奉了马局长命令，听

说有乱党来县衙门捣乱，特派小的们来弹压。 **闯入者乙**(吓得跌坐在椅中)唔……

**闯入者甲** (遮断闯入者乙，对警察)马局长?- 唔，你们的 局长自己怎么不来?这儿出了那么大乱子，县太爷 受了惊，都说不出话来了!

**警察一** 是!马局长已经来了!小的们是跑步来的，所以先 到!县太爷受了惊?

**闯入者甲** 要不是我在这儿，你们县太爷可要吃亏了!瞧你

们秘书长不是给打死了? 警察一 是!那一位是?

**闯入者甲** ( 将毡帽压了知县的眉目)这是我打死的一个乱

党!- 唔，你们俩先把这个死尸抬去埋了。 **警察一** 是 !

**闯入者甲** (一回头看见闯入者乙的一双光脚板挂在那儿，踢

他一下，让他藏起) 嘘! … …

**闯入者乙** (惊叫一声)哎! …… **警察一** 大人怎么啦?

**闯入者甲** 瞧，给乱党追得连皮鞋都掉了。(捡起皮鞋)大人，

您进房间去休息一会吧。

**闯入者乙** (如释重负)好，好，老大!

**闯入者甲** 什么老大?(暗地里捣他一拳，顺势搀扶他向左首

房间去)你们快点把尸首抬出去!快!(下) **警察一** 是!伙计，来吧!好差事!

**警察二** 倒霉!县衙门里鬼都没一个? **警察一** 还不是跑光了!

**警察二** 唉，知县太太都没在?

**警察一** (暧昧地)还不是跟财政局长在一道?

**警察二** (会意地微笑)唔。 ……哎呀!这家伙还没死? **警察一** 真的动起来了?

〔警察一二惊惧地跑开。

知 县 你们是谁?……我没有死!

**警察一** 知道你死没死呀?……你是人是鬼呀? 知 县 我是人……我是知县大人呀!

警察一 你是知县大人?这就活见你妈的鬼了! 知 县 真的!我是 … …

〔闯入者甲冲出。

**闯入者甲** 怎么的?

**警察** **一** 这个死的活了，还说是知县什么的哩!

**闯入者甲** 对了，就是他动手打县太爷的!抬出去，不管死 活，埋掉!(对着脸一巴掌)妈的，死吧!(用手巾塞住 他的嘴)快抬去埋掉，反正活不成了!快!快!(入 左首房间)

**警察一** 是!——伙计，来，快点抬出去! **警察二** 就这么半死不活地埋掉?

**警察** **一** 快抬走!快抬走!(低声)活生生的干嘛埋掉?抬去

卖! — — 好卖二十万! **警察二** (惊喜)卖去当壮丁?

**警察一** 快!快!抬到壮丁营去! 〔警察一二抬知县大人下。

〔闯入者甲探头出视，急反身招闯入者乙。 **闯入者甲** 快快，走吧!

〔闯入者乙穿上了皮鞋，出。 **闯入者乙** 他们走了，老大?

**闯入者甲** 快走，快走!再不走要露马脚了! **闯入者乙** (惊喜交集)他们把我当着县太爷?

**闯入者甲** 得啦，走吧!拆穿了可不好玩儿!(推闯入者乙向 右门去)走，走走，快!

〔天井里有人叫：“打死的?好!快去埋掉!埋掉!” 〔接着警察局马局长——身材奇短，但耀武扬威地全 副武装着——气喘喘地奔上。

马局长 大人!大人!哎呀，您受惊了!您受惊了!(敬礼， 再加以握手)您?

〔闯入者乙木然不知所措。

**闯入者甲** 您是马局长?

**马局长** 阁下尊姓?——哦，刚才抬出去的那个暴徒就是您 打死的?

闯入者甲 是的，我是知县大人的老朋友，姓张。大人刚才受 惊不小，精神有点儿恍惚，您看，他话都不能说。需 要休息才行。(扶闯入者乙，想进左首内室去)

**马局长** 哦!真的!(连忙打扫沙发)大人这儿休息吧!(过 来搀扶他)这儿休息!

闯入者甲 (推开他)您坐，您坐，我来招呼。(扶闯入者乙坐 沙发上，自己夹在马局长前，遮掩着)哦，马局长看见 秘书长的? ……

马局长 (惊叫)哦!秘书长!可怜可怜!被他们打死了?这 些乱党!混蛋!混蛋!要重办!重办!(转身向闯 入者乙挨近)大人怎样?您没有受到伤吗?

**闯入者甲** (遮开)大人受的是内伤，大概是神经出了毛病，看 不出。您还是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马 局 长 哎呀，该死该死!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把我局里全 部警察开来保护，事情不会如此之糟的!这要请大 人特别宽恕。 ……其实这也不能怨卑职，(凑近去， 小声)从昨天早晨起，艾局长拖住我们打牌，一连就 打一百零八圈!卑职是生怕有什么公事，所以提早 回家，一到家就听到消息，一听到消息就马上赶来。 ……(四顾)看，到这会儿他们一个都没有到!(看看 知县毫无反应)

**闯入者甲** 是是。 … …

**马局长** 所以艾局长这样的爱热闹，实在是太误事，太误大事 了!(看看知县还是没有反应)

**闯入者甲** 哦，马局长，秘书长的尸首怎么办? **马局长** 这，张先生不用操心!- 来人!

〔警察三四上。 **警察三四** 报告!

**马局长** 把秘书长的尸首抬回他公馆去!说我们各局局长马

上就过来商量善后! **警察三四** 是!(抬尸身下)

**闯入者甲** (企图支开他)唔，马局长，目前最要紧的事，是捉 拿凶手!您赶快去派警察出动吧!

马局长 (支吾)嗯，嗯，不要紧，不要紧，老百姓跑不了!现在 最要紧的是大人的病!嗨，我的心简直乱了!真是 如丧考妣!

**闯入者甲** 此刻不去捉，到了明天凶手都查不出啦!

**马局长** 查得出，查得出!查不出把全城的人都杀光! **闯入者甲** 那怎么可以!——您还是去查一查吧!

马局长 (无可奈何)嗨，张先生，既是知县大人的老朋友，也 不必瞒您：我此刻怎么去查呀?局子里一共只有六 名警察；两名在看家，四名都派到此地来了，哪儿还 有人呢?将来我向乡镇长要人，乡镇长向保甲长要 人，还怕抓不到人?

**闯入者甲** 唔，唔。……

**马局长** 还是您来谈一谈出事的经过吧，办案的时候也好作 个参考。

**闯入者甲** 这， ……等一会再谈吧。我看，知县大人精神恍 惚，话也不说，还是劳驾去请位医生来吧!

**马局长** (恍然)哦! … … 您看，我真乱极了!我真是如丧考 妣，什么都忘了!(又走近)大人，我去请钟局长给您

瞧病!(转身就跑)

**闯入者甲** (紧急命令)伙计!别装了!快走!

**闯入者乙** (捨不得了)怎么?就走了?(刚要起身)

〔马局长在天井的声音：哦!好极了!钟局长您来 啦 ! 快 ! 快 !

**闯入者甲** 糟糕!(推闯入者乙躺下)躺下!闭上眼!别动! 别开口!

〔马局长推着钟局长 卫生局长，五十来岁，一身 古老的西装，提着药箱，上。

**马局长** 好了!好了!钟局长来了! 张先生，这位是卫 生局钟局长，这位是知县的老朋友，张先生，今儿全 亏有了张先生，打死一个乱党，才救了知县大人。

钟局长 (永远是 一 副道学家的面孔，冷冰冰地握乎)那感谢 您啦!(转身就向县长)大人!(弯下腰去就动手诊 病 )

**闯入者甲** (大惊)钟局长!等一等!大人睡着了!

**钟局长** ( 严 重 地 ) 等 ? 怎 么 能 等 呢 ? 哪儿受伤了?头 部?腰部?胸部?(全身乱摸)

**闯入者乙** (被摸得睁开眼，向闯入者甲求救地)老大! ……

**闯入者甲** 大人，闭上眼休息吧! 大人受的是内伤，神经 上出了毛病，不能谈话。 安安，说一两句话也是 胡说白道!……

钟局长 唔，唔。……(切脉，用听筒听)是的，脉搏好快，心跳 得厉害，全身都在发抖，这是头脑受了震动，神经受 伤，需要安神静养。

**闯入者甲** 对!对!对!您说的完全对!请坐! 〔钟局长坐下去马上配药。

**马局长** (附耳低声问)不要紧? **钟局长** 很要休息几天!

〔外面奔进两个人来，一迭连声地问：“大人在哪儿? 大人在哪儿?”一位是教育局齐局长：不过四十来岁， 但暮气沉况，呵欠连天，含着一根长长的象牙烟嘴。 〔另一位是工务局萧局长： 一身笔挺的洋装，油头粉 面，顾影自怜，夹着一个大公事皮包。

**马局长** (奔去迎接)哎呀!你们这会儿才来!这儿!这儿! 〔钟局长在专心配药。

**闯入者甲** (急得搔耳抓头，忽然心肠一硬。低声向闯入者乙

警告)不要怕!什么都有我!睡好!装病!

**马局长** 你们呀!简直赌昏了头!现在才来!

**萧局长** (不服他的埋怨)你是四条腿的马呀， —一拍就跑， 当然快!

**马局长** (受了攻击，马上报复)女人是你的命!又给裙带子 扣住了?

**齐局长** 嚷，算了，算了，见面就顶!大人怎么样?

**马局长** 大人今儿受了大惊!现在睡着了。要是等到你们来

呀，大人的命都完了蛋! **萧局长** 我说啦，你跑得快呀!

**齐局长** (止之)到底是怎么回事?闯下这么大祸? **萧局长** 大人，您好些吗?

闯入者甲 二位请坐吧，大人头脑受了震动，神经受了伤，现 在话都不能说。刚才钟局长看了，说要好好儿休息， 让他睡一会吧。

**马局长** 哦，哦，我忘了介绍：今儿呀，如果不是他先生在这 儿，我们大人早没了命，咱们大伙儿也完了蛋

啦 ! 这位是张先生，我们知县大人的老朋 友 。 这位是教育局齐局长，这位是工务局萧局 长!齐局长是持久战的名将，一口气可以打一百二 十圈麻将!这位萧局长是品花能手 ……

**萧局长** (冷酷地)那么你呢?

**齐局长** (和解地 一 笑)别尽在打哈哈!张先生，请问事情到 底是怎么发生的?

**闯入者甲** (乘机挪了张椅子遮住闯入者乙前，坐下)是呀，我 正想给诸位报告一下哩!

**萧局长** (打量着他)哦，张先生，我们少会，您是什么时候到 此地的?

**闯入者甲** (不防这一手)嗯，我是今晚刚刚到! **萧局长** 刚刚到!那真是巧极了!

**闯入者甲** 是呀。(指闯入者乙)大人和我是二十几年前的老 朋友啦!这次路过此地，特地来看他。因为是多年 不见，一见面就谈呀谈呀，一直谈了半夜!

**萧局长** 在他的小书房里?----- … —

**闯入者甲** 安，安，……是的。……我们就谈呀，谈呀，无所不 谈。……

**萧局长** (向马局长暧昧地)知县的“太座”还没有回来? **马局长** 问你呀!我是先走的呀!

**萧局长** (低声)我们离开艾公馆也半天了呀!糟糕!老艾也 太不象话了!他们躲到哪儿去了!

**闯入者甲** 咱们正在谈得痛快，忽然外面噪噪嚷嚷，拥进一群

人来，嘿，我一看，足有五六百! **马局长** (舌头一伸)五六百?

**闯入者甲** 总之是数不清的人!有的拿刀，有的拿棍，有的拿

枪!

**马局长** 居然有枪?

**闯入者甲** 大概是拿来吓人的，也没有子弹。 **马局长** 嗯。他们进来要干吗呢?

**闯入者甲** 哪里还讲道理呢，有的嚷：你霸占我房屋，你强占 我田地! … …

**马局长** 嗨嗨!(向萧局长)这大概是老兄的德政?

**闯入者甲** 有的嚷：你买卖壮丁!你包庇烟赌!…… **萧局长** 这又是阁下的功劳了?

**齐局长** 何必再斗嘴呢?大家都逃不了!

**钟局长** 可没有我的事!

**萧局长** 钟圣人!你将来当然是进圣庙的!

**闯入者甲** 还有说：侵吞平价米呀，没收平价布呀，开枪打死 学生呀! … …

**齐局长** (自我讥嘲)瞧，这就扯到我身上来了!

**闯入者甲** (笑)诸位原谅，我只是听他们胡说的。

**萧局长** 对，对，他们还骂些什么,难道老艾倒没有份儿?

**闯入者甲** 自然还有 了：说什么苛捐杂税，囤积居奇，私卖烟 酒，征粮舞弊，……骂了一大堆。

**萧局长** 这全是他财政局干的!

闯入者甲 七嘴八舌，胡叫胡闹，哪里说得清呢?看见了县太 爷，动手就打!可巧兄弟自幼儿练过十八般武艺，刀 枪剑戟无所不能，凭他们这批乌合之众，哪还放在眼 里?兄弟夺过一根棍棒，一边保护着大人，一只手就 杀出重围!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只打得 他们落花流水，东逃西散!可是兄弟正打得起劲，一 回头，我们大人又被他们包围起来了!这一下，兄弟

动了火，掏出家伙，(掏出枪来)乒，乒，乒，对天就是 三枪!他们还不放手，兄弟对准领头的一个，一家伙 甩倒了!这才救出我们的大人，那几百个乱党也就 一哄而散了。

**马局长** 啊啊啊， …… 了不起!了不起!张先生你真是!完 全亏了你!否则，我们大伙儿可都完了蛋啦

**萧局长** 那么秘书长又是怎么死的呢?

**闯入者甲** 哦，那是……嚷，那只怪知县大人预先没给我介 绍，在人乱马翻的时候，我也认不清，就被他们拳打 脚踢地打死了!

**马局长** 我们要替秘书长报仇!

**钟局长** (冷冷地)现在先让大人吃药! **闯入者甲** (忙接过来)我来，我来!

[财政局艾局长：三十多岁的中年人，面团耳肥，一副 发福的样子——慌慌张张奔来。

**艾局长** 糟糕!糟糕!我才知道!我才知道!怎么样了，大

人?

萧局长 好，你来了。(拖到一边)正在吃药，现在不能讲话， 神经受了伤了!嚷，(呶呶嘴)“太座”回来没有?你 把她拖哪儿去了?

**马局长** (指着他的鼻子)你呀!你呀!

**艾局长** (闪躲地)少胡说白道!- 大人! **闯入者甲** 大人还需要休息，让他睡吧!

**马局长** 哦!这位是张先生，我们知县大人的老朋友，刚刚到 的。今天的事幸亏有了张先生保驾，否则是不堪设 想了!——唔，这位是财政局艾局长!我们县里第 一 等红人 ! 我们刚刚听了张先生的报告，真是

危险万分，好像一部美国电影! **艾局长** 哦哦，请张先生再讲一遍吧!

〔外面的声音：太太回来了!太太回来了! **马局长** 知县太太回来了?

**闯入者甲** 那么,诸位，我们回避一下吧!他们夫妻间一定要 恩爱一番了!

**马局长** 对!对!我们书房里去坐一会，张先生，你再把经过 给艾局长讲一次。(邀众人去)

**闯入者甲** 好的，好的。——哦，这杯药还没有吃哩!诸位先 请!

〔 众 人 下 。

**闯入者乙** (得意)怎么,老大?我真成了知县大人哪? **闯入者甲** (泼去药)躺下!别动!你的太太来了!

**闯入者乙** 那怎么办?怎么办?

**闯入者甲** 一不做，二不休!你装病!一句话都不许说!到 时候我会来救你!(下)

**闯入者乙** (哭丧着脸)老大!老大!你别走呀! … … **闯入者甲** (在外)太太回来了?大人睡着了。

〔知县太太虽然是三十来岁的人了，妖艳异常，打扮 得十七八岁的少女一般，急急风式的登场。

知县太太 睡着了?(停步，自己再修饰一下，准备一下，然后 一个箭步奔向知县，夸张地悲哀)哎呀!你怎么了? 亲爱的?受了惊了?(伏在他身上假哭)你看我该死 吧，到现在才知道!——这些听差的都浑蛋，一个都 不来通知我!张太太、李太太、王太太她们一定拖着 我打麻将，我说我不能打呀，我心里乱得很，一定要 出什么事呀!你看 ……

〔闯入者乙闭目发抖，一言不发。

**知县太太** 亲爱的，你怎么不理我呀?你哪儿受伤了?膀子?

腿?还是头呀?(全身找寻)是胸口，肚子? 〔闯入者乙只好装死一般，动也不动。

**知县太太** 亲爱的，你睁开眼看看我呀!怎么,你生气啦? (抱他的头使之坐起)我知道你生气，(坐在他身旁， 拥抱着他)谁想打牌呢?她们三缺一，死拖住不放 呀!好，我再也不打牌了!别气了，别气了!(偎着 他的脸)亲爱的，你已经受了伤了，再生气，看气坏了 身体!

〔闯入者乙受宠若惊，目瞪口呆。

**知县太太** (哄孩子似的)别气了，说句话吧，我的心难过死

了!——我的心简直要碎了! 〔闯入者乙又闭上眼。

知县太太 (眼睛一转，撒起娇来)嗯，我知道了，你又在吃醋 了，是吧?……你看你，做了县太爷还那么小气! (再偎上他的脸)得了，得了，别小孩子脾气了，你的 病要紧，看气坏了，那我的心，就……(悲苦之声)我 的心就真碎了!

〔闯入者乙如堕五里雾中，飘飘欲仙。

**知县太太** (手抚其额)你看你，今儿又没剃胡子?我给你打 水来洗洗脸好吧?(站起身来。)

〔闯入者乙又闭上眼，仰靠在沙发上。

**知县太太** (微愠)你怎么啦?老跟我装死装活的!有什么话 你说呀!

〔闯入者乙依然不语。

知县太太 怪了!怪了!你这是什么毛病呀?

〔闯入者甲潜步入。

**知县太太** 你 是 真 病 了 还 是 … … ? 哎 呀 ， ( 注 意 辨 认 ) 你? … …

**闯入者甲** (在她背后)太太，他不是你的丈夫! **知县太太** (惊跳，转过身来)什么?

**闯入者甲** (手枪早抵住她)不许叫!——我跟你说。 **知县太太** 你是谁?

**闯入者甲** 你别管我是谁!——告诉你，你的丈夫已经被乱 党打死了!这是我替你找来的冒牌货!

〔闯入者乙睁开眼，贪婪地看着她。 **知县太太** (下意识地看他一眼)他? ……

〔闯入者乙无声地傻笑起来。

**闯入者甲** 你看不像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知县太太** 你们打算干嘛?

**闯入者甲** 只要你愿意，咱们可以谈一笔买卖! **知县太太** 跟我谈买卖?

**闯入者甲** 对了。——现在，你的丈夫死了，第一，你变成了 寡妇，没了男人；第二，以后做不成知县太太，你什么

都完了蛋，你想是不是? 〔知县太太沉思。

闯入者甲 如果你不愿意守寡，不愿意丢掉这知县太太的位 置，那很容易，你就承认我这位朋友是知县大人，是 你的丈夫!

**知县太太** 这 … …

**闯入者甲** 很简单：你答应，什么条件都好商量；不答应，咱们 马上从后门出去，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从今以 后，你就不再是知县太太，而且要守一辈子寡。

**知县太太** (看了闯入者乙一眼)可是， ……如果我只承认一

半呢?

**闯入者甲** 一 半?

**知县太太** 既做买卖就得交代明白：条件可以谈，可是财政局

艾局长，他跟我的关系想来你已经知道 ……

**闯入者甲** (恍然大悟)哦!原来你们 … …

知县太太 如果不干涉我的自由，我可以承认和你这位朋友 表面上的关系。承认他是知县大人!至于这条件也 好谈。

**闯入者甲** (放下枪)好!知县太太，你真痛快!咱们这笔买 卖谈成了!

**闯入者乙** (大喜向知县太太)你答应了，你答应(抓她的手) 做我的太太?

**知县太太** 你当着真的?(顺手一 巴掌)滚开! 〔闯入者乙被击倒椅上。

〔艾、马、齐、萧、钟五位局长同时伸进头来。 众 人 怎么啦?

**知县太太** (跑过去拥抱闯入者乙)亲爱的，看打死好大的一 个蚊子!

众 人 哦 ! … … 〔 暗 转 。

**第** **二** **场**

天已经亮了，县衙门里在举行紧急会议。

会议才开始，全县首脑人物都在座，四名警察守卫。 不过我们的称呼得变一下了：甲先生既已荣任秘书

长，而乙先生既公认是知县大人，我们也只得改口 了 。

知县太太 诸位局长：知县大人要我宣布：现在开会了。我是 个女流之辈，本不该干预政事，但我今天不能不出 席，替大人说明两件事：第一，昨天夜里，大人受了很 重的内伤，脑神经有了病，现在还不能说话：说一两 句话还可以，不过噪子都完全变了。……

〔假秘书长在太太身后徘相，手枪不时地在显现。 **知县太太** 所以今天的会议要请张先生代为主持。 …… **艾局长** (大惊)张先生? … …

〔各位局长面面相觑，知县太太乘人不防，突然以一 张纸条塞给艾局长。艾局长躲去一边。

**知县太太** 对了，大家都知道，昨天夜里的事，如果没有张先 生在此地，大人的性命难保。一朝天子一朝臣，知县 大人一完蛋，诸位局长还不是树倒猢狲散?- 哦 哦，我不会说话， 我是说兔死狐悲 !哦，还 是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也就完了!大人是很 感激张先生的，而张先生过去在政界干过十几年，现 在秘书长出了缺，所以就请张先生来做我们的秘书 长，今天的会议也就请他主持。……

**艾局长** (看完了字条，态度一变)对!对!张先生肯来屈就

秘书长，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马局长** (跳得更高)拥护!拥护!

**齐局长** (点头)当然很好!

**萧局长** (鬼祟地拖一拖艾局长)怎么样?

〔艾局长推开，没理他。

〔钟局长木然坐着。假秘书长就乘机发言了。

假秘书长 兄弟本来是路过此地，但知县大人和我是二十多 年的老朋友， 一定要兄弟帮忙，这叫做却之不恭! ……此后都要仰仗各位指教!(敬各人纸烟)

**艾局长** 那里，那里! **马局长** 客气，客气!

〔众人附和了一声。

**假秘书长** 好，为政不在多言。兄弟也不客气了，现在就开会 吧 。

〔假秘书长向假知县耳语有时，假知县正襟危坐，连 连点头。

**假知县** 开会， ……讨论……讨论……昨天的事! …… 〔乘人不备，艾局长又与知县太太交换了几句话。

假秘书长 大人的意思：昨晚乱党捣乱，前秘书长被害，大人 受伤，这件事对于大人和秘书长个人没有什么,问题 是国家的法纪要紧!知县大人都可以随便殴打，则 政府的威信何在? 将来的政治那 可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这件事要重重的严办!请各位提出办法! **假知县** 嗳，……各位提办法……

〔知县太太走过来，示意他少说话，坐在沙发靠手上。 **假知县** (不懂)嗯?……(胆战心惊地摸触她的手)

**知县太太** (甩脱他)别动!

〔大家正在交头接耳商量。 一惊。

**假秘书长** 大人，您休息休息吧。 **假知县** 嗯，嗯，……嗯。

**马局长** (慷慨陈辞)秘书长的意见我绝对拥护! 一 定要严惩 凶手!一 定要多多抓些人来，杀!杀!把这些暴徒

斩尽杀绝!

**齐局长** 嗯，嗯，是要重办!否则我们将来人人自危，谁还敢 做官?

萧局长 重办当然要重办了；可是第 一，凶手逃得无影无踪， 马局长打算怎么去抓?第二，乱党有好几百，马局

长，你的警察据说全部只有六个人，你怎么抓得了? **马局长** 嗯 ……

**齐局长** 嗳，这也是，暴徒如此之多，怕也只能杀一做百了!

**马局长** (气虎虎地)我警察少也不止六个人!萧局长你可不

要信口开河!我们办警政可不比你们办工务，可以 谎报个十倍二十倍的!

**萧局长** (冷笑地)那么几倍呢?

**齐局长** 嗳嗳，你们两位是打算唱对口相声怎么的?

**假秘书长** (连忙接口)两位的意见都对!办，当然要重办! 但萧局长的意见也应该考虑：如果多抓多杀，也看我 们抓得了，杀得完吗?再说，政治家应该力行王道， 也不能专门杀人的!所以我们要重办，并不一定就 要杀人!

**齐局长** 嗯，嗯，有道理!这叫做爱民如子!对!

**马局长** 我拥护!秘书长这样说法我拥护!

**艾局长** 我有一个意见：这次暴动——这是一次暴动!—— 在这次暴动里不管有多少人，那些老百姓都是盲从 的，可以不必深究!但对于主使的人，那真正的乱 党，—就是革命党，非严办不可!

**假秘书长** (注意集中)是的，是的。……

**艾局长** 据兄弟调查，在昨夜里暴动之前，先有两个乱党(目 视秘书长)偷偷地……

**假知县** (大惊)偷?偷什么?

**艾局长** 大人您别怕，不是偷东西——他两个偷偷地先溜进 县衙门，大概后来就是他俩指挥一切!(严重地)这 两个乱党可不能轻轻放过!(笑)大人跟秘书长的意 见以为如何?

**齐局长** 对!对!真正的乱党也不能放过!非抓来不可!

**假秘书长** 昨儿夜里我是看见有两个人在指挥一切，将来捕 到，我一定认得!

**艾局长** 那就对了!现在把这两个乱党丢开不谈，看对这批 盲从的老百姓怎么办?

**假秘书长** 对老百姓要重办!重办!(着力地丢掉香烟蒂儿) **假知县** (习惯地去捡起烟蒂儿)对!对!

假秘书长 (慌忙递给他 一 支烟)您要对火? — — 这儿!(替 他点上火丢去烟蒂)哦，大人，您的精神好一点了? 已经想抽烟了?

**假知县** 安，安。

**假秘书长** 诸位意见怎么办?

**马局长** 凡是参加暴动的都抓了来，关到我的游民习艺所去 做苦工!

萧局长 那你的习艺所又要增加经费了?-——我的办法是不 花钱，抓来的人，都罚他们修马路，开水塘!这一来 对我们本县又做了两件建设事业，我们现在是建设 第一呀!

**马局长** 好，这一来，你收的那些马路捐、水塘捐、建设捐，又 都可以上腰包了?

**齐局长** 建设之首要在于教育!我的意思，重重地罚他们一 笔款子，办几所学校才是正经!

萧局长 得了!你办的那些学校有什么用?你们那位标准教 员把“奋門(斗)”两个字认做“夺门”,将来教育出一 批人来，好，“奋門(斗)”都不会，只会“夺”人家的 "门"!

**艾局长** (抢)不过这 一 点是对的：应该重重地罚他们一笔款 子!至于做什么用场，让我财政局来统筹办理!

**假秘书长** (轻轻鼓掌)哎，现在大家的意见已 一 致了!罚款! 重重地罚款!至于用途，各局里都可以有一点 ……

**马局长** 我拥护秘书长!我警察局要增加 一 百名警察，这 一 笔钱正好!

**萧局长** 我要修八条马路!二十个水塘!正需要款子! **齐局长** 那我也不能不办几所学校呀!

**钟局长** (这才开口)咳安，咳安，我……我提议……

**艾局长** (打断他)得了，得了，你又是要办医院?我知道!诸 位，学校、公路、警察、医院不都有了吗，现在不一定 要增加呀。比如警察吧；原来的名额是六十名，可是 马局长，你现在实际上只有六名警察，你把六十名补 足了额不就成了?学校的经费，公路的建设费 …… 不都是一样? … …

**马局长** (跳起来)我警察局的经费你拨足了没有?

**萧局长** 嚷，艾局长，我的建设捐款让你放了半年大一分，还 不够呀?

**齐局长** 我的教育经费不是被你拿去囤粮食了?

〔假秘书长看见他们的斗争，自鸣得意起来，向知县 太太低声提醒一句。

**知县太太** 你们吵来吵去，把正事都忘了!前秘书长的丧葬 费，知县大人的养伤费，你们都不管了?只管你们的

这个费，那个费!前秘书长是该死的?知县大人受 了那么重的内伤，就白白地受啦!

〔大家沉默。

假秘书长 哦哦，我倒忘了，这倒是最重要的问题。这笔罚款 是什么名义呢?当然是前秘书长的丧葬费和大人的 养伤费呀，这两笔费实际上都要支出的，总不能用到 别处去呀!不过…… (沉思)假如这笔罚款能多收一 点呢，大人一定也愿意拿出一点来分配给各局来办 点事业的。是吧，——大人?

**假知县** 是的。是的，——可是我有多少钱呢?

**假秘书长** (制止他)对了，这笔罚款是多少数目呢?

**齐局长** (呵欠连天地)当然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了! 三千万!

**萧局长** 五千万!

**马局长** 不行!要八千万!

**知县太太** 几千万够什么?两万万!秘书长的丧葬费，和遗 族赡养费一万万!知县大人的玉体不比寻常，也要 一万万!

假秘书长 好，就遵照太太的吩咐：两万万!昨晚上人数没看 清，就算他二百人吧，马局长，你要各乡镇长各保甲 长开会交出二百人来!不交人就交钱，每人定价一

百万!不折不扣，魁日交清! 马局长 好办法!我拥护!

假秘书长 好，就这么决定了!散会!

艾局长(大叫)哎!还有问题：这笔罚款应该缴到财政局来! 假秘书长 这不是捐税，是罚款，应该由警察局直接收。马局 长，暂时由你负责了；将来再存进财政局的金库吧!

好了，(急于结束)散会!散会!

**马局长** **散会!散会!**

〔众人一哄而散。 **艾局长** (愤然)好!

〔知县大人乘着人乱，将花瓶偷起。

**钟局长** (声嘶力竭地)诸位!诸位!等一等!我有一件天大 的事要报告!

〔众人只好转身。知县站在那儿不动。

**钟局长** 我们城里最近发现了一种传染病，诸位知道么? **知县太太** (惊叫)传染病?

**钟局长** 传染得很快，最近一个礼拜已经死了一百多人。 **知县太太** 死的是什么人?

**钟局长** 当然都是老百姓。

**知县太太** 唔。 ……(不再紧张了)

**钟局长** 这种病的名字叫(彷英文发音)“狗来拖”!“狗，来， 拖”意思是一得病马上就死，马上就被狗来拖了去!

**艾局长** 快点说吧，怎么样呢?

**钟局长** 马上要预防，要替市民免费打防疫针，要让病人隔 离， — —马上要办十所隔离病院!要征调一百名医 生、三百名看护!要……

**艾局长** (催众人走)诸位，再会了!再会了! **众** **人** (向知县)大人，再会了，再会了!

**马局长** 大人!(立正敬礼)再会了!(又过来拉手) **假知县** (木然，伸手，花瓶落地)呀!……

**假秘书长** 哎呀!大人!您的病又厉害啦!(向众人解释地) 神经又失常了!花瓶有什么好玩儿呢?——太太， 扶大人进去吧!

**知县太太** 对了，进去睡一会儿吧!

〔假秘书长，知县太太扶假知县进内室。 **艾局长** 真是神经失常!(匆匆下)

**齐局长** 走吧!走吧!(呵欠)我再也忍不住了! 〔马、齐、萧三局长下，四警察随下。

**钟局长** (捡起医药箱)唉!神经失常，所有的人都神经失常

了!(慢慢向外走) 〔艾局长突然回来。

**艾局长** 嚷，钟局长，刚才你说这个“狗来拖”的传染病很厉 害?已经死了多少人?

**钟局长** (兴奋起来)已经死了一百多啦!再传染开去，每天 都会死上百儿八十人的!危险之至!

**艾局长** (若有所思)唔，唔，……

**钟局长** 艾局长，你拨笔款子出来吧。…… **艾局长** 是的，唔，我要拨笔款子。……

**钟局长** 先买些防疫药水!

**艾局长** (拂然)防疫药水?那能赚好多钱? **钟局长** 那你打算买什么?

**艾局长** 我打算囤积五百口棺材! **钟局长** (大怒而去)哼!

**艾局长** 神经病!——哎!钟局长!那防疫药水什么价钱? 行市看涨没有?(追下)

〔知县太太提着皮箱愤愤而出，假知县在后面追来。 假知县 太太，好太太!你别走!你别走! ……

〔假秘书长赶出阻着去路。 假秘书长 太太，你不能这么做呀!

知县太太 你这位朋友我受不了!我跟你们是做的买卖，讲

的三七分账，可没把我自己都卖给他呀!我已经声 明在先，我只能跟他维持表面上的关系!

**假秘书长** 是呀!你要搬到小书房去住，这表面上的关系就 不好看了呀!

**知县太太** 我受不了!你看他那副下流相，人前人后，动手动

脚，把我当作什么?

**假秘书长** 这是做戏呀，太太!

**知县太太** 在人背后还要做戏?(决然而去) **假知县** (哭丧着脸)太太!太太! … …

**假秘书长** 哭什么?死了妈?

**假知县** 老大……我不能没有太太呀! ……

**假秘书长** 笑话!县太爷还会没有个太太?我给你想办法! 这个臭女人算了!你让我来摆布她!

[马局长溜了进来。 **马局长** 大人!秘书长!

**假秘书长** 哦，马局长!请坐请坐!

**马局长** (试探地)太太怎么啦!又和大人……?

**假秘书长** 嗨，马局长，家丑不可外扬!可是你还会不知道? 我们大人的脾气太好了!

马局长 是呀!卑职一向替大人抱不平!这象个什么话!她 作威作福，简直不把大人放在眼里!秘书长，您真 行!今儿一上任就给了她一手!对!我完全拥护 您!

假秘书长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和你谈谈这笔罚款的事，就完 全交给你办了!钱决不能再落到他财政局去!你我 要团结起来!——马局长，我是个正派人，看不惯那 些卑鄙行为，我要替我老朋友来澄清吏治，希望你我

能够合作!

马局长 哪里!哪里!大人和秘书长有什么吩咐， 一定效犬 马之劳!哦，您刚才会议上说：让各县镇保甲交出二

百人来，您看是否再增加些? **假秘书长** 再增加些?

马局长 我想您的办法太好了，为了一劳永逸，我索性多要一 百人!让他们交出三百人来，这就又多了一万万法 币!卑职并没有别的意思，还是为了官家。拿这笔 钱再增加一些警察，也好充实本县的保卫力量!秘 书长的高见?

**假秘书长** 嗯，马局长的意见是好，让我回头跟大人再仔细商 量一下吧。

**马局长** 是的，是的。(知道不能马上通过)哦，秘书长，我还

有一件事想同您商量。(附耳) **假秘书长** 是令妹?

**马局长** (看一眼知县)太高攀了吧?秘书长?

**假秘书长** 那里!那里……不过，总不能太委屈了令妹呀! **马局长** 这个，这个。……

**假秘书长** 我是完全赞成!但我不能让令妹屈居(竖小拇指) 此位，我还要想个两全之策!

马局长 那就更感恩不尽了!秘书长，这个媒人自然是您了! (干笑一阵，马上就走)那我告辞了。——大人，您休 息，(立正，敬礼，但不敢再拉手了)秘书长，一切拜 托 了 。

**假秘书长** 自当效劳!但是令妹那边——如今婚姻自由，也 得征求同意才是。

**马局长** 当然，当然，可是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

假秘书长 (握住他的手)马局长，以后本县的一切情报，都希 望老兄随时通知。 ——至于刚才那增加一百人，多 弄一万万元的事，也不必再和大人商量了，你酌量办 吧!

马局长 (感恩不尽)哦!秘书长!您真是!(拚命地握手，立 正，敬礼，立正，敬礼，握手)您真是，您真是我重生父 母一般!(匆匆奔走)

**假知县** 你们在谈什么?

**假秘书长** 瞧!我教你别发慌，做了县太爷还怕没有太太，马 局长把他妹妹送给你!

**假知县** (惊喜得手舞足蹈)真的?真的? **假秘书长** 你还没听见?

**假知县** (喜极发狂，倒在沙发里翻筋斗)哦! **假秘书长** (制止)嚷嚷! … …

〔艾局长和知县太太上。 艾局长 (大惊)知县大人在……?

〔知县惊惶失措。继见知县太太，不悦，坐下。

假秘书长 (打量着他们)没有什么,大人在练习国术。 — 哦，艾局长有何见教?莫不是已经找到那两个乱党 了?

艾局长 (一笑)那倒不用找，早就在我手掌心里了!

假秘书长 (冷笑)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 艾局长 哼，我还不打算就下手。

假秘书长 艾局长，不能抓!现在咱们都得靠他们吃饭!

艾局长 他们也得靠我吃饭，我不让他们做知县，做秘书长， 他们就得滚蛋!

**假秘书长** 老子们拼了不干，你的财政局又做得成?

艾局长 所以咱们大伙儿是患难相共呀! 假秘书长 这么说还像个话!

艾局长 既共患难，也得共安乐呀! 假秘书长 你要怎样?

艾局长 秘书长是个明白人，还要我说穿? 假秘书长 那么痛快点，谈谈价钱吧!

艾局长 有例可援：知县太太既是分成拆账，我也照办，不过

我不能像一个女人那么好欺负，只分三成! 假秘书长 那你要多少?

艾局长 (先指对方，后指自己)四六拆账! 假秘书长 (冷笑)你们要六成?

知县太太 话说清楚：六成是他要的，与我无关。

假秘书长 你，你要三成，你要六成，;两份儿取去九成；咱们哥 俩只落一成?这个知县到底是你们在做?还是我们 在做?

艾局长 当然是大家在做!

假秘书长 那咱们让你来干! 艾局长 没有这个瘾头!

假秘书长 那么至多给你一成! 艾局长 (冷笑) 一 成?

假知县 (跳起来)什么?又给他一成?不干!不干! … … 艾局长 你干我还不干哩!——至少五成五!

假秘书长 一成! 艾局长 五成五!

假秘书长 好，添你一点，—一成五! 艾局长 好，让你零头，——五成!

假知县 (向假秘书长)不能再添了!

**知县太太** (向艾局长)不能再让了! **假知县** 你嚷什么?

**知县太太** 你管着我?

**假秘书长** 我不能再添了!一成五! …… **艾局长** 我也不能再让!五成! ……

〔正在激烈斗争之际，马局长狂奔而上。 **马局长** 不 … … 不 ……得了! … …

**知县太太** (掩饰地)哦，大人，别开玩笑了。(拉着他)看马局

长有什么事?

**马局长** 不得……不得了!

**假知县** (出乎她意料之外地甩脱手，走向马局长)马局长! **假秘书长** 什么事?

马局长 (一边立正敬礼，一边喘息不定)昨儿夜里的乱子，省 里已经知道了，省长大人要亲自来视察!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众 人 (相顾失色)哦! ……

**——幕急落**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两天以后。

为了这间客厅和内室都被指定为省长的行辕，也就 更被打扮得华贵了。

听差们在布置行辕。县长卧室的门打开了，听差们 进出着，有的将县长的东西搬进后花园去，有的将新 置家具搬进卧室来。有的在挂字画，悬灯盏，穿进 穿出，好不热闹。

**假秘书长** (察看一下听差们的工作)快点!快点!你手里捧 的什么?

**听差一** 新做的绣花睡衣。

**假秘书长** 送到(指内室)里面去，这是给省长大人预备的。 **听差一** 是。(下)

**假秘书长** 你搬的什么?

**听差二** 县太爷的衣箱。(向通花园的门走去) **假秘书长** 县太爷在哪儿?

**听差二** 正在花厅里。

**假秘书长** 马秘书——马小姐也在那儿? **听差二** 是 。

**假秘书长** 请县太爷进来，说我请! **听差二** 是。(下)

〔听差三四抬地毯入。

**假秘书长** 就铺在客厅里!慢吞吞!慢吞吞!看， 一 声说省 长到了，怎么来得及!

**听差三四** **是** **!**

〔听差一自内室上。

**假秘书长** 去看看各位局长来了没有?——快请进来。 **听差一** 是 。

**假秘书长** 这门上(指内室)新配的钥匙呢? **听差一** 在这儿，秘书长。

**假秘书长** 收好。房间布置好了以后，把门锁起来。 **听差一** 是。(下)

〔假知县和马小姐——马局长之令妹，如今是知县女 秘书的身分——低头密语，相拥而出。

〔听差相率退出。

马小姐 … … 记清楚 了：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 一部小汽 车，一座洋房。……

假知县 (神魂颠倒)唔，唔，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 一部小 汽车，一座洋房， ……一定办到!一定办到!这点东 西算什么!

**假秘书长** (大为不悦)大人，您的演讲词背得怎么样了? **假知县** (一惊)哦，哦，在背，在背!

**马小姐** (娇媚地)哟，秘书长，大人的讲演稿，您放心。我一 定教的透熟!(掏出稿纸)

**假秘书长** 马小姐——马秘书，我相信您一定会办得好，可是 省长大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到。 一声到了，怕来不及!

**马小姐** 您放心!大人已经背得差不多了。 ——大人，您把 第二段背给秘书长听听……

假知县 唔，唔，……第二段?第二段是——我记起来了：“今 天欢迎省长大人的第二个意义，就是……就是…… 就是…… "

**马小姐** (提醒)“肃清”!

**假知县** 哦，……“就是肃清贪污，建立廉洁政府!”

**马小姐** (提示)"省长大人 …… "

**假知县** 哦 ，“省长大人一向是提倡廉洁的，所以本县的官员， 都能遵守省长大人的教训，刻苦自持。自本官以下， 大家都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 "

**马小姐** (得意)怎么样?

**假秘书长** 很好，就是还不很熟。

**马小姐** 今天一定背得熟，您放心!(挟了假知县又密语起 来 )

**假秘书长** 那就很好!

〔艾局长进来，稍后是知县太太。 **假秘书长** 哦，艾局长您来得正好。

**假知县** (见知县太太，愤然转身)咱们后花园去。

**知县太太** (不愉快)哦，马秘书，马小姐，您真好!…… **马小姐** (昂然)怎么样，太太?

**知县太太** 谢谢你，你代替了我不少工作，——可是还好，你 还记得叫我声“太太”。(笑)

马小姐 (也不示弱)嚷，我的记忆力还好，可是别人呀，早都 忘了!(拉着假知县坐下)大人，咱们还是来背演讲 稿!

**知县太太** 哼!看你爬到我头上去。(转身出去)

假秘书长 (急扭转空气)艾局长，我们谈谈吧!——省长说 不定什么时候到，财政局方面一切都准备好了?

艾局长 (毫不着急)里里外外都粉刷过了，各种统计表都做

好了。连勤务都训练过，外表上是毫无问题! 假秘书长 (玩味着)唔，那么,内里呢?

艾局长 (故意做作)当然是小问题，金库里有点不敷。 假秘书长 (急)短少好多?

艾局长 秘书长不用着急，数字不大——不过是几千万万。 假秘书长 (跳起来)几千万万?

艾局长 (笑)小数目! 马小姐 记得吗?

假知县 记得!(背)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

座洋房……是不是? 马小姐 (赞赏地)对了!

假秘书长 大人，您请后花园去吧。我们要谈话。(推之出)

〔假知县和马小姐又神魂颠倒地相拥而下。

假秘书长 (沉默了一会之后)艾局长，这笔款子我和大人都 不能负责!第一，这是前任的手续。

艾局长 (改正)这不是前任!你们不能只要做官不管欠账! 假秘书长 第二，这笔款子谁证明?

艾局长 当然我证明：我可以到省长面前证明是知县大人挪 空了的。

假秘书长 (愤怒地)那一定是你信口胡说!

艾局长 (笑)也许是信口胡说，但秘书长你别生气，我要信口 胡说了，你着急有什么用呢?

假秘书长 (愤然坐下)好吧，你有什么条件，说吧!

艾局长 千里求官只为财，您跟大人难道还会带着银子来做

官?这几千万万不过是一笔账。我要怎么做就怎么 做，秘书长还不明白?

**假秘书长** (忍一 口气)好了，前天的条件再谈谈吧。 **艾局长** 我早就说过了：五成!

**假秘书长** 好了，我再加点：二成!你想想看：太太扣了三成， 你扣二成，一共五成；大人和我也只剩下五成，咱们 两边已经是平分秋色了!

**艾局长** (毫不移动)五成!一点也不能少! **假秘书长** (忍痛)好，二成五!

**艾局长** (冷然)五成，不能少!

**假秘书长** 好，你先把账面上弄清楚了，我们再谈。 **艾局长** 那不着急。 ——五成!

**假秘书长** (怒)你不能太欺负人! **艾局长** (板着脸)五成!

〔马局长奔上。

**马局长** (气喘着)好了，好了，这下差不多了!秘书长!(敬 礼 )

**假秘书长** 怎么样?你警察局完全照我计划做了?(翻计划) **马局长** 差不多，差不多了!第一，两百名警察招齐了，全副 新武装：黑衣、黑裤，黑绑腿、黑鞋、黑袜、白手 套!——-哎呀，为了二百双白手套，已经把附近五个

县城都跑遍了! **假秘书长** 人哪儿来的?

马局长 嘿，我的游民习艺所就是基本队伍呀!那里有 一 百 人!今天又派人上街抓讨饭的叫花子，抓了一百个 筋强力壮的。秘书长说，街上要肃清乞丐，好，你抓 他起来往哪儿送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乞丐抓来当

临时警察，临时警察再去抓乞丐，乞丐肃清了，警察 也有了呀!

**假秘书长** 别再扯了，其余的呢?

**马局长** 都办好 了：第二，是士农工商队，除了教育界是齐局 长负责 … …

〔齐局长正好进来。

**假秘书长** 哦，齐局长，你筹备得怎样?

**齐局长** 好了，好了。只要一声出发，我全县十二万学生马上 集合!学生全体都是童子军服装， 一个不少!服装 是我统筹办理的，所以异常整齐，新领带、新皮带、新 皮鞋，完全是新的，我发了命令，谁不买一套新制服， 不许毕业!

马局长 那你的学生可没有我的花头多 了：我的农民队，是五 万人。每人身穿一式的阴丹士林蓝布衫裤；头戴一 式草帽，脚穿一式的草鞋，有一个穿的不一样，要罚 他二十万!工人队是一律哗叽的工装衣裤；商人队 是一律蓝袍黑马褂；妇女队是一律白色西装，都是五 万人一队。妇女队手捧鲜花，其余的每人一面旗子，

*上面写的是“省长大人万岁万岁万万岁!”*

**假秘书长** 口号呢?

马局长 都训练过了：对省长大人叫万岁万岁万万岁，知县大 人是万岁，秘书长和各位局长是千岁。省长车子一 到，就大呼口号一千遍!然后整队入城!城里每家 住户都关门落锁，每个人都要拿旗子在街上欢

迎。——不出来欢迎的，罚洋一万元! 〔萧局长入，后面跟着钟局长。

**假秘书长** (点头)很好。街道上的布置怎样?

萧局长 街道上可完全是赔本生意了：我动员了上万泥水匠， 把每一条街的房屋都整理了：门面一般高，檐口一般 齐，窗上一律装上玻璃，墙上一律粉刷白粉，这是表 示廉洁坦白!可是门面这么一修理，每家就得十万 元。此刻完全是我工务局代办， 一个钱还没收哩!

**马局长** 哼，你好象每次工程都是自己赔了本的!

**萧局长** 我们工务局可不能像你警察局，动不动抓人，关班房 呀!

**假秘书长** 好。马路呢?

**萧局长** 从车站到县衙门，黄沙铺地，彩棚遮天，五步一个松 柏牌坊，十步一个锦缎牌楼!沿街悬灯结彩，包管省 长大人看不见一点破烂东西!

假秘书长 唔，好好。可是我们还缺少一些东西——各位办 的都够富丽堂皇了，但还没有表示出我们的“建设”! 现在是建设第一呀!——萧局长，你再动员三十辆 大卡车，尽装着机器。 -—把电灯厂那些破烂机器 都拆下来，装在汽车上，上面写出来：这是建设某某 纱厂的，那是建设某某机器厂的，那是建设某某钢铁 厂的。另外再动员五十辆大卡车，把破棉花、破报纸 装成大包放在汽车上，上面也写出来：这是某某厂的 出品，那是某某厂的出品，那又是某某厂的出品。都 停在车站旁边，好让省长看见——还有，再动员五十 辆客车，在车站开进开出，川流不息，让省长看出我 们交通建设。但是要找几百个假装的乘客，都要身 穿西装，手提外国的旅行皮箱。这又要请马局长设

法了!

马局长 好的，好的。

**萧局长** 好，汽车我去办。

**假秘书长** 还有，齐局长，你的那些学生，要他们练习唱这个 欢迎歌(出歌谱)马局长，你要……(滔滔不绝地在指 示)

〔萧局长拉艾局长到一边密谈。 **萧局长** ……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艾局长** 你又找到个女人?

**萧局长** (摇头)这个秘密呀，关系你我，关系全城! **艾局长** (惊)到底是什么?

**萧局长** (神秘地)知县大人回来了!

**艾局长** 知县大人?(故装不懂)这是什么话?知县大人在后 花园呀!

**萧局长** 哼!这是个假货! 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出来?我 第一天就起了疑心，他跟这个(指假秘书长)家伙都 是冒充的!

**艾局长** 我不能相信!

**萧局长** 不相信? 现在住在泰安客栈!你看去! 他 是被人卖了壮丁，弄得狼狈不堪!昨儿进县衙门，被 人赶出去!说他是个疯子，这简直是活见鬼!

**艾局长** 你见了鬼了!那一定是骗子! **萧局长** 你才见鬼!我跟他谈过话呀!

**艾局长** (敷衍地)好，好，你先莫宣传，回头让我去看看，便知 真 假 。

**假秘书长** (转向艾局长)艾局长，你的财政局大概是没有什

么再准备的了。不过，所有的账都得……(目视之) **艾局长** (故意不理)没关系，不着急。

**假秘书长** ……早点准备好，免得临时抱佛脚。(低声)好了，

刚才那个问题，这个数吧!(竖三个指头) **艾局长** (依然装佯)没关系，不着急喲!

**假秘书长** 好!(竖三个指头，再五个指头) **艾局长** 不着急，不着急!

**假秘书长** (愤然)好!(再转向钟局长)钟局长，卫生所的招 牌都挂起没有?

**钟局长** 挂起招牌有什么用呢?没有医生，没有病床，而且也 没有病人!

假秘书长 你挂起招牌，我自有办法呀!——齐局长，你向各 学校去借一百二十张单人床，分到十二个卫生所去。 马局长，你再找二十四个人，装扮做医生，每个卫生 所两位。至于病人——钟局长，你不是说病人很多 么?害什么“狗来拖”的?

钟局长 (欣然)给他们治病?

假秘书长 (不悦)你这个书呆子!让他们在病床上睡二十分 钟，省长看过就完了!

钟局长 (大惊)那怎么行?“狗来拖”的病是要马上治的，不 治就死了!

假秘书长 哦!那不行!那不行!弄些病人来都死在床上怎 么行?

**马局长** 秘书长，还是仿照我的办法吧! **假秘书长** 怎么样?

马局长 从县监狱里提出一百二十个囚犯来，去装扮病人，样 子既很像，监狱里犯人也少了，正显得我们政减刑 轻，不又是一举而两得么?

假秘书长 好!好!好计策!——可是犯人要逃走呢? 马局长 那不容易?用铁链子拴在床上!

**假秘书长** 对!就这么办! 〔警察一上。

**警察一** 报告! **马局长** 什么事?

**警察一** 刚才探马来报：省长大人的车子离此地只有五十里

路了!(下) **马局长** 哦!

**假秘书长** 五十里? — — 快!快!快!各位局长!没办完的 事，马上去赶办——艾局长，(低声)好了，这个数。

(竖四个指头)

**艾局长** 不着急!不着急!

〔警察一再上。

**警察一** 报告! **马局长** 怎么?

**警察一** 探马来报：省长大人车子只离四十里了!

**假秘书长** 快!快!各位局长请吧!马局长， 一 百个乘客，二 十四个医生，一百二十个病人!萧局长：三十辆卡车 装机器，五十辆卡车装货，五十辆客车运客!齐局长 一百二十张单人床!还有欢迎歌!钟局长，咳，你是 死人!还有知县大人——大人!大人!

〔众人都忙着穿衣服，戴帽子连声答应。 〔假知县与马小姐相拥而出。

〔知县太太从天井奔来。 **假知县** 什么事?什么事?

〔警察一又上。

**警察一** 报 告：探马报到：省长车子离城三十里! 假知县 哎呀!我的讲演稿子还没有背熟!

马局长 一百乘客，二十四个医生，一百二十个病人，怎么来 得及!怎么来得及!(急得乱转)哦，(向马小姐)妹 妹，你说怎么办?

**萧局长** 一共一百三十部车子!——离城只有三十里了! **齐局长** 是呀，怎么赶得上!怎么赶得上!

**假秘书长** (对艾局长)艾局长!你快点回去呀! ……好!

五成!五成!(举着全手)五成!

**艾局长** (霍然而起)好!我去办!我去办! **假知县** (大叫)拿衣裳来!拿衣裳来!

〔四个听差分别捧着鞋、帽、衣、褂来，为他换衣。 **假秘书长** (大叫)哎呀!不好!

众 人 怎么?

假秘书长 什么都准备好了，可是县衙门里怎么办?科长、科 员、书记、雇员，按名额有一百多，此刻只有几个人在 办公，怎么行?怎么行?

**假知县** 让听差、茶房都去办公!

**假秘书长** 不够呀!-——哦!有了!各位局长大人，把你们 的太太、小姐、少爷、姑爷都请来办公!

**假知县** 对 ! 对 !

**假秘书长** 马上就办!  知县太太以身作则，请你留在衙 门里办公!

**知县太太** 我不幹!

**假秘书长** 马秘书马小姐也留在衙门办公!

**马局长** 妹妹，你去办公吧!

**马小姐** 我不于!

**假秘书长** 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好，临时办公费，每小 时一万元!

知县太太 不行!五万元!

马小姐 对!五万元一小时! 众 人 五万元!

假秘书长 好!五万元!就是五万元!(转身对众人)诸位! 还等什么?走呀!走呀?(连同尚未穿好衣服的知 县，一齐轰出去)快去办公!快到车站接省长呀!

〔众人一哄而下。 〔暗转。

**第** **二** **场**

客厅里布置得整洁华贵，内室的门紧闭，通天井的 落地长窗也反掩着。

台上寂无一人，外面鸣金擂鼓。 四警察上，开窗门入，分列两旁。

四听差上，以黄绸铺地，由天井及于客厅。然后侍立 两旁。

艾、齐、萧、钟四局长上，左右肃立。

马局长戎装，挺胸突肚昂然而入。进门后急侧身立 正敬礼。

假知县及假秘书长侧身前导，引进省长——五十岁 左右年纪，仪表非凡，严肃端正，上。

省长身后跟随着一个侍从，不离左右。

**假知县** 这就是大人的行辕。

省 长 (立定，注视室内，皱眉)嗯，太华贵了!

**假秘书长** 这是为大人起坐、会客用的，怕有贵客来往。

省 长 我们为官从政的，应该俭以养廉， 一切以简朴为 是。——比如这地毯，很责吧?

**假知县** 是的，很贵，很贵。昨天刚用飞机运来的，道地的美 国货，价钱是五十八万!

省 长 (大惊)五十八万!太责!太贵!太贵了!知县，你 知道我做省长的每个月才花用多少钱?我的薪金、 公费一共才三千二百块钱!那要多少年薪水才买得 起一条地毯?

**假秘书长** 省长大人，你听错了!刚才知县回禀，说是五十八 元，不是五十八万。- 我们知县大人一向口齿不 清。

省长哦!你们的知县口齿不清!(向众人)是吗? 众 人 是 !

省 长那很便宜!五十八元，我都买得起。真正是价廉物 美!知县，再请你替我买一张吧。

**假知县** (慌了)哦! … …

**假秘书长** 只要省长大人喜爱，那这条地毯就……

**省** **长** (严厉地)不不，我是从来不接受任何礼物的!我平 生讲究廉洁，最恨的就是贪污!你要送这地毯给我， 那不是叫我贪赃吗?

假秘书长不敢!不敢!小的决不是这个意思! 省 长 ( 向 侍 从 ) 来 !

侍 从 是!

省长拿五十八元交给知县，让他替我买地毯!不许少给 人家一个钱!

侍 从 是 !

省 长 哦，刚才你致欢迎词——演说的时候，说了什

么?——我好像听到：“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 部小汽车，一所洋房。”这是什么意思?

**假知县** 那，那……

**假秘书长** 那本来是知县准备送给大人的礼物。但又知道大 人是提倡廉洁的，所以就不敢送了。

省长对!对!送给我，决不收!可是价钱便宜吗?我很 想买下来。

假秘书长 是的，很便宜!很便宜!一个钻石戒指，一部小汽

车，一座洋房，一共才二百多块钱，也替大人买下来 吧 。

省长好好， ——来人，马上替我付钱! 侍 从 是 。

**假知县**。请大人到卧室休息吧!

〔假知县一转身，分立两旁的人便又列队到卧室门 前。

〔假知县、假秘书长再侧身于省长之前，准备引导。 〔听差一以钥匙开门。

听差一 哎呀!怎么开不开?(急得满头大汗)奇怪!

**听差二** 我来!(打不开)

**听差三** 我会开。(也打不开)

**听差四** 是这样开的!(依然打不开)

〔四警察也跑过来帮忙。 **马局长** 让我来!(还是开不开)

〔假知县和假秘书长急得满头大汗。

假知县 这也是刚刚从美国配来的弹簧锁，所以……

假秘书长 但也都是很便宜的货，所以一下打不开来。…… 省长(面现不悦)怎么会打不开呢?

**艾局长**

**萧局长** (同时)是呀，怎么会打不开呢? **齐局长**

〔三位局长都想去一显身子。

**艾局长**

**萧局长** 我来，……我来 … … **齐局长**

**假知县** 你们都是蠢货!(顿足)看我来! 〔众人挤做一团。

众 人 (各自叫喊着)我来! … … 让我! … … 向左开! … … 向右开! … … 这样开!不对!不对 … … 嗯，使劲! 使劲! … … 不行!让我!

〔你推我，我挤你，正闹得不可开交。假秘书长无奈， 只好摸出一大串钥匙。

假秘书长 看我的!

〔侍从向省长做了一个眉眼手势。

省长(点点头，马上以手护头大叫)哎呀!哎呀!哎呀! 我的头要裂开啦!

〔门大开，但众人都惊呆了。 假秘书长 (奔过来)大人怎么啦?

假知县 大人!大 … … !

众 人(围过来)怎么啦?

侍 从 不得了!不得了!大人又头痛了! 假秘书长 怎么样?

侍 从 大人一发脾气，头就要痛的!——大人进去休息吧! (扶起向卧室去)你们不要进来!大人已经生气了!

**假** **知** **县** **是** **!**

〔侍从扶省长大人入卧室。 〔众人列队门前侍卫。

〔假知县、假秘书长随至门口，门闭。

**假知县** (转身)怎么得了!怎么得了!你们怎么搅的?

**假秘书长** (也向各局长生气)怎么搅的?连一个锁都打不 开!

**马局长** (回身骂警察)你们这些饭桶!连锁都不会开! **警察一** (向听差)你们管的什么事!

〔侍从自卧室出。

**侍** **从** 诸位老爷们!这下可麻烦了! **假秘书长** 怎么样，二爷?

**侍** **从** 我们大人这个病是轻易不发的，一发就难办! **钟局长** 头痛有什么要紧呢?让我看看。

**马局长** 对!我们钟局长是位名医!

侍 从 哼!你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他的病! **假秘书长** 就没法治吗?

**侍** **从** 治法是有，可你们不会相信。——这是一种偏方! **假秘书长** 我相信!绝对相信!二爷，请您指教!

侍 从 好，咱们坐下来谈! 假秘书长 对，坐下谈。

侍 从 秘书长，咱们自己人，用不着那么多人侍候吧。 假秘书长 对!你们下去!

**警察们**

是 ! ( 全 下 )

**听差们**

侍 从 我的诸位老爷们，我们省长大人这个病，你们可知道

怎么起的?

假秘书长 正要请教!

侍 从 我们大人不能生气，一生气，这个头痛病就得发作! 这回到你们贵县来呀，早就把他气坏了。

**假知县** (大惊)哦!哦! ……为什么呢?

**侍** **从** “为什么?”县太爷，您自己还没有个数?——本地的 老百姓早在省里把您告下啦!

**假秘书长** 他们告了些什么呢?

侍 从 那可多啦!——大概总是十大罪状吧：第一，是苛征 暴敛，滥收捐税；第二，是敲诈勒索，诬良为盗；第三， 是包庇走私，贩运烟土；第四，是村扣津贴，以饱私 囊；第五，是浮报冒领，营私舞弊；第六，是假公济私， 囤积居奇；第七，是挪用公款，经商图利；第八，是贩 卖壮丁，得钱买放；第九，是征粮借谷，多收少报；第 十，是私通乱党，交结匪类!……总而言之，所有县 太爷们会犯的罪名，您都犯了!您真是一个模范知 县!

**假知县** (起立)这……怎么得了? ……

侍 从 (目视各位局长)而这十大罪状里，每一件都跟局长 老爷们有点关系!

**局长们** (都起立)哦! ……

侍 从 各位请坐!各位请坐!——所以我们省长大人呀， 这回到贵县来之前，先就一肚皮的气啦!而且动身 之前，又听说乱党暴动，捣毁了县衙门，这更是气上 加气；好，刚才为了这把倒霉的锁，左也开不开，右也 开不开，他老人家一气，这个病就犯啦!

**假秘书长** 那么请教，这个偏方到底是几样什么东西呢?

侍 从 很简单，就是一件东西：金条!把金条放在火上熏， 熏出烟子来，我们大人只要一闻那烟子的气味，马上

头就不痛了!

**假秘书长** 哦!(恍然) … … 那好办!(暗扯假知县)

**侍** **从** 可是病有轻重：有时一根金条就够，有时五根才行。 **假秘书长** 那怎么分别轻重呢?

侍 从 是 这 样 的：左边头痛，一根金条就够；右边痛，要两 根；前脑痛，三根；后脑痛，四根；左右前后都痛呢，那 就要五根!

**假秘书长** 唔，唔，……唔!

**假知县** (问假秘书长)怎么 一 回事?

**假秘书长**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马上就办!(拖假知县到 一边去耳语)

侍 从 诸位都明白了吧?

**钟局长** 胡说白道!世界上没有这种怪病，也没有这种治病 的怪方法!胡说白道!胡说白道!

〔假知县连连点头而去。

**假秘书长** 诸位都明白了?各自去想办法，替省长大人治病 吧 。

**艾局长** (摇头)好厉害的毛病!

**萧局长** 灭哪!这个病我怎么治得了?怎么治得了呢? **马局长** 嗨，只要开着门，都好办!

**齐局长** 得，看各人运气吧!

〔马、艾、齐，萧四位局长垂头丧气而去，钟局长亦随 下。

〔假知县上。听差一捧五根金条及一张收条随上。

假秘书长 二爷，我看省长大人头痛得厉害， 一定是左右前后 都痛了，这儿是五根金条，费神给大人治一治吧。还 有，地毯五十八元，一只钻石戒指、一部汽车、一座洋

房，一共二百四十二元，连地毯共三百元，都替大人 买了。这是知县收到大人三百元的收据，也呈给大 人。

**侍** **从** (拍假秘书长肩)您办事真爽快!(急下) 〔听差 一 下。

**假知县** (苦着脸)老大，这买卖有点不合算。

**假秘书长** (低声)胆子放大些!本大利宽，咱们要钓大鱼! 〔省长偕侍从上。

**假知县** 大人!

**假秘书长** 大人贵恙已经告痊了?

**省** **长** 坐，坐，坐!请坐!嗨，我这个人的脾气很简单，遇到 不高兴的事马上就生气，生了气就犯病!可是遇到 爽快人、爽快事，只要一句话，我的病就会好。

**假秘书长** 是的，只怪小的们办事不力，惹得大人生气生病， 罪该万死!

**假知县** 小的们罪该万死!

**省** **长** 不，不。我提倡廉洁，铲除贪污的意思，不过是要提 高行政效率，什么事要说办就办， 一办就好!你们二 位都还不错，凭这一点办事能力，我就不相信那些刁 民们的控告，他们说你贪污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万 之多，我怎么能相信呢?至于说乱党暴动，我想更没 有那回事了，刚才进城，看到所有的布置整齐肃移、 秩序井然，我异常满意。凭这一点，我就不相信发生 过什么暴动了。

假秘书长 大人真是明察秋毫! 假知县 大人真是明察秋毫! 省长好 ， 下去休息吧 。

**假秘书长** 谢大人恩典! **假知县** 谢大人恩典!

[侍从向假秘书长耳语。 **假秘书长** 是 。

〔假知县、假秘书长下。 省 长 下 面 是 谁 ?

侍 从 姓艾，是财政局长，最会弄钱的。(敲敲后脑) 省 长 唔 !

〔艾局长上。

〔省长立刻抱头闭目。 **艾局长** 大人睡着了?

侍 从 (制止)嘘!

〔艾局长以手指左边太阳穴。 〔侍从摇头。

〔假知县、假秘书长在窗外窥探。 〔艾局长指右太阳穴。

〔侍从摇头。

〔艾局长指前脑。 〔侍从摇头。

**艾局长** (掏出四根金条)这是替大人治病的药。

**省** **长** (睁眼)得了!你下去吧。财政局的报告和账册我都 看了，很好。

**艾局长** 是，谢谢大人!(退下)

〔不等传唤，马局长就挨进身来。 **马局长** 卑职求见大人!

侍 从 得，进来吧，——大人，这是警察局马局长。 (指前脑)

马局长 (立正，敬礼)参见省长大人!卑职是本县警察局长 今儿欢迎大人的盛典，差不多都是卑职一手经办的， 在车站领导民众高呼口号的，也是卑职。在马路两 旁欢呼万岁的，也是卑职。刚才大人下车，替大人拭 去皮鞋上灰尘的，也是卑职。 ……还有……

**省** **长** 嗯，知道了。 ——你的警察局里现在有几名警察? 还是六名?

马局长 大人明鉴：在平常时候，实在只有六名警察，但是今 天，大人一定看见，起码有二百名!这是卑职体仰大 人建设廉洁政治的苦心，卑职是仿行寓兵于农的办 法，叫做“寓警于民”。为了节省国库支出，平时六名 警察就够了；但是一旦有事，卑职在十分钟之内就可 以召集十万人!

省 长 唔，可是我的头还是有点痛!(敲左太阳穴) 马局长 我已经带了药来!(探怀，取出一根金条)

〔省长又敲右太阳穴，等马局长再取出一根金条，省 长又敲到前脑了。

**马局长** (向侍从交出三根金条，转身)谢大人栽培!卑职来

生来世，结草衔环，都不忘大人恩德! ( 下 )

〔萧局长上。

**萧局长** 卑职参见大人，有机密报告!

**省** **长** 机密?-——你有什么机密!是不是又要修造马路，

拆毁民房?还是大兴土木，想挖人家祖坟?

**萧局长** (俯首)卑职知罪，但请大人不要生气，卑职恳请将功

折罪，报告一些机密。 **省** **长** 说吧!

〔假知县、假秘书长隐去。 〔萧局长向省长附耳而语。

省 长 唔，……唔，……他是真正的知县大人?人在哪儿?

萧局长 本来，我让他住泰安客栈-—一家旅馆里，可是刚才 我去看他，已经不见了。一定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省 长 (很平静)唔，知道了。

萧局长 卑职恳求大人将功折罪! 省 长 唔。……

萧局长 (想逃)卑职告退了! 侍 从 (一把抓住)你走了? 萧局长 是，大人没有吩咐了!

侍 从 没有吩咐了?— 你看!(向省长竖二指)

省 长 (立刻以手按右太阳穴)哦!好痛!好痛! …… 萧局长 (只好掏出两根金条)费你的神了!(下)

侍 从 (对省长)走了!别嚷了!下面两位没多大出息了。

〔齐局长、钟局长同上。钟局长携来药箱。

齐局长 拜见大人! 钟局长 省长大人!

省 长(以手按左太阳穴)唔。

侍 从 刚才大人说了：齐局长，你办的教育太不像话了；怎 么让那些教员都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听说你封扣 了他们的米贴?

齐局长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侍 从 还有钟局长，你卫生局的账上有毛病!(翻一本账) 这儿账上多支了三元三角三分三厘三!-—不是为 了这些事，我们大人的头已经完全好了!

齐局长 (明知难免，去掏金条)大人只有左边痛了?——那

是? …… (向侍从竖一个指头)

钟局长 大人，头痛是没有什么要紧的，让我给您治一治。 省 长 (惊)哦!你做什么?

钟局长 (开药箱)这儿有凡拉蒙，有纽绿丰，有加当，……都 可以治头痛!

侍 从 你自己大概有毛病吧!告诉过你：大人的病只有用 金条熏烟子来治!懂吗?

齐局长 (见势头不对，掏出一根金条送上)二爷，费心! (溜下)

钟局长 胡说白道!世界上没有这种怪病!

侍 从 你才胡说白道!你给大人送药来没有?

钟局长 这就是我的药!(举药箱) 侍 从 我说的这种药!(举金条) 钟局长 那是不科学的!

侍 从 你是个傻瓜!

钟局长 我一点也不傻! 侍 从 那么拿药来!

钟局长 拿 去 !

侍 从 拿金条来! 钟局长 胡说白道!

〔假秘书长抢进来。

假秘书长 二爷，您别生气，他是个书呆子。钟局长，您的医 道还不行，您那套是外国学来的，不适合中国的特殊 国情，懂不懂?(推他出去)

省长简直是一窍不通，这种人怎么能当卫生局长!我要 重办!

侍 从 是!大人休息 一 会吧。

省长(接过全部金条)气死我也!气死我也!(下)

**假秘书长** (掏出一根金条)二爷，钟局长不懂事，这是知县大 人补送的，请您在大人面前美言两句。

侍 从 对!您真能干，我跟您去回。……(欲下) **假秘书长** 是 。 可是二爷，我再请教您一件事。 **侍** **从** 不用客气。

**假秘书长** 我想大人在这儿很寂寞，是不是需要……(附耳)

侍 从 秘书长，(笑)您真想得周到!刚才大人倒是留意到 她了。——可是那位小姐姓什么?她愿意吗?

**假秘书长** 姓刘。——她那方面当然没有问题。名义上就是 省长大人的秘书。好不?

侍 从 好，好。——我进去回。(下)

〔假知县原在门外等候着，挨进来。

**假秘书长** (向外)快快叫人去请太太进来!说是省长大人

请。

〔 内 声 ： 是 。

**假知县** 票她来干吗?

**假秘书长** (附耳)……懂吧?

**假知县** (惊喜)唔!唔!可是艾局长怎么办?他知道了，又 会跟咱们捣蛋吧?

**假秘书长** (笑)他?我正要报他的仇!这叫做 一 计害三贤! 我要气死他!听，好像是太太来了，您走开吧!

〔假知县刚走去，知县太太即上。 **知县太太** 省长请我?

**假秘书长** 唔!太太请坐!——哎呀，我又说错了!此刻我 不能叫您知县太太了，应该称呼您刘小姐，刘科长才 对。

**知县太太** 到底什么事?省长要找我?

**假秘书长** 恭喜您，升官啦!刚才省长大人在办公室里视察 的时候，特别注意了您。

**知县太太** 那是因为你特别介绍了呀!

**假秘书长** 可是省长先就悄悄问过我：“嚷，秘书长，那位顶漂 亮的小姐是谁?”所以我才敢介绍呀!

**知县太太** (其实很得意)谁要你介绍呢!

**假秘书长** 你看，省长大人说：他这次来少带了一位秘书，要 请你当他的私人秘书哩!

**知县太太** 那，那我不干!—-我是知县太太呀!

**假秘书长** 低声一点!此刻再也不能提什么“太太，太太，” 了，省长大人如果知道您是知县太太，那办我们一个 欺君之罪，大家都完了蛋!

**知县太太** 那我不能把一个知县太太丢了呀!

**假秘书长** 当然不必丢!——等省长大人 一 离开，您还是知 县太太!此刻是将计就计，您既做了刘科长，现在只 好当一下省长秘书了。(低声)再说，您在省长面前 替我们做一个耳目，对大家都方便一点呀。知县和 各局长一定都要感谢您的-  我要他们每人送您二 百万!

**知县太太** 这……我要跟艾局长商量商量看!

**假秘书长** 对，这件事我跟艾局长说过了。刚才省长大人对 艾局长很为不满，您从中也好美言两句呀!

[侍从上。

侍 从 刘小姐，省长请!

**假秘书长** (推她进去)您请去吧!

**知县太太** (半推半就)我不，我不。(下)

侍 从 (拍假秘书长肩)老兄，有你的! **假秘书长** 大人满意?

**侍** **从** 大人问你：能带了走吗?

**假秘书长** 这个……(向门缝窥视，转身，窃笑)你看!

〔侍从向门缝窥探。假知县上。 **假知县** 怎么样了?

**侍** **从** (掩口而笑)好快!(拖知县)你看! 〔三人同看、同笑。

**假秘书长** 这一来，你可以跟马小姐结婚啦!

**假知县** (跳起来)对!我可以结婚啦!结婚啦!结婚啦! 侍 从 嚷!您别嚷呀!

〔门开，省长大人与知县太太——刘小姐出。 省长(大叫)胡说!谁说结婚啦?

〔众人愕然。

省 长 我们刚决定了订婚! **假秘书长** 恭喜大人!

**假知县** 恭喜大人! **侍** **从** 恭喜大人!

**假秘书长** (早向外招手)诸位快来祝贺大人!

〔马、萧、钟、齐、艾五位局长及马小姐一哄而入。 众 人 什 么 ? 什 么 ?

**假秘书长** 省长大人宣布和我们刘科长刘小姐订婚啦! **众** **人** (大惊)哦!

**艾局长** 怎么?

**假秘书长** 同时，我再宣布我们知县大人和马秘书马小姐订 婚!

〔马小姐急投知县之怀。

**马局长** (夸张地)哦!恭喜省长大人!(立正，敬礼，握手)恭 喜知县大人!知县夫人!

**萧局长** (见机而作)恭喜省长大人!知县大人! **齐局长** (无可无不可)恭喜大人，恭喜大人!

**艾局长** (面色铁青)唔，二位大人，恭喜恭喜!

〔假秘书长急忙再祝贺二位大人。假知县也祝贺了 省长。省长也祝贺了假知县。

〔艾局长一言不发，拖了钟局长出去。

〔假秘书长急指示侍从注意，侍从点头。

**马小姐** 刘小姐，我恭喜你了!

**知县太太** 马小姐，我也恭喜你了!

省 长 (作训话姿态)诸位，我讲过不止一次了，我提倡廉洁 政治，其作用在于提高行政效率；提高行政效率，就 是任什么事要办得快，而且办得好!我之所以此刻 就宣布和刘小姐订婚，不过是给诸位在办理行政上 做一个榜样!要像我一样，办得又快又好!

**假秘书长** 大人说得好!(举手示意) **众** **人** (鼓掌)好!好!

**马局长** 卑职更要请求大人：给小的们再做一次榜样。 **省** **长** 你是什么意思?

**马局长** 请大人给卑职们再做个榜样，以最快的速度结婚! **假秘书长** 对!马局长的意思很好，请大人宣布。

**众** **人** 好 ! 好 !

侍从大人，您就答应在下礼拜举行结婚吧，小的马上去筹 备!

**省** **长** 下礼拜?——明天就结婚!

**马局长** (欢叫)哦!大人!您真伟大!您办事真像闪电一样

快，您的意志像钢铁一般坚强!您真是伟大，伟大! 伟大得至高无上!至高无上的伟大!(跳起来)

省 长 我办事就是这么直截了当!明天结婚，后天回省，再 也不打搅你们了!

**假秘书长** (鼓掌)省长大人万岁!

**马局长** 省长大人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人一齐欢呼。

**假秘书长** 我再宣布：我们知县大人明天也同时结婚! 省长好!(鼓掌)

众 人 好!(鼓掌)

〔艾局长引着一位衣衫不整的客人，即原来那位真 的知县狂奔上。钟局长跟上。

**艾局长** (气愤不平地)诸位!请看看这是谁? **众** **人** 呀 ! … …

**萧局长** (问艾局长)怎么,你把他! 省 长 这是谁?

知 县 省长大人：小的是本县的知县。 省 长 哦!你是本县的知县?

知 县 回禀大人：这假知县本来是一个乱党，当那天晚上小 的被乱党打伤了以后，便被两个警察抬去卖做壮丁， 他就冒充了知县。

**假知县** 大人容禀，小的是真知县!他才是冒充的!

〔假秘书长急与侍从耳语。

省 长 你俩都是真的?有什么证据?

侍 从 启禀大人：知县既有了真假，就不能听他们自己胡说 乱道，要让别人来证明。

省 长 嗯。——那么,各位局长，你们看看，到底谁是真知

县?

**艾局长** 大人!我找来的这一个是真的! **省** **长** 你们呢?说!

〔局长们相顾默然。 **省** **长** 你们都认不出吗?

**知** **县** (环顾众人)马局长、萧局长、齐局长、钟局长你们怎

么都不认识我?

〔众人都低头回避。

**知** **县** (发现了知县太太) ……哦!省长大人：不用别人证

明了，卑职的内眷就在此地，她总可以证明了。 **省** **长** 你的太太在这儿?谁是你的太太?

**知** **县** (向知县太太)太太，你可以替我证明呀!你为什么 不讲话?

**知县太太** (惊叫)你是个疯子!谁是你的太太?

**省** **长** (大怒)混账!这是本大人的太太，你怎么胡说白道!

你们到底认不认得他?

**马局长** 回稟大人：卑职不认得他!

**萧局长** (向艾局长愤愤然)卑职不认得这个人! **齐局长** 那我也……也不认得。

**省** **长** (愤怒地向艾局长)你怎么让一个疯子来侮辱我的太 太!混账!你想捣什么鬼?

艾局长 (大势已去，态度一变)回禀大人，小的不敢。他自 己说是知县，小的也只好带他进来了。其实小的也 分辨不出来。

**知** **县** (大叫)艾局长!连你都不承认我? **艾局长** (勃然)谁认得你?

**省** **长** 你为什么带他进来?混蛋!

**艾局长** 是!是!卑职糊涂!

**钟局长** (向知县)知县大人，我认得你。可是他们现在神经 都有点病!你走吧!

省 长 (大怒)钟局长，你胡说什么! **钟局长** 大人，我认得他：他是知县!

省 长 (更激怒)他是知县?别人都不承认，你说他是知县? 我看你跟他两个都是疯子!

**马局长** 回禀大人：钟局长实在有点疯病!

**钟局长** 你们才是疯子!他是真知县呀!

**省** **长** 混账!你们不是讲民主吗?少数服从多数!他是假 的!

众 人 对!假的!

省 长 卫生局钟局长神经错乱，办事不力，所办的十二个卫 生所完全是虚设的!有意欺瞒本官。还有，在他的 账上查出一笔毛病，多支了三元三角三分三厘三。 本官提倡廉洁，决不容许有丝毫贪污存在!我要杀

一儆百，以儆效尤!来! 侍 从 有 !

省长把这个冒充的知县和卫生局长 一 齐带下去：执行枪

毙! 侍 从 喳 !

——幕落

**第** **三** **幕**

次日下午。

客厅里悬灯结彩，愈加辉煌。

结婚仪式快要开始了。新娘之一，省长夫人即原来 的知县太太，亦即刘小姐刘科长，在她过去住过的 那间内室里化妆。另一位新娘——马小姐，则在后 花园一所洋房里化妆。

听差们穿出穿进，女候相们不时地从两边门里出来 要这要那。

马局长自天井中奔上。



**马局长** 新娘子都装扮好了吗?(急急忙忙地去推内室的门)

快点吧，还有十分钟! 〔省长夫人声：不要催!

**马局长** (敢怒而不敢言，低声嘀咕)不催不催，只有十分钟 了。(转身再向后花园去)那边新娘子，好了没有?

**听差二** 快了，快了。(穿堂而过)

**马局长** 只有十分钟了呀!(下)

〔侍从从天井上。

侍 从 (向内室)省长大人说，请快点了! 〔内声：知道了。

〔侍从打算向天井下，艾局长急上，碰个照面。 **侍** **从** 艾局长，您忙?

**艾局长** (急藏手中的大纸包)唔，二爷，您忙! **侍** **从** 您找谁?

**艾局长** 嗳，我找知县大人。

侍 从唔。(看一眼)艾局长，请不要弄错了，现在这儿是省 长夫人的房间。

**艾局长** 二爷，不会错，您放心。她是省长夫人了。 侍 从 那就对，艾老爷。(下)

〔马局长上。

**马局长** 要命，要命，只有五分钟了。 ---艾局长您在这儿? ……哦，您是向省长夫人请安来了?(笑向天井下)。

**艾局长** 嚷；马局长现在是该你得意了。 〔萧局长自天井潜步上。

**萧局长** (鬼祟地)艾局长，传单印来了没有?

**艾局长** (将纸包交给他)刚刚才印好，准备去发!——

哦，你跟秘书长说了没有? **萧局长** 还没找到他。

**艾局长** 快点找他——一定在举行婚礼以前跟他说!我是两 套计划：软的不行再来硬的!——传单先别动，要听

到我的信号，再发。——你带来多少人? **萧局长** 五十多人!

**艾局长** 让他们都埋伏在大礼堂四周，听我号令。快去 〔萧局长急下。

〔艾局长向内室窥探，踟蹰着。

〔假知县着大礼服上。 **假知县** 快点啦!省长夫人!

艾局长 知县大人，省长夫人还没有装扮好! 假知县 急死人!只有三分钟啦!

艾局长 急什么呢，迟早今天总要结婚的，坐下休息一会

吧!——您今天看了报没有? 假知县 看报，我今天还有心思看报?

艾局长 (掏出 一 份报递给他)大人!今天的报您得看 一 下，

上面有两篇好文章呐! 假知县 什么文章?

艾局长 (笑)您看了再说。

假知县 哎呀!现在哪有工夫看报! 秘书长!秘书长! (奔下)

〔内室门开，女候相引新娘——省长夫人出。

省长夫人 怎么,省长呢?直在催，直在催，省长还没有来! 艾局长 恭喜夫人!

省长夫人 哦 … … (惊止)

艾局长 怎么,夫人不认识我了?

省长夫人 (向候相)你们先进去，替我找一朵花来。

〔 女候相下 。 省长夫人 你来干嘛?

艾局长 (狠毒地)你好，你就把我卖了!

省长夫人 我卖了你?—-前天你为什么把那个死鬼找回 来，你想丢我的人?

艾局长 那是因为别人先出卖了你-  你上了人家的当啦! 省长夫人 我上了人家的当?我也不是三岁孩子!

艾局长 那你是甘心情愿嫁给老头子?

省长夫人 你要我不明不白地跟你一辈子? 艾局长 那好吧，请你付出点代价!

**省长夫人** 代价?

**艾局长** 省长大人娶一位夫人，还能不出点代价? **省长夫人** 那你去找他!(愤然欲去)

**艾局长** 我是找他，可要请你传话。

**省长夫人** 我不管!

**艾局长** 哼，那么无情无义呀!告诉你：我连老头子都告下 了!

**省长夫人** 笑话!你告老头子?哪一家法院? **艾局长** 法院自然不敢管喽，我有报纸。

**省长夫人** 报纸?封掉它!谁敢登?

**艾局长** 尽可以封，可是我把新闻发到外国去! 〔省长夫人无言。

艾局长 请你在他面前美言两句吧，安。就说报纸上的文章 是我写的，看他是不是还我一个价钱?——如若不 然，咱们还有一手。——得，话就说到这儿，静候好

音。再见了，省长夫人。(急下) **省长夫人** 该死的，你别走呀!

〔艾局长的声音：省长大人来了!您快点吧，新娘 子化装好了，等着您!

〔许多人的脚步声。 〔省长夫人退进内室。

〔假秘书长引省长上，侍从及男候相随后。

假秘书长 (回顾)您看他这副神气!我想这篇文章(指报纸) 一定是他写的!

侍 从 刚才我就看见他在这儿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什么。 这文章当然是他搞的!

省 长 好大胆!他到太岁头上来动土了!查明白，干掉他!

侍 从 对，应该永除后患!

假秘书长 那马上抓他起来吧，大人?

省 长 嗨!今天是我大好日子，总不能杀人呀!——得，先

别管他，结了婚再说!(奔进内室) 〔假知县奔上，后面随着男候相。

**假知县** 秘书长，秘书长，你看这报上在骂我们! **假秘书长** 您也看见了?

**假知县** (拖假秘书长在一边)这家报馆是谁办的，封门，马上 封他的门!

**假秘书长** 马上就封?省长大人说，今儿是好日子，过了今天 再 说 。

假知县 还要等到明天?你瞧，这儿一个“偷”字，这儿又是个 “假”字，你说你说，这不是骂你我二人!这一定说咱 们是偷——说咱们是假的!

假秘书长 (看报)唔，您说的是这个?这并不是骂我们：这个 “偷”字是一个影片的名字叫做“偷香窃玉”,这是一 部最伟大的美国电影!

**假知县** (惊)哦，那个“假”字呢?

**假秘书长** 这是说道尹大人请假的新闻，他请假养病去了 ——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大人!

**假知县** (难为情)不行，不行，今天是我结婚的好日子，他们 在报上偏偏要用这两个字，一定是有意捣蛋!

〔省长大人急上，向侍从低声商量。

**假秘书长** (注意省长动态，心不在焉地)是!是!

**假知县** 从此以后报纸上不许用这两个字，谁用了就封门!

**假秘书长** 可是报上另外有两篇文章在骂您和省长大人，您 可看见?

**假知县** 怎么?骂我什么?

**假秘书长** 人家要打倒您和省长大人啦!

**假知县** (怒)打倒我?打倒省长?那还了得?是谁?抓来砍 了!

**省** **长** (点头)嗯，嗯，是要重办!可是呢，ⅆⅆ

**假秘书长** 大人，您不能再宽容他了，前天他带那个疯子来冒 充知县，您都没有处罚他，所以他更加胆大妄为了。

省 长 可是秘书长，他能够调皮捣蛋，可见得倒很有点本 领。——有这种本领的人就能做官；而要做官的人， 也非有这种本领不可。所以我现在认为他倒是一个 人才，应该收服他!

**假秘书长** 是的，这是大人的远见，不过……

省 长 当然，我也并不是特别赏识他，你们知道：他既能写 这篇文章，难道他就不会把这篇文章送到外国去吗? 家丑不可外扬，让我们友邦知道这些丑事也是大可 不必!

〔马局长奔上。

**马局长** 快点呀，二位大人，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啦!——二位 大人，快去迎新娘吧!

省 长 好，结婚要紧! 假知县 对 !

〔马局长领假知县及男候相下。 〔省长引男宾相进内室。

〔侍从随省长欲下，假秘书长拉住他。 **假秘书长** 二爷，省长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侍 从 我们大人是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什么事都

希望搁得平、放得稳。平平安安过去就得了。

**假秘书长** 那么大人打算怎么处置他呢?

**侍** **从** 当然还是两面光呀，大家都过得去。 **假秘书长** 现在怎么能够两面光呢?

侍 从 他攻击省长是假的，不过是想攻走你们知县。

**假秘书长** 可是知县只有一个，不是他的就是我们的，省长大 人总不能让我们落空呀? ……

侍 从 (笑)秘书长，刚才报上不是还有一个消息，说本道道 尹请假了?

**假秘书长** (恍然)哦!(大喜)二爷，您得帮忙!

侍 从 可是我们省长大人头又要痛啦! **假秘书长** 那么是前脑?后脑?

侍 从 (不悦)秘书长，这是一个道尹呀!(用手在头上画一 圈)双份!

**假秘书长** (伸出五指，翻覆)十根?太多了，二爷!

侍 从 现在不必谈，省长大人还要看看动静，如果他拿不出

别的花样来，理都不理他! 〔音乐奏婚礼曲。

〔通花园的门和内室的门同时开了，两对新人各领 男女候相出，走向天井去。

〔萧局长自天井飞奔而入。

**萧局长** 不得了!不得了!——大人，停一停!——秘书长， 不得了!老百姓要暴动!

〔新婚行列停止了，音乐停止，省长及假知县奔过来。 〔马局长也从后花园奔出。

假秘书长 暴动?

侍 从 怎么一回事?

萧局长 老百姓混进衙门来了，要暴动!

**马局长** 萧局长，你是存心丢我的面子，还是开玩笑?我警察 局长怎么会不知道?

〔齐局长并不很热心地走进来。

**萧局长** (冷笑)等您知道了，二位大人都性命难保了! **假知县** (大惊)呀!到底怎么回事?

**萧局长** 今天客人太多，进进出出，什么人都有，混进来好几

百老百姓! **假知县** 好几百?

**萧局长** 是!有五六百!

**马局长** 胡说，五六百人怎么没看见?

**齐局长** 嚷嚷，你们二位别抬杠，先让他报告! **萧局长** 你让齐局长说，是不是来了很多人?

**齐局长** 我……我没有十分看清楚，我的眼睛有点近视。

**萧局长** 有许多人暗藏武器，带着手枪，有许多人带着传单标 语。——齐局长你没看见吗?

**齐局长** 是的，是的，大概有，我看不清楚。 **马局长** 你的消息可靠不?

**萧局长** (反攻)对了，马局长，算我多事，这当然是你警察局

的责任，还请你去调查一下吧。

**省** **长** 别费话了!——他们打算干什么?

萧局长 (掏出两张标语)大人看，这是我捡来的两张标语。

(打开来，一张是“打倒省长”,一张是“打倒知县”) 省长他们打算怎么干呢?

萧局长 据说他们等候二位大人行结婚礼的时候，就实行暴 动。现在前院、后院、前厅、后厅、大礼堂、后花园，到 处都布置得有他们的人!

假知县 (惊惶无主)大人这……这怎么办?

**马局长** 这一定都是乱党——革命党!把他们抓起来! **假知县** 对，对，马上抓起来!

**萧局长** 当然这又是马局长的差事了!

**侍** **从** (向省长)大人，这还是一码子事!

**省** **长** (点头)嗯。(作态)好，他们闹到我面前来了。马上 派人来弹压——马局长，你马上可以调动多少武装 力量?

**马局长** (惊)武装力量?

**萧局长** 省长大人问你马上能够调动多少人马?

**省** **长** 前天你说十分钟之内可以召集十万人，你这句话有 几成可以兑现?

**马局长** 这 … …

**萧局长** (冷讽地)几万人总可以有吧!

**省** **长** 不必客气了，我知道那是一句大话。但有几成呢? 有几成说几成!

**马局长** (窘急)那!……那十万人是可以动员，但不是十分

钟之内，卑职恐怕说错了，是十天之内。 省 长 那还说什么!.——你还想抓人?

假秘书长 大人，我看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也不必大动干 戈了!

省长 对，你的话对，一个政治家绝不能与民为仇，绝不能 妄动干戈，我们要以人民的幸福为重，要化干戈为玉 帛!

假秘书长 是的，卑职们很能体谅大人为国为民的苦心!

〔外面忽起吼叫，隐隐听到“打倒”之声。 萧局长 哎呀，大人，您听!……

假知县 (几乎哭出声来)大人，大人，怎么办?

**马局长** (全身发抖)大人这 …… 〔吼叫又起。

**萧局长** 这不得了，不得了! **齐局长** 这真是不得了!

**假知县** 大人!

**马局长** 大 人 ! **省** **长** 嚷什么!

**假秘书长** 大人自有办法，你们别乱嚷! 〔第三次吼叫声起。

〔同时艾局长自天井中慢慢走来。

**艾局长** (笑容满面)二位大人，时间已经过了，请去行礼啦! 大家都等着吃喜酒哩!

**省** **长** (镇静地微笑)马上就来了，可是我还在计划一件事。 **艾局长** 哦，大人有什么计划?

省 长 今天是我和你们知县大人的双喜的好日子，我想凑 凑热闹，再喜上加喜，让大家痛快一下。——可是外 面吼叫什么?

**艾局长** 没有什么,他们是在欢呼大人万岁。

**省** **长** 这声音不大好听，要欢呼万岁让他们叫得清楚一点。

**艾局长** 是，卑职马上通知他们。 ——可是请大人指示，是什 么计划?

省长(目视侍从)我现在要宣布一件喜事 … …

〔侍从目视假秘书长作探询状。

〔假秘书长扑扑胸脯举手做五数，反复两次。 侍 从 (向省长点头)0 .K.!

省长好，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再宣布两件喜事，加上我 们两对结婚，四件喜事，合并举行。来个事事如意!

第一件，本道道尹请假出缺，我升任本县知县做本道 道尹!

**假知县** (大喜过望)什么?大人?

**假秘书长** 省长大人升任您做本道道尹，快点叩谢大人!

**假知县** (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叩谢大人!叩谢大人恩典! **省** **长** 第二件，本县知县既然升任道尹，就以本县财政局艾

局长升任本县知县! **艾局长** 谢省长大人栽培!

**省** **长** 好了，今天是喜上加喜，四件喜事，合并举行。艾局

长，——新任知县，你去宣布一下吧。 **艾局长** 是。(急奔出门外，向外举手为号) **省** **长** 好了，没有事了，去结婚吧!

〔音乐奏婚礼曲。

〔婚礼行列排好了。

〔省长与侍从耳语，侍从再向假秘书长耳语。

〔外面高叫：省长大人万岁万岁万万岁! 〔艾局长退让在一边，婚礼行列出发。

〔艾局长向萧局长有所指示，萧局长偕齐局长下。 〔台上仅艾局长与假秘书长留下。

**假秘书长** 新任知县大人，卑职恭喜您了!

**艾局长** (大笑)秘书长，(握手)怎么如此称呼呢?您 一 定也 跟道尹大人升迁了?(打哈哈)我们这叫做不打不相 识!(真是惺惺相惜)秘书长，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假秘书长** (大笑)真是不打不相识。大人，您真是(竖大拇 指)政界的杰出人才!

**艾局长** 秘书长，您才了不起，真是宦场中的能手，道尹又被 您抢去了。(大笑)

〔二人握手大笑。 〔欢呼声又起。

假秘书长 哦，刚才省长大人吩咐：明天早上，省长就起程回 省。道尹大人明天也就启程赴任，知县大人——您 明天也好走马上任了。可是(低声)您今天报上的文 章，还有今天这许多布置，对于省长和我们知县大人 都有点太难看了；解铃还是系铃人，您得想个办法， 让二位大人面子上光彩光彩呀!

艾局长 (笑)秘书长放心，这早在我的计划之中了。我知道 省长大人和秘书长都是聪明人，绝不会让我走到极 端的。既不走极端，我就得预先布置一条退路。

**假秘书长** 已经布置好了?

**艾局长** 我的计划是可战可和，可进可退，可攻可守，而且是 可左可右的双轨计划。

〔假秘书长惊疑。

艾局长 说得明白点，就是我拟定了两套计划，同时进行， 一 面在准备打倒的计划，一面也准备了拥护的计划，省 长大人和秘书长懂得我的意思，我就拥护。不理，我 就打倒!

**假秘书长** 哦，(笑)您这真叫三刀两面了!

艾局长 (大笑)……所以我也准备好了拥护计划。比如说： 明天在报纸上，就发表这篇(掏出大批文件)拥护省 长大人和知县大人的文章，这里是拥护的传单、标 语、宣言，这里是拥护大会的口号，这里是拥护大会 的提议案……甚至今天我带来的群众，也都带着两 件东西： 一件是武器，还有一件是拥护的小旗子!

假秘书长 好极了，好极了，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可以开一个

欢送省长大人和知县大人的群众大会?

**艾局长**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只要把所有拥护的字样改做 欢送就行啦!——我已经请萧局长去办了!

**假秘书长** 那就好极了!好极了!我说您是了不起的人才， 真是了不起的人才!我们相见恨晚了!

**艾局长** (握手)秘书长，我们是英雄识英雄，真是相见恨晚 了!

〔音乐奏婚礼曲。 **假秘书长** 婚礼已经完了?

**艾局长** 大人他们已经回来了。 〔婚礼行列回来了。

〔马局长、萧局长、齐局长及省长侍从也进来了。

〔于是艾局长、假秘书长及各局长向省长、假知县贺 喜，各局长再向艾局长贺喜，省长夫人也向知县太太 贺 喜 。

**萧局长** (向艾局长耳语之后)你看，他们已经来了!

〔老百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等上。前面 举一面横幅大旗，旗上是：“欢送省长大人!欢送知 县大人!”十二个大字。每人手中一根童子军式的木 棍，棍头上都是写着欢送标语的小旗子，列队向客厅 里来。后面，留在天井里还有好多人。

**老百姓们** 欢送省长大人，欢送知县大人!

**艾局长** (狂喜)好极了，好极了，你们来得正好，你们是来欢 送省长、知县二位大人的?

**老百姓们** 是 。

**艾局长** 那，好极了，好极了!——省长大人!道尹大人!因 为听说大人们明天就要回省上任，所以老百姓们马

上就赶来欢送二位大人!卑职现在正式代表本县各 机关、团体、学校、以及全县一百万民众向二位大人 表示热烈的欢送!(掏出文稿来。)

〔萧局长向老百姓举手示意，众百姓随即鼓掌。

**艾局长** 卑职来代表民众朗诵欢送词(读)“省长大人，知县大

人，你们是老百姓的伟大救星!" 〔萧局长领导鼓掌。

**艾局长** “你们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呀! …… ” 〔萧局长领导鼓掌。

**艾局长** “自从省长、知县莅任以来，我们老百姓好像生活在

天堂里一般……”(向萧局长)鼓掌! 〔萧局长又领导鼓掌。

艾局长 “我们每人都住了洋房，我们每人都有了汽车，我们 每天都在吃大菜，我们真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呀!” 〔萧局长领导大鼓掌。

艾局长 “我们感谢二位大人，我们从没受过苛捐杂税的剥 削，我们从没受过土豪劣绅的压迫，我们从没受过贪 官污吏的敲诈，我们从没受过特务和集中营的威胁。 我们从没有--—不!我们都有人身的自由，言论的 自由，以及一切的自由!这都是二位大人的德政!

我们感激二位大人! …… " [萧局长领导着拼命地鼓掌。

〔在鼓掌声中，悬在那里的铃铛忽然大响起来。

〔鼓掌声突然停止。 **假知县** (大惊)哎呀!

**假秘书长** (大惊)哎呀，什么事?

〔就在同时，老百姓手中的横幅大旗翻转来了，变做

“打倒省长，打倒知县”八个大字。

〔就在同时，老百姓手中木棍上的纸旗都撕去了，木 棍举了起来，每个人都被监视起来。

〔就在同时，艾局长被老百姓从领后一把抓住。 〔两位新娘子惊叫起来。

**假秘书长** (掏出手枪，但被背后的老百姓抓住他的手)艾局 长，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艾局长** 天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 一 回事呀? 〔天井里一片吼叫。

老百姓子 对不起，你们欺骗了我们，出卖了我们，一会儿要 我们来欢送什么,一会儿又要我们来打倒什么,你们 这伙混蛋把老百姓当着什么呀!都一起替我滚吧!

**艾局长** 到哪儿去?

**老百姓子** 我们，要审判你们，走!

〔老百姓齐声大吼。 **众官员** 天哪，这可完啦!

〔老百姓抓住每一个官员的后领要拖走，被抓的人都 惊叫起来。

假知县 (拖住一个老百姓不放)我不是知县呀!放了我吧! 我不是知县呀!放了我吧!我不是知县呀! … …

〔天井里一片怒吼。 〔 暗 转 。

**尾** **声**

序幕后二小时，近黎明。

但夜色已去，客厅里倒显得整洁简单。 铃声不断。

闯入者甲在长沙发上，酣睡未醒。

闯入者乙倒悬在小沙发前，两腿跷在椅上， 一只手 抓住沙发扶手。

闯入者乙 ……放了我吧，我不是知县呀!放了我吧，我不是 知县呀!

〔铃声不断地响。

〔老头儿在窗外看了半晌，手执鸡毛掸帚，推开窗门 进来。

**老头儿** (微笑着)醒醒呀，二位好汉，铃铛响了! **闯入者乙** (还没醒) ……我不是知县呀 ……

**老头儿** (笑着推他)谁说你是知县呀?(抓住他的衣领摇晃) **醒醒呀!**铃铛响了!

**闯入者乙** (朦胧地)我不是知县呀!……哦，老头儿，是你?



**老头儿** 嚷，是我。走吧，走吧。(拖他起来)我知道你不是知 县，你不过是个小偷!

**闯入者乙** (恍惚地)我……是知县呀，而且我已经升了道尹 啦! ……你要干吗?(坐起来)

**老头儿** (笑)你升了道尹了?……你说的是什么梦话!

**闯入者乙** 你怎么不懂，我是官，我原来是知县，今天升了道 尹了!

**老头儿** (抓住后领摇晃)你醒醒吧，不知死活的东西，铃铛响 了半天了!

**闯入者甲** (惊醒了)什么事? 〔铃又响。

**闯入者乙** 你别动手，我让你当一个局长好了。

**闯入者甲** 哎呀，你还在做梦!(猛打他一巴掌)快逃呀!衣 包!

**闯入者乙** (这才醒了)哦!(看看自己衣着)哦! …… (回顾)哦哦，怎么啦?

**闯入者甲** (将衣包压在他的背上)走!(掏出手枪)

〔闯入者甲、乙先向天井那边走，似有所见，急退回。

**闯入者甲** 哎 呀! … …

**闯入者乙** 他们追进来了?

**老头儿** 我拉了半天铃铛呀! **闯入者甲** 少说废话，老狗!

〔闯入者甲、乙退到通花园门边。 〔老头儿微笑看着他们。

**老头儿** 我告诉过你们，走这个门通后花园。

**闯入者甲** (端枪警备着天井那一方面，退到门边，反手开开 门)快，从这儿走。

〔可是，门外枪刺如林，直指着他们。 **闯入者乙** (转身看见大叫)哎呀!

〔内声：举手!

〔闯入者乙举手，衣包落地。

**闯入者甲** (举手，转手一看，也退了一步) 啊 ! …… 〔内声：走!

老头儿 (笑)走吧!走吧!(用掸帚打扫着沙发。)

〔闯入者乙拖去衣包，闯入者甲、闯入者乙在枪刺中 下 。

〔 鸡 鸣 。

〔阳光出现。

老头儿 (用掸帚到处掸着)鸡叫了，天快亮了!

**——幕** **落**